

地獄門

劉盛亞

文庫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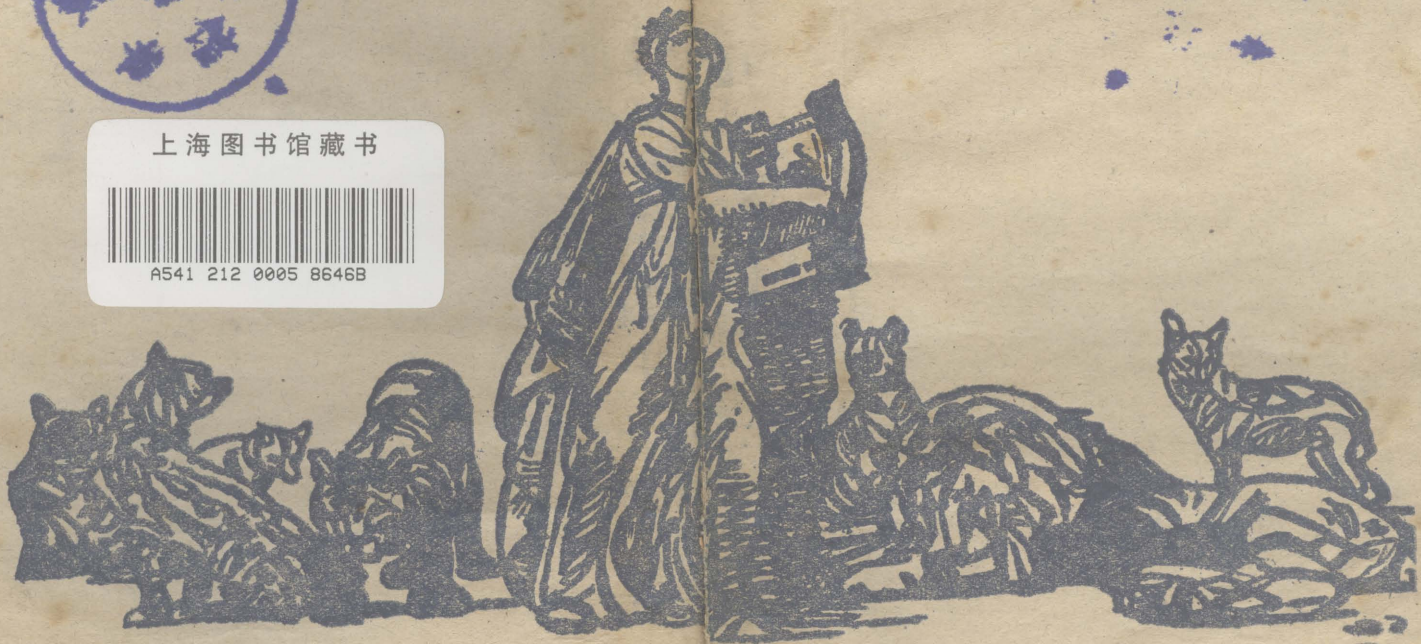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8646B



庫 文 秋 春

II

地 獄 門

劉 盛 亞



社 版 出 秋 春

~~1599141~~

使萬物甦生的暖熱從地下蒸發出來，太陽不再是軟弱無力的，因此在堤上走着的少女已感覺到一股熱力直透進棉襖裏去了。因為她走得快，這時身上已熱烘烘地敷了一層薄汗。這天氣不單使這個少女健康的臉色更增加了紅潤，就連沿江一行垂柳也沾到恩澤；前幾天還是在冷風裏飄擺的細枝現在已茁發新綠底細芽。因了她的步子放得快，拂面的春風吹亂額前覆着的流海。鼻子略高而尖峭，正像用銳利的刀彫刻出來底一樣。兩道像黑絨似的細眉毛從中間被心思折斷，她的眼睛細長而微向外揚，明亮而嫌過分的靈動。這一對眼睛總是向前平視，好像在長堤的那端尋找甚麼。

這是一道寬的堤，一邊沿小山脚，一面臨河用紅色的石頭砌起，裏面用沙和土築成，因此看起來很平坦，可是走起來却吃力，尤其是像這個短衣長裙的中學生，她是加快了步子在趕路，脚脛早就發酸了。

不遠的左面是一叢鐵蒺藜，她望見這個就停下脚來，因為她意識到已經無法趕上那

一隊同學了。於是她決定在這裏休息一下，春水未發，河身許多年不曾淘洗了，堤下留積下河沙來，因此她就尋了一個較低的石坎跳到下面去。她在一片沙地上坐下，仰起頭看那透明底碧空，陽光刺激了她的鼻子打了個噴嚏。她的頭部突然熱刺刺地發燒，立刻用含着羞愧的銳利底眼睛向堤上望去，近處沒有人，她才把心放下。她安詳地在那兒坐下，兩腳向前平伸，雙手反撐在身後，這樣她的腳脛就不感疲乏。

『記過就記過吧！』她對自己說，『我掉隊了！』

她們學校選了這一天作春季遠足旅行，早上就整隊出來，在這附近的一所廟子裏盤桓了個上午才列隊回城。可是她貪看那彫塑的五百羅漢，在那像迷宮似的泥偶巷道裏繞來繞去，想數數是不是真有五百個。可是那是個煩雜的工作，她不特沒數清，而且在羅漢堂裏迷了路，等他趕出來，大隊已出廟去了。

她的眼睛在太陽下習慣了，她接觸到二月的風光。在那高闊的碧空裏有一個風箏嬉嬉而上。她自己也見到過好多次風箏，也玩過風箏，可是却沒有這個風箏好看。明亮的光落在河上是暖熱的，落在水面是冷豔豔的，可是却在每一個小波紋上加了一層金，那每一個金色的波浪閃的光強弱不同，組成一個活動而又複雜的河面。上流頭滑來一隻小小的捕魚船，上面坐着一個漁人和十幾隻魚鷹。那魚人悠閑地吸着烟管，把烟吐向空

中，當他剛吐出一口烟來時，她還可以看出，但是往上一點點，那白烟就散入空中看不見了。他祇靜靜地坐着，水已是差一線就浸入船中，可是他靜靜地吸着烟，一點也不去注意那個，就是那些黑色的魚鷹也學着他們主人一樣，蹲在船中或是舷上。水流得很慢，好像也很懶散地留連着春光一般。江那面沒有堤，河岸是斜的，佈滿着蘆葦和方生未死底野草。在他們之間也有幾株柳樹。放眼所及也有竹籬茅舍，和正工作着的農人。

這些風景在她都很陌生，但是她喜歡這些，她繾念着眼前的田野。

她的嘴唇張開，現出兩列白色細小的牙齒，『一樣的』三個字輕聲地被吐出來。她很喜歡看小說，但是石印的小說上從來沒有寫風景寫得像小說月報和創造上的文章那樣好的，這時她所見到的風景，在小說月報上常常都可見到，因此她就又叫了一聲：『一樣的』。

孤單最初給她的是一陣滿足，可是接着來的就是寂寞。在她寂寞中出現了一個人。

『我要寫封信給他！』

她喊了一聲，立刻就站起，她不再力乏，她爬上堤去，走了一段路就到了那一叢鐵蒺藜的所在，那是來時走過的，從那裏轉過去，走上一個小丘就看見那黑色的城垣和城

內櫛比的屋頂和一些從屋頂露出來的枯樹枝了。

她的步子又變成急快的。城外的路上行走的人很少，不一會她就走進狹小的城門，進入那擁擠底人流裏。

她沒有停留，雇了一部人力車一直拉到校門前。她剛一下車，就有同學走出來了。

『吉蕙！你跟不上呀！』

她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就問：『明天放慰勞假不？』

『明天放，後天是星期，要兩天哩。』回答她的人，臉上也是一層春天的潤澤，展開滿意的笑。

吉蕙慌忙地往校門裏走，她忘記了身上發熱和臉上的汗，她祇想到一件事，那就是給那個人寫信。

這間屋子小而狹長，三面都是牆，一面是洞開的大窗子和門，都在靠着天井這一邊，看起來這一面就好像沒有牆一般。臨窗放着簽押桌子，上面放着不整齊的筆硯和賤價的大印泥盒，盒蓋打開着，裏面還放着一顆木頭長印。太陽從外面照進來，小半間屋子都鋪上金光。一個五十左右的老頭子坐在桌前一把扶手椅上，他穿着厚棉袍，戴着毛線織成的帽子。他的兩手微微地抖動着在清理郵差剛才送來的信件。他口裏喃喃地唸着，除他自己而外，沒有人聽得出他說的是甚麼。

他把信件分成三起。

『二爸，你咱個要分開？』

問話的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他長得很高，臉色是黃黑色的，瘦長的狹臉上有兩隻稜形的眼睛。他站在他二爸身後已經很久了，他時而望着老頭子的背影，時而又望着那掛在牆上的鳥籠，那裏面關着兩隻淡黃色的白燕。

屋子裏靜得很，除了白燕的嘰喳唱和而外就沒有聲音。老年人聽見男孩子的問話，可是他暫時沒有回答，定睛把那三堆信件望了一陣，才輕輕地說：

『一起是老師的。一起是學生的。』他的話突然停住了。

『還有一堆呢，二爸？』

老頭子已經有些昏花的眼睛在老光眼鏡下茫然地轉動着，他毅然地把聲音放得高了一點：『不許問了！』

這長輩的命令是暫時有效的，狹長的房間裏又祇剩下白燕在籠裏上下飛撲和唱和了。

老頭把最少的一堆信件拿來壓在青布枕頭下，然後拿起另外兩起郵件來往校內去，並且把一句話留給男孩子：

『奎五，你給我看一吓門。』

奎五點點頭，熟悉地坐在簽押桌子前邊，規規矩矩地等他二爸在曲折的小徑上轉過去才突然一下站起來，很快的走向牀前取出那些信件來，匆忙地翻看了一遍。

他認識幾個字，當他父母還在的時候，他讀過兩年書，因此他把那些信件匆忙地一看之後就知道那全是學生們的了。可是信爲甚麼分成三起呢？一起是老師的，一起是學

生的，爲甚麼又剩下一起是學生的呢？爲甚麼又偷偷摸摸地壓在枕頭下呢？這一連串的不解底問題一個個迫隨一個來了。奎五對這學校歷來就認爲一個神祕的地方，他常來看他二爸，從他那裏拿錢給二嬸帶回去。他是來熟了的他在那兒停下來就可以聽見裏面傳來的種種不同的聲音，有時是女孩子們無顧忌的朗爽的笑聲，有時是數着一到八的數目，他從來沒有聽見過女孩子在別處有過那麼大的聲音，有時，她們唱着歌，聲音是混合在風琴聲中傳過高牆外來的。每當他聽見這些聲音的時候，他就引起一陣癡呆底現象，尤其是偶然有一回聽見那歌唱和琴聲時，他的心情就有些昏昏然地擺蕩。

但是擺在奎五眼前的却是沉靜，路西邊的冬青樹靜靜地不動，讓陽光愛撫着它們，那水泥路上散臥着幾片葉子，有的地方也橫斜着梧桐底影子，從那條路上，有時走出一個或是兩個學生來，在她們臉上綻開了使奎五羨慕的笑。對這些走出來的人，每一個也都不肯放過，他仔細地看她們，從頭看到腳，不特她們的頭式，鞋襪和衣裙，就是她們白顏色蒲草書包，他也看得十分仔細。每一次，他都要望着她們的背影，直等她們走不見了好久，他的神智才會清醒過來

此
页
空
白

吉蕙從那冬青樹的路上一直快步走過操場，上她自己的教室去。教室裏只有兩個同學在讀張華的「女史箴」。在她的初意，教室現在一定是空着的，她可以安安靜靜的寫信，但是她一進入教室之後，就看見他們了。

「吉蕙，你跑到那兒去了？」有一個人停止了讀書，向她說。

「我出來慢一步，你們就跑了。回來點名沒有？」

那個人搖頭，把鼻子抽動了一下，「屁……我才不信哩。」說完才又去吟哦古文：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吉蕙不喜歡那抽動鼻子的樣子，他想報復她，但是她讀書去了，再也不望過來，於是她就走到她耳邊，大聲地繼續唸出下面的「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那兩個人都停住聲音不讀了。

『你就背得了？』一個問。

可是另一個戴近視眼鏡的却替吉蕙回答了，『她哥哥是教書的，她早就讀過。』吉蕙從前不曾讀過這篇文章，她就反駁說：『我沒有讀過！』

『屁，你沒有讀過才怪。』

『我硬是沒有讀過。』

『哄人的，你沒有讀過？』那近視眼學生是非常老氣的，可是這時她却用食指在臉上輕輕搔了兩下，『哄人，差不差？』

『我沒有讀過，我哄你做啥子？』吉蕙的臉氣得發紅了。

『你賭咒，你沒有讀過。』

『我不賭，我不信迷信。』她申辯着。

『心虛，不敢賭咒！』她佔了上風地高聲說。

『迷信，賭咒才不是迷信哩。』另一個人幫助她反駁吉蕙。

吉蕙從抽屜裏拿出書包，走到別一間空教室去，她取出一本練習簿，扯下一張紙來，然後才從模範讀本裏取出三個信封，她省慎了一下，就留下一個粉紅色的，把別的兩個仍舊夾進書裏去了。

從剛才在江邊起，她就忙着要寫這封信，她從小說月報，創造季刊和別的許多的毛邊小說上看下來好多好句子，這些句子她像背古文一樣背熟了，她常常溶化這些句子來寫信，在路上她已經構思好這封信怎樣起始，怎樣措詞，怎樣結尾，可是剛才被那兩個同班一打攪，她的文思就頓然消失了，祇在練習紙上寫了下面一句話：

龍哥：

信收到，謝謝你。你所要求的事，我已仔細想過了，星期日上午，我到那地方來。

寫完之後她又寫上自己的名字。

「今天幾呀？」她輕輕地問，可是這屋子裏沒有第二個人，於是她就在後面寫了「即日」兩個字，然後就急忙地把信裝進封套裏封上了。

她提着書包，慢慢地順着那曲折的路走出去。在門房前她站住了。她看看那老頭不在就問那孩子。

「胡志明那去了？」

「他送信進去了。」那回答她的孩子的眼睛正盯在臉上。

「那陣才出來？」她不耐煩的問。

『才進去哩。』

『這封信交給他。』她取出那粉紅信封來遞給奎五，『他曉得的，有人來拿。你說我是吉小姐，他就曉得了。』

奎五接過來放在桌子上。

『放在身上吧，等一下交給胡志明。』

奎五從桌子上取起那封信來，放到口袋裏去。

『記住啊。』『忘記不得啊。』她叮囑又叮囑的，才把草書包一搖一幌的輕飄飄地走出校門去了。

奎五呆呆地望着她。

『奎五！』胡志明從裏面出來，奎五竟沒有看見，於是他就把剩下沒有送出去的信往桌上一丟。

胡奎五因了這個聲音才驀地裏從癡呆裏轉回來，冷暗暗的陽光正照着他。

『你怕該走得了。趕回去正好吃飯。』胡志明往裏面送了一趟信，又向管庶務的先生借了兩塊錢，因此身體已感到一陣困倦。

『二孀還要錢。』

『我曉得。』他有幾分不高興地說，『一來就是說這個！』

照例胡志明要嚙嚙的，可是每一次他總仍是把錢交給他的妻子帶回去。奎五來的回數多，也早知道胡志明底性情，因此來的時候，總不開口，等他到天色不早的時候，自然會催他回去，而且自然會把錢交給他。

此
页
空
白

四

吉蕙離開學校，興奮而滿意地在街上走着，先前的疲乏，不安，現在全沒有了。不久，他就走進何十萬巷子。這條巷子是很長的一條小巷，巷的一面有若干小家門戶，可是另一面却祇是一道高高的灰色長牆，那牆上鑄滿了大肚子的羅漢，因此，在吉蕙最初看起來是頗為奇異的。

『這垛牆好長啊！』她曾經這樣讚歎着。

她讚歎那一垛牆是她作小孩子的時候，日子久了，她每天上學放學都從這裏經過也就看慣了這垛不平常的牆。

這條巷子的原來名字是半邊街，因為有一面是高牆，一個門道也沒有。可是那牆的主人是個富有的姓何的，所以就被人喊成何十萬巷子。在吉蕙她知道的比這些還多，她知道好多關於何家富有的傳說，知道何家發財不發人，人丁稀少，現在管家的是何太太，原來有兩個兒子，後來死了一個，剩下的一個在外國讀書……

走出這條長巷不遠就是她的家。

無力的太陽照着她家的對門，這一來顯得她家門前像深秋一般冷落，就是幾隻麻雀也在別人門前跳躍，看着她走近了，才挑逗她似的飛到屋簷上去。

吉家的門是兩層，外邊一層半截腰門從裏扣住，裏邊的大門敞開着。她走到門前，站到高門檻上，俯身進去就把門從裏面開了，自己進去。

隨着那開關腰門的聲音，裏邊傳出來一個聲音：

『妹妹嗎？』

『大哥，』那聲音是她哥哥的，因此她不假思索就回答了，可是就在她回答這句話的同時自己又問着自己，『他怎麼回來了呢？』

她的哥哥名叫吉蓉，年紀比她大二十歲。要是不知底細的人一定不會知道他們是親姊妹的。這所小房子，是上代留下來，分了左邊的兩間給親戚住。吉蓉的職業是教家館，但少住在這裏的，可是他們仍然留下右邊的兩間來自用，一間他住，一間給了妹妹。另外有一個多年的女佣人，陪着她。

吉蓉早就回來了，照例他每天都要在午飯後小睡一下，因為他的年齡雖然不大，但是自己却覺得已接近衰老。事實上他也遭遇過許多的不如意，自從父母去世以後，他就

獨力支持這個小家庭，可是不幸老退蹤着不幸，中間三個弟兄都死去了，就是他的太太，也在兩年前死了。也有人給他作媒續弦，但是他都因家境不充裕，婉言拒絕了。正因為他們一家祇剩下兄妹兩個人，他們兩個人的感情就更加深厚。他原在房間裏躺着，一聽見門響就問了一聲，等吉蕙答應了，他就一翻身從牀上坐起來。

這時候吉蕙早就邁進那昏暗而擠滿了過多的木器底房間。

「窗子你都没撐開？」吉蕙問他，一面就摸到那根光滑的竹竿，把臨街的窗子向裏打開了。

雖然陽光已照不到他們這一邊，可是窗子打開以後房間就亮了些，藉着放進來的光線，吉蕙看見她哥哥臉上泛着喜悅的顏色。這是近兩三年來幾乎見不到的，因此她覺得吉蓉年青了好幾歲。

「你們旅行去了？」

「你怎麼知道？」她反問他。

「我聽張家說的。」

「李嫂呢？」她不見那老傭人，就問。

「你要甚麼嗎？」他關切地問。

『不。』正爲了吉蓉過分的關切，她就不自然地這樣回答了。

『我叫她買菜去。』

『宵夜還要買菜？』她把吉蓉剛才拉開過的被子理好，回頭問他。

『我想吃兩杯酒，叫她切點燒臘去。』他微笑着。這樣的笑，他忘記了多年，現在又再一次地被快樂重新引起。

『你好久不吃酒了，大哥。』

『酒，我天天晚黑都吃。』他的話一頓，然後才略略有一點羞澀地說下去：『不過都是在別人家裏。』他輕輕吐了一口氣，『實在，酒也貴了。』

吉蕙爲他這句話心上湧起輕淡的愁雲，因爲他們這一家祇剩下兩個人，她是非常了解她的哥哥的。吉蓉近兩年來身體一天比一天不好，對於人生的看法是灰暗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他是靠教家館來維持生活，雖然東家也是本地的一家財主，三節的束脩收來也頗夠家用——他自己有房子，祇用這收入來買米買布。可是因爲家裏連續辦了幾次喪事，早把束脩銀子借支過額兩三年了，現在所藉以過活的祇是三節的節禮和搭館的幾個學生送的學費。事實上這祇是吉蓉耽心的一件事，還不如若干次他無意中向吉蕙提起的另一件事嚴重。城裏的學校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一般人好像對四書五經懷疑起來了。他

們不把兒女送到私館裏讀書，就是有些送子弟進館的，那也是祇在晚上來讀讀，主要的目的祇是想把國文的根底打得好些而已。吉蕙還記得，那一次他問起她來：

「妹妹，我聽說學堂裏也讀古文了？」

「讀古文觀止，也有讀經史百家雜鈔的。」

「聽說小學二年級就讀唐詩了？」

「唐詩同古詩源是當音樂課上的。」

「像論語這樣的書總不讀吧？」

「還是讀的，初小學生讀。」

「剛才說的古文觀止那些呢？」

「高小和初中都讀。」

吉蕙記得很清楚，他們兩人當初談話也就在這間屋子裏，不過當時對面的房子還沒有租給張家，屋子裏還沒有堆下現在這麼多舊木器。那是一個星期日的正午，陽光充滿這間屋子，因此她清清楚楚地看見吉蓉的臉色越來越往下沉，好像她的每一句話都加重了他憂愁底負擔一樣。最後失望使他的臉凍結了。

可是這不快意祇是暫時的，往後他也就放開了這悲哀，這一次也和他所遭遇到別的

煩惱一樣，知道那件愁煩已過去了，也就無可如何地向命運低下頭，自認倒霉。

因此當吉蕙聽了朋友們的慫恿向他要求進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他祇遲疑了一下。在那一剎那間，他想到許多事情，學費的担負，別人的閑話……可是這些都一任天命，學費他就作牛作馬也要籌出來，閑言閑話，別人受得自己也受得，他不去多考慮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吉蕙底性情。她是父母的小女兒，自幼就驕養了的，加以她得到父親的遺傳，非常任性。

『大家去。』他的話痛苦地一頓：『你也去就是。』

吉蕙在當時並沒有覺得這句話有甚麼力量，可是到現在她總記得這句話，而且吉蓉當時的一張臉永遠清清楚楚地擺在她眼前。『他的話裏有點甚麼？』她記起吉蓉的話時就會這樣想。現在他正在面前，他的臉上暫時地展開了笑容，他好像年青了幾歲。也就在這時，她猛然地省悟了，吉蓉的那短短兩句話是含有本身的絕望和對自己底希望的。

輕淡的愁雲也祇籠罩了她一個短暫底時間，接着就水蒸氣般散去了。

李嫂提着小籃子回來，裏面有一斤切麵，一小瓶大麵酒，另外還有一塊乾荷葉包着的滷肉。

「妹妹，有你歡喜的牛肚子。」

「沒有客哇？」

「就是我們兩個。」哥哥拿起那包肉。

「李嫂，你就煮麵去，小姐不吃酒的。」

「找個杯子來。」她的話剛一說出，吉蓉就阻止她。

「不用了，就我一個人，我就用瓶子——」他取出瓶子，先走到堂屋裏去。

他喝酒喝得很慢，菜吃得很少。一直等到吉蕙把麵吃完，他總是不定地拿眼睛在看那一盞神燈暗淡地照着的「吉氏堂上高曾祖考」金字神祖牌，有時，他也望望妹妹，可是他唯恐吉蕙發現了他在注意她，常常的把偷看她的眼光逃開。

吉蕙也發現了這個，她對吉蓉歷來就並不害怕，祇是可憐，可是她也不願就問他，是不是有話給自己說，一直坐在旁邊，看他把那小酒瓶對着口緩緩地吮舐着。他把心事包藏在心中正像把酒留存在瓶中一樣。

此
页
空
白

五

胡奎五一邊走，一邊在想那搖幌着的蒲草書包，輕飄飄地走出學校去的女孩子，他在擁擠着的街上走着，他從西城走向東城邊去，是一段很長的路，本來走起來就要費一段時間，加以他心目中正在細細的描畫一個幼女的風姿，脚步就變得更慢了。那個少女，他無法記憶得完全，剛才那一面是非常匆迫的，而且就是那匆迫的時間他也沒胆量去看她。現在他想起來，自己有些失悔了。

春天的太陽回去得早。春寒濃濃地留在地上，可是他是不停地走着的，雖然走得慢，可是身上仍早就泌出汗來。

「奎五，跑那去了來，這麼晚了？」他一到家，他二孀就截在門口問他，那樣子，她已等了很久了。

「二爸去借錢，就等晚了。」他拉起棉袍的下襟來拭頭上的汗珠，「我等他好久啊！」

『我就不信。』

『不信，學校放了假，找管錢的先生找了好久。』

『今天，今天又不是星期，咱個找不到先生？』

『學堂旅行去了，你不信以後問二爸吧。』

『把錢拿給我。』

奎五從身上掏出兩塊錢來，遞給他的二媽。

二媽接過錢，互相敲了敲，那清脆的聲音證明都是好銀元以後，她就揣進懷裏去了。『你吃過飯？』

『學堂還沒吃夜飯啦。』往回，胡志明總是留奎五吃了夜飯回來，因為他並不因娃兒在那裏吃飯而付出飯費，家裏則因此可以省下一份口糧。但是今天他忘記了這個，而胡奎五也就接過錢就趕快走了。

『你自己炒點飯吧，灶頭上還剩有葫豆瓣。』二媽說完話就往隔壁吳家去了。

奎五在木灶前坐下來，鍋裏還剩得有冷飯，他劃着一根火柴，可是他想了一下，就吹滅了它。他取了碗筷就將冷飯吃起來。

這一帶的草屋建築很是簡單，兩戶之間祇隔了一層竹篾刷上泥土的牆，年辰一久，

泥土脫落了。他就着那些縫隙就可看見他二孀他和別的三個人在兩支牛油蠟下打起麻將來。

他沒有吃多少飯，因為他仍繼續地在昏暗之中去描畫那姓吉的少女，現在他是一個人在灶前坐着，他不必耽心路上的車馬，他所描畫的女孩子比先前完整得多了。

那女子中學他去過很多次數，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次，他常常看見進進出出的女孩子，在冬天是灰衣黑裙，在春天是白衣黑裙，他看見她們，常常會注意地望望的。但是今天，這個姓吉的女孩子却給了他一個不同的印象，而且影響他很大，他幾乎不能使那影像離開自己。

他全身的肌肉好像增多了，而每一部份肌肉裏都進入了甚麼東西似的，那好像是興奮，又好像是軟綿綿的疲乏。他用雙手去撫摩肌肉，在衣袋裏觸到一件東西。他意外地高興起來，那是那女孩子的信，他走得匆忙，忘記交給二爸了。

他第二次劃燃火柴，點起小油燈來。那是一個粉紅色的有光紙信封，上面字筆劃很細，普通毛筆寫不了那樣細的，而且那顏色不是黑的，配着那信封顯得很好看。他用食指在那光滑的信封上輕輕地摩撫着，他不忍讓自己的手指離開那信封……

「要把它交還二爸麼？」「要把它交還二爸麼？」他幾次問自己，他有這樣的心

意，可是他更有不交還的心意在。

『不還！』他最後這樣決定了，同時他的手也停止了撫摩。

在這之後他又設想了許多問題，如果那女孩子要是問他那封信的下落，或是他二爸問起那封信來？他想那女孩子根本不敢問，她那一封信就是要避免別人知道才這樣偷偷摸摸作的。至於他的二爸，他如果問到時，他就說不知道，除了那女孩子和自己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他吞沒了這樣一封信。於是他用力撕開信封，從裏面取出一張紙來。那上面是短短兩行字，後面寫着吉蕙兩個字。

『吉——』他就着那閃動着的火焰唸出第一個字來。第二個字使他遲疑了一下，『孟子見梁惠王的惠字，現在又加了個草頭，管他——』他繃起的眉毛鬆開了；『四川人生得好，認字認半邊，』就讀蕙吧！』他瘦臉上的兩隻稜形眼睛映着那閃動着的燈焰發出亮光來，臉上的肌肉緊張地收縮了。

那被他在心目中所描繪的人，現在完全了，不特有了外形，有了動作，而且也有了姓名。這個不再屬於虛無縹渺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了這麼一個人了。

這個人和這個名字一起進入他身體，進入他的血液，進入他的思想，無時無刻，都同他在一起。

六

小街上已經靜下來了，吉氏兄妹仍坐在桌前對着那空了的碗盞默默無言。這時候，吉蕙已在那暗淡的燈光下習慣了，因此她看清楚她哥哥臉上所現出來的神色。她不願過份去注意他，這完全是爲了怕對方發覺她在注意他後的難爲情。她說不出來，到底他是興奮着或是有甚麼難言之隱。照往日，她早就問他了，可是她現在却不願問，她自己感覺到她比較的大了幾天，過去對哥哥底任性正是使她現在內疚的。

終於吉蕙打了個呵欠。

「你走了路，累了？」

「不。」她笑笑說，「你怎麼不吃酒？」

「吃的。」

「酒好像沒動過哩。」

「那個說？」他望望酒瓶，腴腆地說：「你看。」隨着這聲音，他咕咕地喝下好幾

大口。

『你還是吃點下酒菜罷。』她天真地把那攤在桌上的乾荷葉向吉蓉那邊推了推。

吉蓉好像一個生客人似的，他爲這禮貌所驚詫了，他很快就用手拈起一片肉來放進口去。可是他立刻就覺到自己不應如此，而且眼前就放着筷子，爲甚麼就用手呢？但是在前一剎那他並沒有想到這個，他當時想到的祇是吉蕙的感情不容自己慢慢去接受，匆迫之間，他就這樣作了。從這天上午起，他就想把一件事情告訴吉蕙，他以爲這是一件好事，應該很快地讓妹妹知道。照中國的舊規矩說起來，他可以不必告訴她，也不必徵求她的同意，可是他除了讀了些舊書而外，也讀過飲冰室文集，他雖然不敢就讓自己皈依在那離經叛道的人手下，可是他總覺得他所說的並不全無道理。自從父母死後，他就是家長，對於那已死的弟弟們他盡過心，對死去的太太他也恰如一個好丈夫般盡了自己的力，現在剩下的是吉蕙了，他對她更好，早就想給物色一個好子弟。他不好向她說出的也就是這個。他無法找出一個人來轉達自己的意見，他要鼓起勇氣向她說出，可是過了這麼久，他仍然沒有說出一句想說的來。

最後，他從身上掏出一個信封，他想把它遞給吉蕙，他的手有些抖。

『大哥，你冷嗎？』接過那信封去，信封是白的，甚麼也沒寫。

『你看——』他的聲音噎住了，可是他咳嗽了一聲，用最大的力量說出『裏面』兩個字來。

吉蕙如他的意思作了，裏面是一張男人的相片。『這個嗎？』他點點頭，全身都在發熱。

『那個呀？』她小經心地問。

『何——』他咽了一口吐沫：『何潔羣。』

她自己也喜歡照相，可是她沒有看見過這麼好的相片，那相片不是黑白兩色而是紫紅色的，下面用英文簽了何潔羣的名字，他坐在一張雕花的椅子上，下半身像被白色的雲霧掩住了，他的頭髮中分，一絲不亂，下面是圓圓的秀麗底臉，一付細金線的眼鏡更增加了他的文雅。她把相片還進信封裏，遞還給吉蓉。

吉蓉有些尷尬了，她把相片還他，而且沒有給他再說甚麼的機會。他咽了幾口吐沫。紅着臉說：『你認得他？』

『我怎麼會認得他？』

『是這樣的，』他解釋：『他、何潔羣……是何十萬家的少爺。』

她知道他是誰了，就問：『就是在外國的那個？』

『已經回來了。』他找機會，從身上掏出一張當天的報紙來，指着本市版裏的一條小消息給她看。那條消息不知是誰還用墨筆加了個圈子。

吉蕙看了，那是說他要在軍部裏作顧問的消息，並且提到他在英國住的是倫敦學院。

他們所居住的城市，正是軍部的所在。軍長，就如同從前的皇帝一樣，軍政民財等等都操於他的手裏。他統治着這個大城和附近的若干縣城。

『顧問』吉蓉又說了，『別的官是委任，顧問是聘的，就像軍長的老師一樣。』他現在態度自然一點了：『軍長都要請教他。』

吉蕙點點頭，從她耳聞和眼見的事情上她知道軍長是偉大的，她唸書的學校底校長就同軍長的三太太生得起一點關係，經費就可按月拿到，別的學校的經費不特要打折扣，往往秋天都要完了才拿春天的錢。至於顧問和顧問的權力她是今天才聽見的。

『何家……』他說：『何家……』

爲了他不明白的說話，她就問了。

『何家怎樣呀？』

『何家的老太太……』他說不出來，就又重複了一次：『何家的老太太……』

「何家的老太太怎樣呀？」她追問。

「何家的老太太生病了。」

「嗯。」她對這句無足輕重的話祇能用這麼一個聲音來回答。

在他們這一段對話中，吉蓉始終與奮着，而且瓶裏的酒已經去了好多了。

「大哥，」她提醒他說：「不要吃了吧。」

「點把點酒吃不醉的，大麪酒我有半斤的量。」

吉蕙心裏在想，他說了好多句話，祇有這一句話態度是比較自然的。她常常以爲自己頗能了解吉蓉，可是今天晚上的吉蓉却使她不能了解。

他喝完了酒，臉上紅紅的，眼睛分外地光明。這時候他又望了望那神祖牌位，一股責任心來到他的身上，他突然想到一句話，於是他就說：「這陣，吉家就剩我們兩個了，你願我好，我願你好。何家託人來……」他的話又一頓，可是他不能不顧一切地說下去了：「我先問問你的意思。」

吉蓉的語句是不全的，可是吉蕙却全明白他的意思。她低下頭，全身的血頓時沸騰起來，全身都熱了。

吉蓉望着她，不再說甚麼，他祇想聽她的意見。可是她坐了一小會，等那衝動的血

液略爲平靜下去時就站起來。

『不說這些……』她不敢再看她的哥哥：『不說……』她羞慚，無力地跑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七

『蕙妹』吉蓉手上拿着一個大紅封套。這樣新的稱呼還是第一次從他口裏吐出來。在事先他考慮過，吉蕙已經大了，自小就喊慣了的『娃娃』現在應該是廢棄了，十幾歲的人，怎麼樣說也不像個小孩，無論如何應該另外尋一個名稱呼才好。他在兩年前曾經同她說過，單名總不大合用，就比如自己吧，除了吉蓉而外還有個號：半坡。這樣朋友熟人喊起來才方便。他以為吉蓉也應該有一個號，可是她却不同意。歷來他都不使妹妹為難的。因此他也不堅持自己的意見。『怎樣稱呼她呢？吉蕙麼？不好，我是她的哥哥，我不喊她吉蕙的。』後來他偶然記起，在一本甚麼新書上有幾封信，那是哥哥寫給妹妹的，一起始就是『×妹』，因此，他就找出這麼個稱呼來。

吉蕙剛由校學回來，迎面就遇見吉蓉，很顯然的，他等了很久了，而且是遠遠就看着她走來的。

吉蕙近來也不像往日一樣，往常她下了課總和同學們玩一會，不到住宿生被鐘聲引

入飯聽，她不離開學校，有時還同同學一塊到她們家裏去玩，或是吃晚飯。但是從上次吉蓉同她提起何家的事情以後，她就一下課就往家裏走，雖然吉蓉不一定下午回到自己家來，可是她願同佣人一塊待在家裏。

她看見那大紅封套，臉上就突然紅了，雖然那封套的形式是她先此不會看見過的，可是在她的心猛跳第一下時，她已意識到那該是與自己終身有關的東西了。

「蕙妹，這個給你。」

她的羞澀使她不願去接過來，但是她又無法拒絕它。

「這是何家找人送來的。」

「嗯……」

「你過過眼吧。」

「不。」她說。

「我給你收起來。」吉蓉並沒有勉強她看就把那紅封套放到桌上去了。

吉蓉原來對妹妹就好，現在更感到她將要離開家，對她更是體貼。

在吉蕙也是這樣，她在這家裏的時間就快過完了。她雖然有時也在幻想中得到一點快樂，可是那遠景總敵不過擺在眼前的離愁。

『我就要去了麼？』她想，她問自己。

像這樣的想，像這樣的問，近來她是常有的，祇要一靜下來祇剩自己一個人時，她就會這樣想，這樣問。她所想所問的當然不祇一件事情，一個問題，可是這些事情和問題都是不好向別人提出解答的，正因為這樣，她常常為這些事情和問題所苦惱。

既然這婚姻已經說定了，她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吉蓉。可是她怎麼樣給他說呢？

她有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她寫信給吉蓉。

這封信她起了好多次的頭，也撕壞了多少次的信箋。

第三天早上吉蓉才在自己的桌上看見一封妹妹留下的信。他匆忙地看了一遍，再細看一遍，就把信放進衣袋裏，上街找何家託出來提親的媒人。因為吉蕙提出來，何家少爺既是英國留學生，她要求舉行新的婚禮。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就是他自己也不同意這樣的作法，何況何家又是本地有門第，有聲望的世家。可是他仍願把這意思轉告何家聽聽對方的意見。

此
页
空
白

城市裏哄傳了一件奇事，那就是何潔羣同吉蕙的訂婚。當時真正在場的人雖然不少，可是比起那些好說也好聽的新聞的市民來那就少得多了。他們的訂婚果然照了吉蕙的意思辦理，是用的新的儀式。可是這新的儀式也有大部份是出諸何潔羣臆造的。他在未出國以前本地沒有見過這樣的新式訂婚，在倫敦的時候也沒有留意過這個。吉蓉既託人向他提出這樣一個條件，他就同意了，尤其是吉蓉的一句『老兄既然留洋英國，這樣的禮節還望多多偏勞』使他臉上微微地感到一陣熱。

他已經快三十歲了，但是看起來還不過二十四歲，好像一個剛剛長成不久的男孩子。他的衣冠永遠是整潔的，衣褲熨折得線條畢挺，一點縐紋和灰塵都沒有。頭髮正如吉蕙在相片上看見過的分刷得光潔不亂一絲。他的臉色紅潤，好像永遠都沒經過風吹雨打，也沒有遇見過一絲絲的不如意似的。他圓圓的臉上配着細金絲的眼鏡，那金絲和玻璃片都發着柔和的光，增加他的光采和文雅。他的個子不高，看起來很瘦小，可是正因

這樣一來反使人覺得他修長適度。他走路很慢，永遠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可是下脚却很重，每一步都發出沉重的響聲。別的人不必用眼睛來看祇要用耳朵一聽，就會知道那是何潔羣來了。

談話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略側了頭聽別人的，一直等別人說完，他仍是靜靜地，安詳地擺着個笑容，過了一剎那，（那剎那之間是會使一個比較留心的對方感覺到，他已經考慮過自己的談話了。）他才極簡單地說出自己的意見。

因此，凡是同他說話的人，都是把話預備好了才說的，有些人就根本不願同他說話或是不敢同他說話。當然，也有人以為同他說話是種光榮。

何潔羣最初回來的時候，因為受了三年多的英國紳士風度的熏染，不自覺之間常流露出英國上流人的矜持，孤獨，愛惜時間，對人有禮貌……可是漸漸地他也知道了人們尊敬他，並不是尊敬自己的為人，而是尊敬了他從倫敦帶回來的禮貌與習慣，於是他就願意長久保持這些了。

當吉蓉客氣地請他籌劃這次訂婚時，他的自尊心就使他憑空臆造起來，而且用好多的『在外國是這樣的』，『在歐洲是這樣的』來對付吉蓉，而吉蓉也就件件依從了。

最初吉蓉非常得意，他眼見何家化費了許多，因此有一次使他非常感動。

何潔羣站在客廳裏的大穿衣鏡前，整理着領帶。他慢慢地用細聲音說：『往後，我們是親戚了。原諒我，我想我們可以很坦白的說。』

吉蓉已經知道他的性情，祇靜靜地站在他的後邊，等着他說下去。

『對於府上的家境，我很明白。』

吉蓉臉上紅了一紅，勉強答應了一聲『嗯』。

『所以，原諒我。』他慢吞吞的聲音一頓，十分仔細地考慮下一句話應該怎樣說才好。他端詳端詳鏡中的影子，輕輕彈去肩上的一根頭髮才轉過身來，指着紫檀木的太師椅，『請坐。』

吉蓉坐下了。

『我想——』他又抬起頭望屋頂了，他的右手頻頻不斷地撫摩着眼鏡腳。『我以為，我該說真話。』

『是。』

『讓人家轉達舍間的意思，不如我們自己當面談的好。』

吉蓉又應了一聲『是。』

『是這樣的，』他鼓起了勇氣，臉上更加紅潤了。『家母的意思，這次的陪嫁都由

舍間備辦。不過表面上還是要你們出來——」他的話說到這裏就停住了。

「是。」「是。」吉蓉站起來，連聲的應承。

他從背心口袋裏拈出一張小紙條來。「這是一張借條，後天滿期的。」

「是。」吉蓉的鼻子猛然感到一陣酸。

「你可以去取出來，備辦點東西。」

「是。」他接過來，一面就用袖子去拭眼睛。

「一共是三千五百塊錢，還有點利息。」何潔羣感到的是滿足，他背轉身子，又在鏡子裏看自己的影子去了。

吉蓉是當天參加過訂婚禮的，當然他知道的情形很詳細，可是一般的傳聞却大大的變動了，有一部份人認爲那是一個盛典，但是大部份的人却以爲那是邪魔異端或者是把婚姻作爲兒戲。自然吉蓉並沒有聽見很多的這樣說話，可是他總多多少少地聽見些了，這是使他心裏不好受的。

.....

.....

九

吉蕙在街口站住了，『你請回去吧。』

何潔羣輕輕地點點頭，『照規矩，我該送你回去的。』

『何先生，』她不大習慣地喊了一聲：『這裏不是倫敦。』

何潔羣纖細的白手指又一次觸到眼鏡腳，『我怕人家說我不懂得規矩。』

『我們明天見，何先生。』她紅着臉，像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似的邁着匆忙的步子走開了。

何潔羣望着她走了，才縮回伸出去的手。他的本意是要同她告別，可是她竟匆迫地去了，或者，她根本就沒有看見他伸出去的手。

『這樣要不得的，』他想：『別人這以為我們吵了架，連招呼也不打了。』然而，他立刻就有寬解自己的想法：『她還年青，結了婚，我再慢慢告訴她。』這時他已看不見吉蕙了，於是他轉身走進何十萬巷子去。

吉蕙這幾天來心神不定，她不能集中思想，想一件事情，她才在想這樣，可是又想到另一樣事情上去了。她時而高興。時而又在憂傷，但是她既找不出快樂的來源，也找不出憂傷底理由，在她的生活上起了變化，她歷來就睡得很好，可是近來却不然，每一覺都很短暫，每一段短暫底睡眠都有夢。照說，她失眠，身體就該消瘦，但是她又沒有，很顯明的，她容光煥發，比往常更健壯些。

她在巷口同潔羣分別了。就忙匆匆地走到了一段路，那一段路她走得很快，就好像有人追她似的，可是她又立刻意識到這樣急急地快走對潔羣不大好的，所以她扭回頭去，抱歉地望了一眼，這時她才知道自己走了一段路了。

『吉蕙！』

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後邊追過來，那聲音不特很熟悉，而且是任性的，放肆的。她不由地站住了。

『那個？』她問自己，接着她就回過頭去。來的是她的一個同班，於是她也就任性地大聲地向她笑詫着，『你這個鬼！大驚小怪的！』

『你忙些啥子？學校也不來了？』

『你管我？』這句話是衝口而出的，她祇想在學校裏用慣了的話去封住對方的嘴，

可是當她剛說完全這句話時就紅了臉。

『陪未婚夫麼？』

『呸！』她重重地吐了一口吐沫。『我撕你的嘴！』在平常吉蕙喜歡說這句話，而且隨着聲音她真會動手去撕人的嘴，可是這一次却沒有，她好像沒有這樣的力量。

她們兩往前前，吉蕙有心避開她，可是她又故意要裝得自然，她要在任何人面前都不示弱，使人知道她是新中國的女子。

『何先生人真好。』

『我不曉得。』

『前兩天他還到學校來講演過。』

『他講甚麼？』她第一次關心到何潔羣，她這樣地追問，而且問得很自然，把羞愧丟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

『講的是倫敦印象。』

『嗯。』

『講得真好。』那女同學批評着，接着又是一聲感嘆：『真是，古人說得好，『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同學的話祇說到這裏，吉蕙看看她沉默着不再說話，就暗自地想，她以為在那沉默裏她正在追描何潔羣的外形動作和聲音。

吉蕙突然想起學校來，就問：『學堂這幾天有啥子事麼？』

『沒得。』她回答，她們走了一段路之後她才想起甚麼裏，『老胡家燒光了。』

乍一聽這句話，她想不起老胡是誰來，可是略一沉吟就問：『是不是門房老胡？』

『就是他家，他的姪兒把房子燒了。』

『他的女人呢！』

『還不是一天到晚打牌。』

『人沒着總好。』

『他的姪兒不見了。也不知道是燒死了還是跑了。』

『他跑啥子。』

『他是火頭，就是他煮飯才把房子燒了的。』

『老胡運氣真不好。』吉蕙同情地說。

『我們都捐了錢。』

『我也捐點才好。』吉蕙又問：『你們一個出多少？』

『我是一千錢。』

『我——』她伸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個中等銀元來：『你把這半塊錢給他。』

同學接過錢，笑了一笑：『真發財！你給何十萬管起家來了。』

『呸！』她又唾了一口，可是她除了含羞而外，她也暗暗地有些得意。

這樣的想法不是從這時候起才有的，她近幾天來常常都是這樣。她興奮地邁着輕盈底步子，帶着快樂的心情回到家裏。

平常，那小小的堂屋總是空的，寂寞的，潮濕的，常常當自己一個人剛走回來時，一股霉味總是首先觸進鼻子來。這幾天，她從不感覺到這些，首先她就同那些沾了親戚關係的中年婦女打招呼，那些人正在爲她趕陪奩裏的針線。

前幾天，她不大習慣去看那些東西的進度和好壞，現在她完全習慣了，她細細的去觀看，而且有時還說自己的希望和補救的方法。

『蕙妹。』吉蓉在她之後回到家來，身後一個人提了一大包東西。『才買了這些，你看看。』

作針線的親戚都停了手，大家來看吉蓉買回來的東西。他今天買的東西和從前那些完全不同。從前的是樸質的，適用的，這一次的却全是價格高講究的東西了。

吉蕙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那是又高興又憂愁的感情。她高興哥哥這樣的對自己好，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家的環境，就是前幾天的添置衣料布疋已經負下債、她想勸他不要這樣，何家并不需要這些東西，可是她又說不出口。自己的意見還沒有說出來，而他又這樣作了。她心裏想：『不知道又借了好多錢？』她帶着幽怨輕輕地拍了吉蓉一下說：『我給你說一句話。』

吉蓉隨着她走進那昏暗的臥房。

『我不喜歡這樣。』

『你說啥？』他不明白地問。

『你用錢太多了。』

『這是當用的，』他遲鈍地回答說。

在遲鈍中她感覺到含着沉重的痛苦，於是她說：『負債是不自由的。』

她說的話是在一本日記的邊頁上看見的，她記不起那是誰的名言了，可是原句子却記得很牢。『你借錢來用，我難過。』

吉蓉沉吟了一陣，他的臉漸漸紅起來，可是那屋子裏很暗，他的妹妹並沒有看見這一個。

『我有分寸的，』他說，可是他願把買東西的錢從那裏來告訴她，『我有分寸的，』他又重複地說了一遍。

此
页
空
白

有甚麼刺激着她的臉頰，吉蕙的眉稍動了幾動，她閉着的眼前現着紅黑色，漸漸地她就張開眼睛，太陽光正穿過窗帘照到她臉上。她的眼睛眨了眨，然後才習慣了那金色的初夏的陽光。

她的房間很大，是樓上的第二間大房，房子三面臨着花園。可是每到黃昏就由用人拉上了絨帘，讓那些大窗子同外面的光線隔絕了。她一醒過來，就知道何潔羣已經下樓去了，因為他一起身就要拉開那向東的窗帘的。吉蕙抬起頭去看壁牆上的鐘，已是八點半了。她欠伸了一下，不相信地問自己：『八點半？』

她披衣下牀，穿着拖鞋走到壁爐邊，側着耳朵去聽那鐘是不是還走着？鐘一點也沒有出毛病，的達的達均勻地走着。

在她的身體之內還殘留着疲乏，可是那疲乏是舒適的，正像春天早上的懶慵一樣。她走到窗前，把所有的幔子都拉開了，然後把窗子也開了。她憑窗下望，何家的院子幾

乎全可收入眼底。

這個環境是新的，她雖然在這環境裏生活了近十天，但是由於賓客衆多，她還沒有空閒的時間來仔細看望這個家宅。前面是一棟舊式的四合的大宅院，後面的花園佔地很寬，四面都用磚牆圍起來，向內的一面爬滿了綠油油的爬壁虎，因此看起來顯得圍牆更是有根基，結實和高厚了。向西的圍牆是她熟悉的，不過她熟悉的是向外的一面，那上面刻塑了好多石頭羅漢，不久以前到她才是剛記得起事情的年齡爲止，她就常常見到那些石刻的羅漢。孩子們不懂事情，她曾經向那些石羅漢作過揖，求他們保佑。她也聽了些，那牆內發財人家裏的許多有趣的故事。現在，她自己住在何十萬院子裏的樓上了。這座樓，何家的人稱之爲『洋樓』，是新建的，前三年就爲何潔羣修造好，等他從歐洲回來結婚用的。這建築一共是兩層，平層離地很高，要走上九級石級才是三間正屋。樓上的間數比較多，可是除了靠後面角上兩間小屋供用人住而外，全樓的屋子都是潔羣夫婦用的。

在園子裏祇有幾棵大銀杏樹，那扇形的葉蔭中有好些鳥兒噉着，可是樹葉太密，鳥兒的影子都看不見的。其餘是新植的小樹，比起那參天的銀杏來簡直是矮小瘦弱得不像樣子。反是那些草本的花草有秩序地照着計劃生長了，因那些平地上全是淺綠，深綠

的草和莖葉，此外是紅白的花，參雜在那兩樣顏色之間的也有少許的別的顏色。

她望了一會園景，就回到屋子裏來，洗臉台上的洗臉水還是溫熱的，於是她就梳洗了，才走到門邊喚用人。

『少爺呢？』她第一句話就問。

『在下邊會客哩。』

她聽了用人的回答，就在鏡前坐下不再說甚麼了，聽憑女用人給她梳頭。

吉蕙的頭髮是剪短了的，每天早上原來祇要一梳就行。可是何潔羣却給她說過：

『外國小孩才這樣的剪短髮，貴婦人都是梳髻子或是把頭髮做成別的樣子。』

吉蕙本來想說：『我不是外國人呀。』但是她望了望潔羣，他臉上現着誠懇的顏色，於是她把自己的話咽回去了，她另換了一句委婉的『可是我的頭髮短呀』來回答他。

『頭髮短不要緊的，用點假髮就行了。』

第一次，吉蕙看見假髮裝成的髻子在自己的頭上出現是在鏡子前面，她看見自己的臉紅了，而且額耳根都紅了，她不敢看自己可笑的样子。

『Darling。』他喊了一聲，那幾乎是在她耳邊用像蚊子飛過的聲音說的，『這多漂

亮，這多美，你是我的 Venus！』

那嬌羞使她全身發熱，而且就在那樣微微的溫熱之中她有些昏眩。潔羣的聲音原來很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更是迷迷糊糊的。

『你說刺？』她在長沙發上坐下了。

『不要說土話，你說甚麼，Darling，不要說四川話，高貴的人不說土話的。』她半閉上眼睛，點着頭。

『你懂了，Venus？』

『不，這是刺！不，』她急忙的改說了下面的話：『這是甚麼意思啊？Darling。』

『你懂得 Darling。Venus 是愛神。』

『我知道，維娜斯。』

『你說英文吧，英文要好聽些。』

『怎麼讀的？』

『Venus。』

『Venus。』她學了一遍。

『學得真快。以後我要是作外交官，你就再跟我出去。』

『留學麼？』

『那不是讀書，是作官。』他說，他的眼睛向遠遠的天雲望去，『外國真好，那才是文明的地方。』

何潔羣見過了客人，走回來了。他沒有說話，第一件事就是看用人梳的頭合不合自己的意，『前邊怎麼不翻上去？』

『少奶奶說這樣好。』用人停了手。

『捲上去！』

她不得不說話了。『我想，反正不出去的，明天再！』

潔羣輕輕地解釋着：『這是一種習慣，比方我每天刮臉、洗澡，結領帶。當然這都麻煩，可是我習慣了。外國人都是這樣的。你也要習慣。』

吉蕙心異不同意這個，但是她也不願意當着用人面前同他辯，因此祇請求他似的：

『都弄好了。』

『一兩分鐘，』他抬起一腕子來看錶：『一定祇兩分鐘，』他又改正說：『最多十分就夠了。』接着他就不管吉蕙願意不願意，祇催用人『快！快！快！我十點還要到軍部開會啦。』

吉蕙耐着性改變了頭式，同着潔羣一塊下樓，走到前面的北屋裏看老太太。老太太沒有等他們，已經獨自一人用着早飯了。

『媽，』吉蕙仍還不大自然的喊了一聲。

『我餓了。你們快吃吧。』

『王嫂，』喊別的人在吉蕙要習慣一點，『太太的人奶吃過了沒有？』

『吃過了。』

潔羣和吉蕙分在兩邊坐下，這屋子裏清清靜靜，兩門由何家撫養的姪女也上學沒回來，除了天井裏葡萄架上跳躍着的雀鳥而外，祇是用人的步履聲了。

『媽昨天晚上睡得好麼？』吉蕙搜尋了一會才找出這麼一句話來。

用人送來烤麵包，何潔羣親自塗上黃油奉給母親一塊。

『我不吃，起火的東西。』

『不燥熱，媽。』他解釋着。『我在外國天天都吃。』

『不對，我不吃。』

『你來吧。』他把第一片麵包轉給吉蕙。

『我自己來。』吉蕙自取了一塊。

『在家裏可以這樣，』他一面，一面說，『在外面吃飯，你可不能拒絕我。』
吉蕙給母親斟上一杯咖啡，她明明知道她很少吃那樣的東西，但是每天早上她都這樣的作一次。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還沒得茶好吃。』她說：『你們早晨吃的東西，我還是說雞蛋跟人參好，吃了養人。』

吉蕙應了一聲。

何潔羣也沒有說甚麼，祇是向母親笑了一下。

這時外面的中門開了，幾個中年的女客走進來。她們是幾乎每天來陪何太太打牌的，現在正是每天到來的時間了。

何太太又有打麻將的癮，每天都要打十二圈牌，這是近年來因爲何潔羣不在家，她就很少出去，總是約了老親戚來家打牌。近來因爲潔羣回來和結婚，有時也一連三四天沒有牌局。這完全是由於何太太過分高興才捨棄了每日必有的娛樂的。

吉蕙也希望這些人來，何太太祇要一坐上牌桌子就甚麼事也不想，一心一意的在十三張牛骨頭上下功夫。因此，吉蕙祇要往廚房裏看看，把菜餚布置一下，就可回到自己的樓上去。

她的房間又大又清淨，比起自己家裏那沒有陽光而又充塞滿了傢俱的屋子好多了，可是在自己的家裏她是習慣的，是自然的，可是她在這樓上，雖然她知道這已是她的家，可是她總覺得有空虛寂寞之感。

通過臥室走進書房。她在潔羣的書桌前坐下來，找一本婚前不會看完的小說書。

她沒有看幾頁，就看不下去了。她感到煩燥和疲乏，她去下書，下樓到花園裏去。

從前她也見到過這些花草和樹木，但是她祇是匆匆一見沒有仔細看它們，現在她有的是時間，她就細細去看視它們。她看那些不同的花，從那些不同的花上找出相同的地方，她看見那些飛着的蝴蝶和蜜蜂，這時她才覺得學校裏教的動物學植物學是有用的，書上把植物分了類，而這些花草，要結實，傳種，延續明年的生命，也還要藉着蝴蝶和蜜蜂來代替他的交合。

『知識。』她得到結論，『這是最要得緊的學問。』立刻她有了新的打算，現在她有的是時間，她可以選一樣學科來自修。在學校裏她把時間全放過了，對於功課她祇抱定及格過班的主意，任何功課都是敷衍衍衍的。

『這樣，』她說，『一定這樣！』

在那寬大的花園裏，她靜靜地坐在石橙上了。初夏的陽光經過銀杏樹的過濾幽冷地

晒到她身上，她感到無限的舒適和安靜，上面的烏雀在歌唱着，好像把歌唱織成了個網。

此
页
空
白

吉蕙有了新的決定，她獨自坐在書桌前或是趟在長沙發上看書。那一本毛邊小說書的確確是看完了。她照自己歷來的習慣，看完一本小說總要把書閣上想想故事的頭尾的。可是她想起不是殘破不全的，怎麼樣也不能完整地記憶起來了。

『我的腦子怎樣？』她突然地對自己懷疑起來。『我的腦子不健全了嗎？』她這樣一想，就有更多的回憶被勾引出來，而那每一件都是同腦子不健全有關的：在羅漢堂裏同大隊走散了，在學校裏給人寫信忘記了日子，捐錢給人一搗就是半塊銀元……『如果是一件，』她對自己說：『如果是一件，可能是個錯誤，可是這麼多，這麼多次呀！』

她翻身向着沙發背，把手掌貼在臉上，她木然地過着時間，可是她的手掌和臉頰上有冷冷的潮潤。她被這冷冷的潮潤引回了思路，她知道自己哭過了。

『我還這麼年青，』她想，接着她全身都戰抖起來：『難道我就要死麼？』初夏的陽光失去了午間的力量，淡黃無力洒滿一屋子，可是那是她所熟知的，那淡

黃的光立刻就全部消滅了。這間臥室的牆壁是鵝黃色，配着日光或是燈光，是柔和恬靜的，但是這些她現在全感覺不到，一股颼颼的冷氣順着她的脊骨往外湧，全身的皮膚都起了小小的顆粒。

她移動軟弱的步子，用盡了力量向牀邊去。在離牀還有三四步遠時，一下就撲向牀上去了。

何潔羣從外面回來是下午五點鐘，他剛一走下自己的車子，看門老頭就告訴他：

『少奶奶病了。』

他心裏有些急，可是他祇把步子加快了一點點，表面上做出并不着急的樣子，先到老屋子裏去。

『太太上洋樓去了。』一個女用人遠遠地告訴他。因此他就一直繞過北屋，向後面新房子去。

臥室的房門敞開着，他一走進去就聞到一股中國藥的氣味。屋子裏很亮，因為窗子的帘幕都拉上了，屋頂上的電燈早已開燃。吉蕙被幾個親戚圍在牀上。

潔羣走到牀邊，那些人就讓出一個空地來，原來坐在牀上的，除了他母親而外也全都站起來了。

吉蕙斜靠在牀上，背上的枕頭墊得很高，她的臉色很蒼白，那一種不自然的膚色裏還帶着若隱若現的青黑色，她的嘴唇失去了澤潤，因此不像平常那樣紅得有光。潔羣在母親和吉蕙之間坐下來，『怎麼了？』

『沒有甚麼。』她乾燥的嘴唇微微動一下，一句輕聲的句子從整齊的牙列裏吐出來。『剛才暈了一下。』

潔羣望着她的臉。等她說完話時，他的眼睛仍然望着她。這時候他看見她的右耳朵下面有一點黑色。他湊過去細細地看，那兒傷了一點地力。

『你的臉——』

『剛才跌了一下。』她笑着，十分淡然地說。

『甚麼時候？』他發急地問。

『剛才，』她望着潔羣，她第一次發覺他對她的關心。

『剛才吉蕙暈倒了。』何太太敘述着：『我們在前面打牌，李嫂她們來說——』

『擦的甚麼藥？』他不等母親說完，就打岔問。

『她們給她按了點香灰。』

『那怎麼行？那怎麼行！』他捏着拳頭狂喊起來。

全屋子的人都驚詫了，就是吉蕙的眼睛也張大了，而且停滯着。

『破傷風！破傷是要命的！』他繼續喊着，他從床上站起來，沉重地在屋子裏走，每個人都不敢說甚麼，祇看着他搓着雙手在屋子裏氣沖沖地走過來又走過去。最後他安定下來，寫了一張名片，又叫人喊車夫上來。

車夫剛走到門口，他就迎上去吩咐他：『送到東街林醫生那裏去。』

『……』車夫想說甚麼。

『就是那個有外國太太的林醫生。』他不等他說出聲音來就繼續這樣說。『這是我的片子，請他就來！』

『曉得。』車夫回身走了。

『馬上就來！跟他說是急病！』他大聲地說完了這句話，才放心地走回來。他的臉上仍是嚴肅的，可是聲音却不像剛才那樣了。『你們不曉得，流血，最怕髒東西進去。細菌進了血管人就要得破傷風，二十四點鐘就要死！』

吉蕙撲到牀上時是因了眼前一黑，就在那暈倒的剎那前她逸對自己有了個決定：她必定得一直向前撲去，因為那樣她是不會倒在地板上而是倒在牀上的。就在那時候她遠用盡了全力喊了一聲，她以為這一聲可以使李嫂她們聽見。可是沒有人聽見她的聲音，

那是由於她當時已經沒有力量，另外，她已經習慣了進出關門，那屋子裏的聲音是不大容易被外邊的人聽見的。

四點多鐘用人進來問她要不要甚麼，才發現她趟在床上。當時祇以爲她午睡沒醒，想給她蓋上點東西。可是她立刻發現她耳邊流了很少的血，就伸手去搖醒她。

『少奶奶！少奶奶！』

她喊了兩聲，吉蕙就無力地『唷』了一聲，不久就轉動了。

『李嫂……』她的眼睛微微地張開了，『我病了。』

耳朵的香灰是李嫂給敷上的，她們總是用這樣的東西來止血。

等那些女眷們來到時，吉蕙已經斜坐在床上了。何太太進門她就想坐起來。

『不要動。不要動。』她急忙地趕到床邊，拉着媳婦的手。『暈病，是不是老病？』

『不是。』她搖搖頭。

『傷得不凶吧？』何太太繼續關切地問。

『不要緊，媽。』

『不痛？』

『李嫂說祇傷了一點皮。』

人們的話很多，聲音很嘈雜，可是吉蕙喜歡這些，她覺得這樣比寂寞好，而且這些人的話幾乎全是安慰着自己的。

何潔羣回來：她蒼白泛青的臉上就開始現出了笑容。她和他結婚以來，她沒看見他這樣關心自己，爲自己這樣地發急，從他焦急的聲音，急促底徘徊上她看出他真愛自己，把自己看成他自己的一部份。可是等到他教訓衆人說到破傷風的嚴重時，她突然害怕起來。她相信他，他知道的比自己的多，假若讓傷風的細菌進去了……她閉上了眼睛，她不敢再往下想。

何潔羣靜靜地坐了一會，他才想起剛才忘記讓車夫告訴醫生帶破傷風針。

『媽，』他站起來，『我要親自走一趟。』

吉蕙張開了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裏透出「你上那裏去」的意思來。

潔羣摸摸領帶，『車夫說不清楚，我自己去找林醫生。』他並不等母親說甚麼，拿起他的帽子就走出去了。

他剛剛離開這間屋子，屋子裏的人就又你一句我一句的說話了。這些人口裏并沒說甚麼反駁潔羣的話，可是他們心裏却以爲他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小小的一點擦傷，竟

看得這麼利害，尤其是甚麼破傷風，從來沒聽人說起過。

吉蕙現在心裏分外不安起來，第一是潔羣所說的破傷風，第二是他離開了這房間。剛才她是喜歡這些人底嘈雜的，這時她却有了相反的希望，希望她們都出去。

她的希望不久就達到了，潔羣陪着林醫生進來。

林醫生是個小老頭，頭上生着花白的頭髮。他早就由潔羣的口中知道病況了。他放下小皮箱就對那些靜下來的人說：『對不起！對不起！外面坐！』

人們散去以後，他親自掩上了門。他替吉蕙在口裏放了溫度計，就用右手來數她的脈搏，一面從上衣袋裏掏出一個小玻璃沙漏，等那微細的沙流全都注進下邊的一個裹時，他鬆了手，去取出溫度計來看了看。

『就是溫度高了點。』

『多少？』

『三十八度九。』他的眼睛在吉蕙臉上輕輕一掃，『不過，不要緊。你吃過東西沒有？』

『沒有。』她回答。

『高一點點。』他說完就走到門邊的小桌上。『潔羣兄，我要火柴。』

潔羣走到他身邊，用很快的英語給林醫生說話，他也很快的回答他。他們的對話很快，不是吉蕙聽得懂的。吉蕙很聰明，她知道醫生對她說的一定是安慰的話，現在他們不用中國話，一定是不願讓吉蕙聽見。她雖然聽不懂他們說的是甚麼，可是她却向他們那邊望着。

這時林醫生已點燃了有綠白色火燄的酒精燈，在上面煮起一個金屬盒子。他的手在動，她聽見一種磨擦聲音，接着才是極脆的一聲響。立刻林醫生就拿着針過來了。

那玻璃管，那長長的發亮的針都使吉蕙害怕，她雖然沒有被注射過，可是她已料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打那裏呀？」她的聲音很輕，可是却抖得很利害。酒精的氣味直往她鼻裏灌。

「醫生說不要緊的。」潔羣祇以為她是怕破傷風；「預防一下沒有關係。」

「右手左手都可以。」

潔羣替她捲起袖子來。她閉上眼睛，立刻有冷濕的東西接觸到她的膀子，剛才擦過，就略略有一點熱辣。她的手輕輕地震動了一下，肌肉被針扎了一下，接着就有東西輕輕地揉着。

「OK」是林醫生的聲音。

『好了。』潔羣托着她膀子的手也鬆開了。

她張開緊閉的眼來，看看膀子，祇是那兒有些紅。

『謝謝你，老林。』

潔羣道謝的話提醒了她，一面放下了衣袖，一面就說了聲『謝謝。』

『怎麼樣？』潔羣又問。

『洗洗傷口，包紮上就是了。』

『完全沒有甚麼了？』

『明天上我那兒來換藥，兩次，頂多兩次就好好。』他洗下了那些香灰，換了藥，貼了膠布。『不過，』他聳聳肩頭，『我希望皮膚不變顏色。』

『怎麼？』潔羣有一點發急。

『因為用了香灰。』

『有跡麼？』

他想了想。『可能沒有。』他敏捷地把東西放回小皮箱裏，重新走到床邊：『何太太，放心，明天同潔羣兄一塊來看我。』

吉蕙想全坐起來。林醫生拍拍她的肩：『好好休息一晚上，今晚上不要動，熱退了

就好了。」

醫生走了以後，那些關心的親戚又擁進屋子來，可是潔羣送醫生回來就請他們走了，他的話是：『她要靜養，醫生說的。』

他掩上門，走來牀邊坐下。

吉蕙向裏移動了身子，伸出手來拉住潔羣的雙手，學着他的喊法：『Darling，你累了，你躺下來。』

屋子裏很靜，吉蕙移動了，像剛才林醫生那樣捏着她的手頭，這樣她就感到他的脈膊在跳，跳得那麼有力而均勻……

『我想起來了，』她含情地看着他，這時候沒有第三個人在場，她第一次大胆地，坦白地向他吐露自己的意見：『胡適先生的話真對。』

『胡適嗎？』他摸摸他的眼鏡望着她。

『我聽人說過，外國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坟墓」，胡先生說「結婚是戀愛的開始。」』

潔羣看着復歸於平靜，復歸於自然，而且聽見她說着自己的意見，『蕙，』他喊她，這一聲付給她很大的力量，她伸手摟着他的頸子，像她作過許多次的一樣，由自己

主動地吻了他幾次。

『是這樣的，』他等她的感情平靜了才說：『有一回，那還是胡適在外國的時候，有人說中國的婚姻是奴隸式的買賣婚姻，胡適就回答他們說的西洋有一句話，『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但是中國呢，相反的，『結婚才是戀愛的開始。』』

吉蕙早就是崇拜胡適的，她很多日子以前就想買一部胡適文存。無論是那精裝兩厚本的或是釘成四本的紙面本，在腦子裏都常常出現。但是要化費兩塊多三塊錢去買，在她是不可可能的。她幾次給吉蓉說，她知道她如果向他開口，他一定要答應的，可是那一筆支出的錢幾乎可以維持她們一家一個月的火食了。因此她幾次想說，幾次都把意思吞回去了。

何潔羣告訴她許多西洋的事體，那都會使她驚奇不已的，她讀過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但它却沒有何潔羣提起的多，就是自己知道的，也比他們所說的不知略了多少。

前幾天在一個酒筵上，他同一個和尚談佛，他所說的連那個老和尚也點頭稱道。那個本城有名的和尚，年紀已經很大了，長長的白眉毛是前五六年吉蕙就見到的，她還記得起當初吉蓉還說起過，他小的時候就知道他是本城最有名最有德行的和尚。

她不能了解，潔羣爲甚麼知道這麼多？可是她却知道這只是他所知道中的一種……

『一個人，他知道得這麼多。』她心裏這樣說，她的全身每根微血管部流着舒適底血液，『他一定也會給我很多。』

『我們先坐下，過一會，他還回來。』吉蕙非常習慣地，像一個主婦般的說着。她穿着一件白黑相間的小花衣服，頭髮向上捲作成一個結子，因此她結實的頸子就顯露了出來。（同五年前不同了，那時候她還像一個孩子，現在，她的肌肉充實了，是一個豐盈的少婦，原來細長而略向外揚的眼睛，現在因為眼部肌肉的增加而略覺較圓些了。她安詳地坐在一把白色的大籐椅上，舒適地蹣着腿子。

在她的週圍環繞着三個舊時的同班。這三個人是她打聽到而又肯接受邀請到來的。她們近一年裏每個月都上何家來玩一天。

吉蕙很忙，因為這個城池近五年來有了很大的進步。當她和潔羣訂婚以後，閑話是很多的，就拿吉蓉來說也受到別人的言語，可是不久以後他們就結婚了，雖然傳言仍在城裏播送，可是一般人就不大再對這樣的傳聞發生特別大的興趣。最初還有人對相偕過市的何氏夫婦有所批評，可是學着何氏夫婦的爲人者却大有人在。尤其是何潔羣在本地

是大家庭出身而本人又有地位，他是軍部的顧問，因此大家也就承認他的作法是對的……。

就是吉蕙的同學也有這樣的看法，有的在最初是討厭她的，到後來也變成嫉妬她了。

這一天吉蕙非常高興地接待三個客人，她們同他自己一樣是本地人，現在也都做媽媽了。她們的孩子都帶來了，現在正在草地上和吉蕙女兒何小蕙一塊吃餅子，旁邊侍候着帶小蕙的老媽子。

小蕙帶着圍裙，手上提了一籃枇杷，一小把一小把的分給那五個孩子。

『小蕙，不要給王哥吃枇杷！』一個作母親的在制止小蕙。

小蕙的臉上被這大聲所激紅，她抓着枇杷的小手平伸着收不回去，小客人們也被這聲音弄得不知所措。

『不要緊的，月芬。』吉蕙站起來，走到粗松枝作成的欄杆邊，輕輕地對她同學說。

『他的肚子不大好。』

『我們都學過生理衛生，水菓祇有好處，沒有壞處。』吉蕙的說話正像潔羣一樣，

幾年來她從他那裏學來不少；他的動作，他的語調。『難道說，月芬，你還另外有一本婆婆媽媽的生理衛生教科書麼？』在她的說話裏她露出自己的聰明，見解，魄力都是超出那三個人的。接着她才揚她的枇杷：『這是蜀倫公司蘇洋人送的，他花園裏自己栽的枇杷。』說着她從中間矮桌子上的大玻璃盤子裏取一個來，剝去皮放到口裏了。『每一個，都沒有蟲，沒有傷。』

月芬當然退回椅上坐下了，而孩子們也就繼續吃着枇杷。

吉蕙一邊同三個人談話，一面看小蕙。她覺得她比那幾個孩子都強壯，姑無論是身體，容貌，言語，動作都是這樣。

棹子上除了一大盤枇杷而外，還有一本印刷精美的外國畫報，吉蕙已經幾次望到它了，可是她在這時才得到提到那本書的機會：『這個涼亭』，她說，『就是照着十五頁上修的。』

十五頁上有一張照片，那是一個長形的消夏木屋，頂上是樹皮，四壁也是連皮的松幹釘成的，離地相當高才是地板。在那木屋裏也放着四把大籐椅。

『一樣的！』月芬說。

『這是潔羣照着樣子修的。』她自得地笑着，『這亭子才請過兩次客，第一次是請

軍長他們，後來請外國人，這一次就是你們。」

她發覺三個人在這時曾經互望：她爲這個動作心裏暗暗高興，於是她有更多的話要說了，那些話全是她自己和潔羣的得意事。

正當她說得高興時，初夏的陽光也從陰霾的天上出現了，於是那好看而又不使人發熱的陽光使她們像浴在暮春的正午時一般。孩子們已經離她們很遠了，他們在西邊的牆根下騎搖馬。一片高興時的歡笑聲連續地傳過來。

吉蕙幾次想到，現在已是三點鐘了，何潔羣說過一點鐘準回來一塊吃飯的。她的肚子也有些餓了，三個客人也不大再開口，她知道客人們一定餓了，就吩咐先開點心。

她剛剛端起碗來，看門就走進來。

「少奶奶，有個人找你。」

吉蕙繃一繃眉毛：「那個人？」

「上回你拿過錢給他的那個人。」

「姓利子？」用土話的字，她本來是不用了的，可是對倚下人而潔羣又不在時，她仍是偶然用用的。

「姓，姓，」那老年人用力在想，「姓……」接着，他有了別的方法：「年紀不

大，瘦瘦的，一個筋骨人。」

吉蕙沒有說話，她低着頭，沉着臉，她的細黑如絨的眉毛從中間折斷了，她正在仔細地尋思一個人：『是不是姓胡的？』

『嗯！嗯！』吉蕙嚴厲的聲音使那老頭子想起那個人的姓名來了：『姓胡，姓胡！』他高興地回答着。

吉蕙要在人面前表示她的力量和在家庭中底地位，她就柔和而大聲地說：『好在少爺不在屋頭，以後有客，一定要問人姓甚麼？有甚麼事，要是他在，你又要挨罵了。』

『唔！唔！』老頭點着頭。

『他找我利子事？』

『他沒有說。』

『真是，我不知給你說了多少回了，客人有利子事？』

『我問去，我問去。』

『你說我有客，有利子事給你說就是了。』

看門頭走了一段，吉蕙才悲天憫人地嘆息了一聲：『中國人真是沒有辦法！』她吃

完碗裏的麵，『這麼大的年紀，讓他走吧，於心不忍，可是老得癩癩冬冬的，真誤事！』

『所以吧，人就靠年青，老了就靠兒女。』月芬說着，就望那小孩子羣裏望望，看看她的兒子。

看門又走回來，這一次他問清楚了。『少奶奶，他就是胡奎五。』

『我早想起了。』她不大高興地說，『他做甚麼？』

『噫！！？』他前傾着頭，他的耳朵不大好。

『找我做啖子？』她吼着。

『他找少奶奶借點錢用。』

『你們曉得胡奎五不？』她這樣地問她們，又吩咐看門到那邊去找李嫂拿兩塊錢給來人，不必見她。

『胡奎五：就是原來我們學堂的那個傳達的姪兒。』

『啊，啊，那個娃娃。』有人回答她。

『娃娃，他比我們也不過小兩三歲吧。他是娃娃，你們又是甚麼呢？』她說完就笑起來，笑得非常響亮，那邊玩着的孩子們也跑過來了。

三個客人的心目中都以為吉蕙是找到最好的丈夫了，門第既高，環境又好，是一員官，又有勢力……而且對吉蕙又那樣體貼入微，無所不至。此外，還有一個好婆婆，她永遠是和顏悅色，喜歡每一個客人。

當她們吃第二次點心的時候，潔羣派人送了一張條子回來。

她把條子放下，對回來的車夫說：『我不能去，家裏有客。』

『顧問官說請少奶奶一定去。』

『我走不了，我有客。』

等車夫走了，她才說：『潔羣有個重要的宴會，他不能回來陪你們了。』

『何先生不是要你去麼？』

『不要緊。』她說：『還是陪你們才對，那有丟下客人，主人先走的。』

這一天她們玩得很痛快，天色就這樣黑下來了。照着當地的習慣，午飯就吃得比較晚，尤其是宴客，兩點鐘入座照例得等到黃昏才上桌子的。等老房子裏何太太的牌打完了，年青的客人們才被請到洋樓的平層裏。

大家剛坐好，車夫又回來了。他站在吉蕙旁邊，輕輕地說：『少奶奶，請你一下。』

吉蕙跟着他走出來。

『顧問官要你去。』他遞過一張條子。

吉蕙迎着茶桌旁的煤油燈光看潔羣寫的是：

『速來觀劇。軍長及三夫人亦在座。』每一個字旁邊都加了小圈。

『去吧。』她對自己說：一面就上樓去梳洗了，換過衣服。然後又下來向衆人說：『對不起，我有點事失陪了。』她繞到何太太身後喊了一聲：『媽，潔羣要我去陪軍長的三太太看戲。』

『你去吧。車子回來沒有？』何太太關切地問。

『是車夫回來的。』她回答了，又笑嘻嘻地向衆人：『對不起，下回請來耍過。』吉蕙從用人手上接過皮包出去了。

車子不久就在戲院附近被拿槍的兵阻止了。

『我是何顧問官的太太。』吉蕙本來不願這樣說，可是這時她不得不這樣說。那阻止她的人走開了。

她在想，爲甚麼這樣呢？這樣如臨大敵的樣子。戲院門首站着兩排兵，槍上都上着刺刀，刺刀迎着戲院門首呼呼地響着的煤氣燈，冷颼颼地閃亮。

車子停住了，她驕傲地邁着步子，向園子裏去。

門口早就有一個由何潔羣提拔起來的小職員，一見她來了，就趕上前來接她。

『何太太來了。』

她傲岸地抬頭，那就是說她知道瞭。來一直進園子去，後面的人向兩重門邊的軍警

打着招呼：

『何顧問太太！』 『何顧問太太！』

此
页
空
白

十三

每年的這一天，吉蕙都很高興。可是今天潔羣很早就出去了，他忙匆匆地，連早飯也沒吃就走了，他也沒有留下任何一句話。

吉蕙當時有茫然，可是她正發楞的時候，他已經戴上帽子，夾着皮包走出屋子去了。天上下着濛濛細雨，他好像沒有發覺到一般，他一直就走進雨裏，同他平常走路一樣，吉蕙爲他感到茫然。一直等他走不見了，她才發覺他有些奇怪，他常常說：『沒有好早餐，一天都沒有好精神。』因此吉蕙每天都給他預備了烤麵包，火腿，雞蛋，牛油，麥片這許許多多的極富營養的東西。除了兩次軍部裏有重要事情發生而外，他總是在家吃早飯的。

據他自己說舒舒服服地吃早飯是一種享受。一邊吃東西，一邊看報或是談天，沒有生人打攪。因此吉蕙也就注重了這頓早飯。

這早上她特別起得早，預備好檢視一遍用人預備好的東西，又親自給他煮了兩個嫩

雞蛋。

他沒有說話，而且一起床就穿好了衣，這在往常是沒有的，他匆忙地洗過臉，並沒有在老房子裏停留就冒着雨走了。

『軍部裏像又有啥子事啊？』何太太照例是把面前的麥片，向吉蕙這邊一推的：『你吃，我玩不來這些洋格。』

其實吉蕙並不喜歡這些，但是潔羣總是強迫她吃。他說：『中國女人身體壞，沒有健康，都是缺少了營養。』吉蕙最初不能吃煮三分鐘的雞蛋，也不能吃那像鼻涕似的麥片，可是何潔羣總是溫和地望着她：

『吃吧，對你有益的。』

於是她勉強地吃了，她最初想『我把它當藥吃。』她願意自己胖起來，像潔羣私下常常對她說起的，『你的骨架很好，祇要再胖一點，你就更美了。』

她非常喜歡潔羣。他體貼她無微不至。可是今天的事該怎麼解釋呢？她想，她無法想得通。每一年的今天他，會在前一天下午記起，第二天更同着她一塊出去買東西，請朋友喝慶祝酒。

『媽，軍部是像有要緊事。』

『沒有聽說。』

『潔羣，得好忙啊，早飯都沒有吃。』

何太太想也沒想，就說：『有人請他吃飯吧。』

何太太既然沒想起今天是她的結婚紀念日來，她也不便提起。

『小蕙上學去了？』

『早走了。』

『今天天氣熱呀，你給用人說過等一下給她脫衣服沒有？』

『說過，媽，你老人家不要耽心這些。』

在吉蕙的盼望裏，上午過得比她結婚以來的十年還長久。她等待潔羣回來，或者是電話裏他的聲音，或者是他的汽車夫回來一趟也好……

上午過完了，太陽又使樹影漸漸變長起來。她無精打彩地陪着何太太們打牌。她的眼前時有時無地現出那十三張麻將。

她把籌碼付出去，一牌也沒收入過。

有一次牌打黃了，她的下手正是何太太。何太太有很大的牌沒有合出來，就把吉蕙手上的一張牌翻出來看。這時候她的神智才清醒過來，人們都哈哈地笑了。

『少奶奶，你怎麼的，全求人，你在等啥子？』一個人這樣說。

『少奶奶在等五筒第五張！』

她看自己面前攤開的十三張牌，全身的血液都往頭上湧去，她的頭熱辣辣地發着燒。她碰了一坎五筒，可是她還留了一張五筒來單調。

吉蕙縐縐眉，她支吾着：『今天怎麼的呀？我昏頭昏腦的。』

『我看你歇一下去罷。』

她正想何太太說這一句話，於是她立刻站起來向衆人說：『對不起，失陪了。』然後她又向何太太說：『媽，要是等一下我還沒有好，就不下來陪客人一起吃飯了。』

黃昏時候何潔羣就回了，可是吉蕙並沒有見到他。他和客人們在平層坐下了，祇是小蕙拿着他的帽子走上樓來。

『小蕙，爸爸呢？』她認識那是潔羣的帽子。

『樓下有客哩。』

『是那些人？』

『我沒有看見。』她實祇望小蕙告訴她來的都是熟人，這樣她就可以下樓去看他們了。可是小蕙告訴她的使她失望。

『你去看看，是那些人？』

小蕙想把帽子掛在衣架上，因為她比母親還矮了七八寸，所以够不着。

『我來吧，小蕙，你看看來給我說。』她接過帽子來，望着小蕙下樓去了，掛好帽子，她就走到樓口等小蕙。

小蕙緩慢地，吃力似地向樓來。

『是那個？』她輕輕地問。

『好多我都認不得。』

等小蕙走到樓上，她就拉住她的雙手：『他們在做甚麼？』

『在寫字。』

『幾個人在寫字？』

『一個人。』

『是爸爸不是？』

『不是。』

『那個？』

『我認不得。』

「爸爸在做甚麼？」

「站在桌子旁邊。」

「他沒有說話？」

她搖搖頭。

「他沒有看見你？」

小蕙又搖搖頭。

吉蕙輕輕地搔着自己的鬢角。『小蕙，今天上的甚麼課？』她找不出消磨時間的方
法，在沉默中想了一會，才想到小蕙的功課上來。

『做作文了。』

『甚麼題目？』

『你等着，我給你看。』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

『這是一封信呀，小蕙！』她勉強地打算不去想到潔羣，單從小蕙身上來集中精
神。

『老師要我們一個人寫一封信，用真正的信封和信紙。』

『真的，』她說，『這樣才好。』

『我寫得好麼？』小蕙略帶一點羞澀地問。

她不願使女兒不高興，但是也不願使她驕傲，就說：『以後你會寫得好的。』

她努力克制自己，可是她忽然想見見潔羣。他一定有甚麼爲難的事情。吉蕙以爲自己一定能幫他甚麼忙，可是她至少能安慰他，使他不要這樣緊張。於是她就又對小蕙說：

『再去走一趟好不好？』

『做甚麼？』

『問爸爸去，說我問，要不要預備甚麼？』

『消夜？』

『不要說消夜，說晚飯。爸爸不喜歡聽土話的。』她拉着她的手，一直走到樓梯邊。

黃昏的暮靄更濃了，幾顆不明亮的星星在天邊浮出來。在平常，她會細細去看望，可是這時候她沒有心。

『媽媽，爸爸說煮咖啡。』

『你問沒有，幾個人？』

「連爸爸八個。」

「叫李嫂預備去。」

「他說要多點，一個人要兩三杯，還要熬濃些。」

「你去辦吧。」她想到別一件事，因此就把女兒遣走了。

何潔羣從不在下午或是晚上喝咖啡，他說那太刺激，晚上要失眠。可是今天他出乎常態的事太多了：他不像平常緩慢地走路，他會忘記了結婚紀念日——就在前一個星期，他還向她提起過，他要在今天送她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而且他還說本地覓不到，託外國商人寫信到上海覓去了。

「爲甚麼要找外國人？」當時她曾經這樣問。

潔羣臉上笑着，泛着紅潤：「外國人才靠得住，東西沒有假。」

「可是貴呀，外國人的價錢要貴些。」

「送給你的，親親，我要買好東西給你。別人看見你的鑽石大，就顯得你的地位高，身份高，人家特別尊重你。」

她感謝地低了頭，一任潔羣愛撫她。

「軍長的三太太有一個五克拉的，那是白鑽石。鑽石要發紫藍光的才好。」

那正是同今晚上一般的夏夜，可是他們兩人是比肩站在這兒的，不像今晚上祇是自己孤孤單單一個人在悵望着天雲。

像葉子落到地下似的輕，有甚麼東西輕輕落到她的雙肩上。那是潔羣的雙手。

『薰。』

她笑了，這個笑是突然的，所以也太自然。『我等你很久了。』

『忙了一天。』他輕輕地說。

『你忙些甚麼？忘記——』

『忘記同你說話了，是麼？』

她不希望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可是他沒有想起這是結婚紀念日時，她也不想提起，這不願提起祇是像躲迷藏的小孩似的，她仍望潔羣一會就會自己想起來，或者自己用別的方法，引得他想起來。因此她就不自然地把頭點點。

『現在我們可以說話了。』

『你不疲乏嗎？忙了一天。』

『不。』他的態度恢復從前的安靜了，可是她總覺得有些異於平時，他好像笑得太多，而臉上肌肉在笑的時候又收縮得特別利害，他的笑裏好像帶着一股冷勁，這股冷靜

，十年來她不會在他的笑裏找到過的。

「你喝過咖啡？」

「嗯。」

「我以爲是客人喝。」

「爲甚麼？」

「平常你下午都不喝的。」

「今天例外，我們要決定一件事情。」

「很重要嗎？」

「嗯。」

「甚麼呀？」

「以後告訴你。」

「你不相信我？」她抬起頭，帶懇求又帶埋怨的說。

「不是。」他拍拍她的臉，像撫摩一隻狗或是貓一樣。

「爲甚麼不說呢，羣？」她幾乎要哭了。

「並不是要瞞你！」他的話一頓：「是你用不着知道的。」他看看吉蕙沒有動，而

且還要說甚麼，可是暫時她正在考慮說怎麼一句話才好，於是他就先說：「進去了，外邊有風。」

他扶着她，她或者說略帶強制的推着她。她不能拒絕，就由着他向裏面去了。

房間裏佈置得比往日不同，牆壁上多了幾隻銀粉花插，配着吉利的顏色，其他的床單，被面也都換過了。但是這並沒有使潔羣特別留心到，他讓吉蕙同他並排地坐在長沙發上。

「潔羣，」她輕輕撫摩着他的手說：「十年了，你還怕我給人家說甚麼嗎？」她老想着他有一點祕密要瞞着她的。

「你不會。」他望着她。

「我——」她急了，「我賭咒！」她站起來。

「親親，這是迷信！」他把她按來坐下。

吉蕙的鼻子猛然發辣，就俯在潔羣身上哭起來了。

潔羣看見她哭了，心裏很歉然，於是他就安慰她。

吉蕙越哭越傷心，除了哭，甚麼話也沒有。

「我不是不告訴你——你要知道也好，我就說吧。」他說了好幾次這樣意思相同的

話，可是沒有用處，她仍然哭着。

何潔羣剛才決定了一件事情，可是一件新的麻煩却來了，結婚以來他們也曾小小的爭執過，但那並沒有這一次的嚴重。他以為自己并有沒惹起她的不快意來，他尋求不出這原因。

吉蕙甚麼也不肯說，站起來，自己先睡了。

何潔羣獨坐了一會，也就睡了。

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睡着，都聽見外面的蟬鳴和蛙鳴，有時風也捲着樹葉發響，是那祇是暫時的。

十四

何潔羣和吉蕙的生活原是平靜的，因此那晚上的不快很快就過去了，……如那晚上一樣，祇如風捲着樹葉發響，此後就又復歸於平靜之中。

何潔羣當時認爲不能告訴吉蕙的，過了一晌也就自動告訴她了。

那時已經到了中秋，他們三代人在老房子廊上賞月，堂屋裏的電燈是潔羣親手捻滅的：『媽，光看月亮好不好？』

何太太微微一笑，『賞月當然該不要燈。』

小蕙早就跑得遠遠的，祇有時爲了挑選神前有合意餡子底月餅時才回到他們之間來。

每一次她回來的時候，何太太總要同她說幾句話，她看見小蕙就要笑，她實在喜歡她，可是也感覺到她漸漸地長大了，不大能控制。從前她可以要她怎樣就怎樣，自己祇要用幾顆百子糕或是幾片雲片糕，但是現在却不這樣了，吃東西要選擇自己合意的，有

時索興不要吃甚麼而任性去玩耍。

其實吉蕙也喜歡她的，因為這孩子非常像自己，在普照的青色底月光下，她靠着一株新植的桂花仰望碧空上的月亮。這時月亮已經小些了，可是比先前亮得多。桂花隱隱約約地看得見，可是那濃香却隨着飄來的清風進入他們的鼻子。小蕙背着兩手，她的鼻子略高而尖峭，正像用銳利的刀彫刻出來的一樣。她的皮膚原來生得白淨，這時明月洒了一層冷光在上面，冷灑灑的，像一尊白衣觀音。

小蕙瘦長的身軀，長長的臉，就着月光也看得出那略向外揚的眼睛，吉蕙仔仔細細地看着她，心裏就蕩過一個自己過去的影子，『她祇要再胖一點，就像個人了。』這樣的句子剛一想起來，她就噗哧一聲笑了。

『你冷麼？』何太太關切地問她。

『不，媽。』她收斂了笑。

何太太問了媳婦的冷才想起氣候有些微涼，這樣一想，冷意立刻就隨着思想來了。

『我要進去了。』

『媽，冷罷？』

『有點風。』何太太回答。

這時大家都覺得有風了，因為已經輕輕飄飄地落下一兩匹葉子來。

吉蕙往裏走，準備先開燈去，可是何太太止住她。

『這麼大的月亮，我進房去是要看哩。』

堂屋裏雖無電燈，可是仍是燭光輝煌，那些金匾金抱對都隱隱地閃着遲鈍的光。

何太太沒有再坐多久，就進自己房裏去睡了。潔羣同吉蕙問過晚安退出來，小蕙也不見了。

『小蕙呢？』吉蕙問。

『小姐睡去了。』用人回答說。

因此他們兩人就轉到後面去，那時月色瀉地，滿地幽光，不特那些樹木房舍細微畢露，就是草地上的影子和水池裏的倒影也十分清楚。

『就睡麼？』她不忍離去這樣的良夜，就問。

『散散步吧。』他牽着她的手，他們就向西牆根走去。他們輕盈地走，正像新婚時一樣。

『十年了。』她快活，可是快活中含有一絲絲的自艾。

『真快，十年了。』他說，一面望着豐滿的吉蕙。

吉蕙也在月光下看他，好像還沒有把他看得夠仔細一樣，她看見他梳得整齊的頭髮之中有一根白線就伸手去替他取下來，可是他的頭動了一下。

『羣，』她輕輕喊他：『是一根白頭髮！』

『扯下來。』他帶一點命令似的說。

『不痛嗎，羣！』

『不痛。』

吉蕙給他拔下來了，那是銀色而有光的頭髮。

『你用心很了。』她把玩着那一線髮絲。

『有時候，正像在前方作戰一樣，拿性命在拚。』

『你沒有，潔羣。』

『你不信？』他的臉上現出一個痛苦的微笑。『你記得那天晚上？我晚上，不，就是下午我也不吃咖啡的——』

她打斷他的話，『我記得。』接着她就追問：『我猜有甚麼事。』

『你總記得，過了兩天軍長就下了台。』

她點點頭。

接着他就同吉蕙在那亭子裏坐下了，他告訴她那時軍長的處境非常困難，而環境是非逼他下台不可。但是軍長無論如何不肯幹，要他的僚屬和自己一起背城一戰。『我們又不是他的家奴！我們不能犧牲！』他並不氣憤，祇像敘述古代的故事一樣在敘述中下了兩句評語。『可是軍部的高級職員一個也不幹。』

說到這裏，他想了想：『所以那天晚上我們就起草了一通電報，歡迎別個進城。』吉蕙并不完全同意他，因為她知道後來軍長下了台，軍部改了省公署，而潔羣仍是在裏面作財務處長。她當時也曾偶然問起過他，他的回答是『脫不過情，朋友要我幫忙。』那晚上的不快意本來是如風捲樹葉一般的，過去也就算了，可是今天晚上他又提起來，她心頭反有些不痛快了，『夫婦之間還有不可以講的話？』不知道還有多少事他沒有告訴我？』『他背着我還不知做了多少對我不起的事情。』『……………』『……………』『……………』『……………』『……………』『……………』『……………』

『化干戈爲玉帛，』他仍舊慢慢地，得意地敘述着：『要不是我出主意把張省長歡迎進來，只怕就不堪設想了。親親，生靈塗炭是一件慘事。』

吉蕙突然憤慨起來，就中何潔羣的話引起她的怒火，她就在短短的沉默之後開口問他：『軍長待你好不好？』

『當然好。』

『你爲甚麼歡迎別的人來打垮他？』

『親親，你的腦子封建！』他指指頭說：『這是民國，又不是他的家天下？我喜歡擁護那一個就擁護那一個，別人無權過問，這是我的自由。』

吉蕙叫出來，他的聲音充滿氣憤的。從前她沒有把何潔羣看得這樣清楚，也沒有看見他像今晚上這樣憤懣。

『我不是說封建不封建，人總要有良心。人怎麼待我，我怎麼待人。』

『親親，你這是奴隸思想，中國的不進步，不自由就是被這種思想毒害了。』

潔羣不說甚麼，站起來一個人向屋子裏去了。

吉蕙生了一陣氣，她一點也不覺得秋夜的幽涼，她祇覺滿身燥熱，她再也坐不住，她在池子四面徘徊，秋蟲唧唧地在她脚下叫。

十五

有兩件事是使吉蕙對何潔羣不滿意的。自然不滿意的事在夫妻間起始有了介蒂時就有，可是那些不滿都可以因為矩短的時間或較長的年月而沖淡。然而這兩件事却如此。

吉蓉好像有一句話藏在心裏，可是一個多鐘頭的時間裏他總不肯說出來。吉蕙是深知她哥哥這種習慣的，當他有爲難的事無法向自己說出時總是這樣。她知道他把男女的關係看得非常重，縱然他和自己是兄妹，有些話也不大願講的，在她和潔羣訂婚之前，他曾經如此的忸怩過。可是往後他就不會再在吉蕙之前現出那樣的不安過了，可是這一次他又不同於前次，前次他是找不到適當的話說。這一次他的窘相早爲吉蕙看出，於是就先問他，然而他却亂以他語。

『我沒有多少時間在家，晚上還要出去吃飯。』她忍不住了，就這樣說。

『還早呀，還早呀。』他看看那怒焚着殘陽的天邊說。

『我猜你有啥子事要給我說。』她揭開他的祕密。

『嗯，妹……』

『還有甚麼話不能說？天下就我們兩個最親了。』她的話裏充滿看憂抑的感情。

『就是……就是……』他抓着自己的頭髮，臉上紅得同時的天雲一樣。

『說呀，哥哥。』

『我們的那點老房子……要，要……』

『你怎麼才好……你怎麼才好！』

吉蓉看着妹妹生氣了，心裏有些難過，就輕輕的把聲音斷斷續續地吐出來。

城市裏要新修馬路，而那路線恰恰要從他們家裏經過，不特無報償的要損失好多地皮，就是折了之後修復的款項也無法籌措出來。

吉蕙聽完他的敘述，那僅僅是短短的幾句話，可是他們格塞了半天，在平時他說話並沒有這樣的毛病，但是當他見到她時却總是這樣，好像他的對方總比他優越得多一樣，吉蕙自從和潔羣結婚以來，見到的人比較多，而十年之間白了頭髮的吉蓉仍操舊業，然而在收入方面更是不如當年了。十年來這個城市在表面上進步了一些，雖然學校辦得並不比十年前的學校好，或者也可以說比十年前還壞了些，然而學校的數量却大大

地增加了，相反的，私塾也就必然地減少了，在她面前的哥哥，像是個小老頭，她見過好幾個五六十歲的官，都是紅光滿面，一絲白頭髮也沒有，而且有不少的正無厭地在年青漂亮的女人羣中挑選他們的姨太太，而她的哥哥才不過五十歲，走路，說話的無力與憔悴的外貌都像一個七十以上的人，除了他羞慚時的臉上微紅而外。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出一點血色，然而十年中，除了吉蕙自動地有時給他一點贈與而外，她沒有向她開過一次口。就是何家的門也祇是在三節或是有甚麼喜慶時才來，這是表示出他是懂得禮節而又有所謂中國讀書人的高風亮節的。當然他因知道何家富有，而且是有數的富戶，但是他祇希望他的妹妹能蔭蔽於富貴權勢之下，至於他自己，在最初却也有過欲求蔭庇之心，可是後來一見何潔羣的爲人，他就採取了後來對自己的措施。

房子是祖先遺留下來的，他看得很重，幾乎是同一「身體髮膚」的古代教條一樣。當他最困窘的病沒有人出過相當高的價錢想買那所房子，他考慮了好幾天，終於毅然地拒絕了。他從來不向吉蕙開口，因爲兄妹之間本來無可不說，但是他更知道一個媳婦在夫家的處境困難，加以現在管家的還是何太太，他雖然是向吉蕙開口，事實上就是向何家開口。但是到了修馬路，折房子的時候，他就不得不來找吉蕙了。

「你是不是要我想法子？」吉蕙問。

『等我找潔羣想法子。』

『不過』他的話停了；『要快呀，他們就要動工了。』

『自己家的事，我還會——』她望着哥哥，吉蓉在她眼睛裏發現一種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光，那是使他的心得到溫暖和羞愧的。

『潔羣，我想請你寫張片子。』吉蕙終於向潔羣說了。

『作甚麼？』他從吉蕙的話裏分辨出事情比較重要了。

吉蕙把她的家事給他講了。可是潔羣幾次地縐起眉毛，吉蕙無法確定他是在仔細聽自己說話或是不高興聽這些瑣碎底事情。

『完了麼？』他等她的聲音停止了一個長時間之後才問。

『寫張片子好不好？』她輕聲地說，一面從他肩上拈了一絲頭髮，她把來兩指玩弄着。

『寫甚麼片子，半坡上工務科去找李科長就行了。』

『半坡不認得他呀。』

『你拿一張片子給他吧，他一定要幫忙的。』

吉蕙看着他出門去了，這才發現那絲頭髮是灰白乾枯的。

『他老了？』因爲他的「老」，她自己就有了悲哀，而這種不快意，立刻就分散到任何一部份肌肉中去。

她在一面鏡子前坐下來。那鏡子是她嫁到何家時就用慣了的。何潔羣曾在這裏指揮用人梳頭，她也記得若干次重複的季節由這裏過去，而現在她自己穿着的衣服，在形式上比當時相差得很遠，就是自己吧，她已經略略有些顯胖了。她立刻就要到三十歲，她發現眼角上有了細細的躲藏在脂粉之下的黑色肉紋，而且在頸子上，她自己看見更多的、隱隱的那樣的紋路。她向後退了幾步，她豐滿地看見自己在鏡中的影子，她覺得她的身體很像潔羣的幾張油畫上畫的女人。另外一個與自己幾乎絕對相同的人從她身後走來。

『小蕙！』她喊了一聲。

『媽。』是她的回答。

『以後你要敲門，然後才進來。』

『媽，那是洋規矩。』

吉蕙大大地驚奇了，這句話是從小蕙口中吐出來的，而若干年前，她正說過幾乎相同的話。從自己的口中說出過『這不是外國……』『這不是倫敦……』那聲音好像在耳

邊，那情景還像在剛才，歷歷在目的事過去已是十多年了。而現在小蕙不特長得像自己——那是中秋夜裏，月光下她才發現的。自然在前，她就現發她同自己相似，然而動作和性情的絕對相似則從那時起。而現在，這幾乎是不能相信的，她說出自己說過的話來，語意，聲調無一不像她自己。她陡然地想到生理學，遺傳學，她想到這個，可是她仍認爲這是不可解的。

小蕙說這句話時心裏不大痛快，在吉蕙是覺到的，於是她就回身對她說：

「不是我。」她解釋着，「你爸爸不喜歡這樣。」

「我知道他不在家。」

「這樣的，小蕙，」她拉着她的手，雙雙在鏡前的雙人几上坐下來，她一面說話，一面看鏡子裏的她。「你爸爸也不一定會埋怨你，說你，你已經大了，處處都要表示出有禮貌，有教養來。要是有一個懂得西洋規矩的，看見你這樣不敲門就進來，一定會笑你的。」

「……」她祇望望她，沒有說話。

「小蕙，也會笑我們，笑我們的家庭。」

「媽，」她的話停了，顯然她把原來的話變更了：「如果有外人，我一定這樣

做。」

她知道小蕙的脾氣，她會接受她的話，但是不會就在現在，於是她取了一張潔羣的名片給她『把它叫人送給舅舅去。』她剛說就改變了想法：『你還是找舅舅來吧。』

吉蓉不久就來了，吉蕙就把潔羣的意思告訴他。

『就找李科長麼？』

『工務科正管這個。』

『一張白片子？』他有些懷疑地問。

『你寫幾個字吧，就用潔羣的口氣寫。』他想了一下，就這樣決定。

吉蓉不適用鋼筆，就用小蕙的毛筆起了一個短稿，可是他滿意的撕去了，如是者三次，他在片子上寫好短短的兩行，又在何潔羣之上寫了一個「第，」字。

吉蕙下午睡了一會起來，吉蓉早在樓下候着了。當李嫂把『吉大少爺來了』告訴她時，她就埋怨地說：

『吉大少爺來了，你們爲甚麼不給我說？』

『是他說不喊醒你的。』

她不再說甚麼，就略施脂粉走下樓來。

吉蓉前一天臉色很不好看，而且五官都弄得不正的樣子，上午呢，又是滿緊張的，一個短短的介紹信都寫了好幾遍，但是現在却泰然地在老屋子裏同何太太談着家常了。

吉蕙還沒走進去，就聽見他謙恭地一長串地應着『是，是，是……』

她走進去，吉蓉就站起來。反是何太太喊着『都坐下，都坐下。』

吉蕙先問過何太太的好，才問：『見到李科長沒有？』

『都辦好了，都辦好了。』

『那就好。』她高興地說。

吉蓉滔滔不絕地繼續說：『片子他看過就寫了一張條子，喊我去找前幾天來要折房子的工程師，啖子問題都沒有了。』

『路怎樣修呢？』吉蕙問。

『繞個灣就是了。』很少次數來到他臉上的紅潤又一次地看見了，吉蕙替自己家辦了一件事自然高興，而且可以說有些自傲了。她對自己說：『我總替吉家爭了一口氣。』

吉蓉想走，可是何太太一定要留他吃了飯去。偏巧白天很少回來的何潔羣也回來了。

「怎麼樣，老兄，都辦好了麼？」他拉着吉蓉的手。

「多謝，多謝。」一面說，一面他感激地彎着腰。

吉蕙心裏頗不以哥哥過分的謙恭爲然，已爲在她想，這是有失身分的事，尤其是何潔羣已經坐下了，而吉蓉還站着。

多禮的何太太像也忘記了這個，於是吉蕙祇得開口：「坐吧，坐吧。」

「那張片子，」過了一會她才又說「我加了幾個字。」

他敷衍地應了一聲，過了一會，他才問：「怎麼寫的？」

「一張普通片子，沒有寫甚麼。」

「請他幫忙。」潔羣說。

「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祇寫了個此致李科長。」

「對的，」他點點頭，向吉氏兄妹一笑。

她高興地說下去，「又在你的名字上加了個弟字。」

潔羣一縷眉：「那怎麼行！那怎麼行！」他搓着手，「他是我朋友的兒子，這怎麼行！」

他並沒有指明在責備誰，可是吉蕙的興緻早被他打斷了，而且低下了頭。

吉蓉原來吃了兩杯酒，可是却提前地全身發熱了。

「這個沒得關係，沒得關係。」何太太說。

「媽，」何潔羣說，「這是個體制，中國歷來就講這個的，尤其是官場。」
吉蕙回到自己屋裏，倒在牀上哭起來了。

十六

『蕙。』

這是熟悉的聲音，可是這聲音好久不會有過了。同樣的一個字，最近四五年來從沒有這麼溫柔而有情地從何潔羣的嘴裏吐出來。自然，使吉蕙如是的感觉到不單是憑藉了聲音，也還憑藉了他當時的態度動作和那沒有第三者在場的環境。

『羣。』她輕輕的，可是清楚地回應了一聲，她身上激起了一陣舒適，這是她新婚時有過的。生過小蕙後也曾有過一次的。帶着這樣的感覺，她温情地望着坐在長沙發上的潔羣。在淡藍色的燈光下，他已換了睡衣，可是他是那麼整潔，一塵不染和一絲不亂的樣子。她走到他身邊去，在他身旁坐下來。

『我們談談。』

『嗯。』她的聲音快樂得有些發顫。

『我太忙，真是不舒服的事。』他握着她的手，繼續說，溫柔而有情地望着她。在

他的眼睛裏，清明地現着她的影子，她覺得那比最好的鏡子裏照着的形象更好看。鏡子裏太明亮了，太不自然了，也沒有生命……在他的眼睛裏有着鏡子裏所有的一切好處，而一點壞處也沒有。

她也反握着他的手，這樣，她感覺到和諧，在世界上，在這剎那之前，從來沒有感覺到的，沒有享受到的，現在都有了。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他的眼睛落到她的手指上，這也就是他握住她的手時就注意到的一個戒指。

『我又叫他們在上海找去了。』

『明年你再送我吧。』

『不，也許一兩個月就給你帶來了。』

『羣，我真喜歡……』她是真喜歡，她的全身都冷颼颼地感到舒適。

『一個比五克拉更好的，比你手上這個光頭更好的，』

恰巧在這時候，潔羣的手動了動，那大鑽石迎着的光閃爍了一下，就那一下閃爍，使吉蕙看見從來不曾見過的光芒，那樣多的顏色混合在一道光裏，那光輝是耀眼的，但是又不刺眼。有一個感恩的想法掠過她的腦子：『多像他的愛情！』

『Darling，你太愛我。』她吻他了。

『你愛我嗎？』她給了潔羣一個機會，她並不衝動，仍像先前那樣一絲不亂，一塵不染，而且也是一絲不動的坐着。

她沒有考慮，衝口而出就是個響亮的『愛』字。

『你幫幫我的忙好不好？』他靠她更近一點，手仍沒有放開，並且鬆下了她的戒指。

『當然可以。』她仍是衝口而出地回答了他。

『把這個戒指借給我。』他平靜地說。

『你戴吧。』她想給他戴上，可是他的指頭太粗了，祇能戴在小指上。

第二天晚上他們兩人去參加一個大宴會，潔羣特別給她介紹了祕書長的太太。

吉蕙早就注意那個女人的，因為會場女客之中她是最年青，最時髦的一個，可是她對她的打扮不能十分同意，她過短的袖子，她以為那是一件貼身的背心似的，有時候竟會使人清楚地看見她的魯毛與及她黑色薄紗的衣服裏露着的肉，脊背上的一顆紅色或是黑色的痣也看得見。她微微地搖着頭。

她最初不認得她的，祇見她坐在一把沙發上，蹺着腿，而那腳竟一直裸露到大腿。

許多中年婦人認爲是過份的，當初她認爲是過份底渲染的，現在都在她眼前證實了。那女人微微地搖着扇子，那是一把孔雀毛製成的，她有時竟對着脅下揮扇，她心裏說了「下流」兩個字。吉蕙也知道，這樣是會比較涼快些的，但是這是在人前呀。她估計，這一定是一個下流女人，或者是那一位官的小老婆，她的出身更不會高，也許是一個妓女也說不定。

「祕書長太太？」當潔羣給她介紹時，吉蕙心裏驚了一下。

「你們談談吧。」使她吃驚的是她手上的一隻戒指。而潔羣搖着把紙扇子走開了。那個女人不是本地人，濃重的下江口音裏有時也帶一點似是而非的川音。她手上的那隻戒指頗像是自己的那一隻。在自己的手上時，她祇在昨夜才突然看見它閃爍過一次燦亮的光芒，可是今夜晚，那女人的每一次揮動孔雀毛扇子時都閃爍着光。那混合了若干色的光芒使她心裏頗爲不安。她急於找一個機會看看潔羣手上的那一個。她準備立刻戴起來，找一個機會同她比一比，看看到底是那一個的大，那一個的重，那一個的光頭好。

可是那位年青的祕書長太太——在吉蕙，她是瞧不起她的，她認識劉祕書長，劉祕書長是六十歲的人了，他絕不會有這麼年紀青青的一個太太，而且那瘦小，蓄着平頭

的小老頭常常在口裏罵着胡適，他更不會容許他的女人這樣「超時代」的打扮。她很想找一個機會離開她，可是她偏偏話很多，給她說這樣說那樣，而每一件事將告段落時，她又急快地拉出第二件事情來說了。至於她所說的那些話，吉蕙是祇聽見聲音的，而那些聲音也是若斷若續祇能證明她是在不止地說着而已，吉蕙是根本沒有心思去聽她的，在她眼前祇是對方的鑽石閃着光，而那光芒非特是刺着她的眼睛，也刺着她的心……

『請坐了。』有人通報着，開飯的時間到了，可是這一天是男女分坐，她看見潔羣被人拉到可望而不可及的另一桌上去了。

潔羣沒有走，他同那些人另外有事，吉蕙就在打更的時候先回到家裏。

她坐在那長沙發上，用人請她換衣服，她搖搖頭，她的心裏很亂，也好像很空，祇覺得不快意，可是又說不出不快意究竟在那兒？混身上下都不得勁……

三更打過很久，她才聽見汽車喇叭聲，那是潔羣回來了。她故意閉上眼睛，等他走進來。

何潔羣照往常一樣，吹着口哨踏上樓梯，除掉他獨自一人在上樓梯回到家裏時，他絕不如此任性作爲，就是在自己家裏上樓回到臥室也是祇限於晚上才這樣的，因爲除了他而外，任何人也看不見他。吹口哨是最近幾年才從美國電影裏學來的，他以爲那很瀟

洒，可是雖然瀟洒，但是同英國紳士作風又矛盾得很利害，於是就祇這麼偷偷地作了。他進了自己的房，一眼就看見吉蕙閉着眼睛坐在沙發上，於是他輕輕地走過去，用手指在她臉上一戳。

吉蕙不像往常那樣嬌媚地張開眼睛，反而把平靜的臉色向下一沉，顯得非常冷峻，兩支眼睛裏透出冰雪般底冷光。

他呆呆地站住了。『蕙！』過了一會他才喊了一聲。

『你的戒指呢？』她冷冷地問，一面抓住他的手。

『啊！啊！』他臉上做出人工的笑容，『送給祕書長太太去了。』她楞住了。

就在她楞住了的時候，他，滔滔不絕地解釋送戒指的理由。

潔羣的理由是這樣的：本地找不出這麼好一個戒指，而祕書長又希望得到這麼一個。他就把吉蕙的一個先拿來讓給他。

『蕙，祇要我們的愛情篤實……難道這戒指比我們的愛情還值價麼？』吉蕙沒有說甚麼，她每一次都是用沉默來表示她底抗議的。

十七

五。吉蕙對着鏡子看了看，才在臉上淡淡地加上一層脂粉走到前面的客廳裏來見胡奎。

老房子的客廳也很寬大，裏面列着兩行巨大的扶手椅子，那是黑色而貼着金的，在那祇藉一面窗子透進光來的廳子裏顯得沉重而巨大。來客便坐在那麼一把椅子裏。

胡奎五她是見過三回了，他常常來向吉蕙求周濟。可是這一次胡奎五穿得乾乾淨淨，或者說穿得有些華麗。她穿着藍色綢子的短緊身，下面是黑綢的紮腳褲，拴着細窄底緞帶。他一看見吉蕙緩慢地走進來，就猛然地站起來了。

這是使吉蕙奇怪的，因為每一次見到他，總是穿得很破濫，他到她這兒來，總是兩塊三塊錢地借。

『胡奎五，這一回你不借錢了吧。』吉蕙還沒有等他開口，就帶幾分玩笑似的問他。

那高而瘦的男人，皮膚很黑，兩隻過於靈活的眼睛機詐地在凸出兩個大顴骨的瘦臉上底眼膛裏滾動着。他還沒有說話而吉蕙已經說了，而且她是那麼半開玩笑地說着，而這半真半假的玩笑，正好封閉了他的嘴，他的來意仍是爲了告貸而來。他的黑臉上熱刺刺地紅了一會，可是他仍是靦覷地開口了：

『我還是來借錢的。』

『借錢？』她望着他的新衣服。

胡奎五立刻就注意到這個，他比較自然地笑了笑，因爲他從吉蕙的問話上得到一個解釋的機會，『吉小姐，你看我的身上哇。』

吉蕙近兩三天來因爲身上不大好，她食量很壞，常常從脊梁上發佈出冷意來，有時候她也想嘔吐。自然她知道這是受了孕的現象。她知道這是必然的，可是她的情緒却被這樣的不暢影響了。在這樣的時期，她常常希望一個人能同她說說閑話，可是何潔羣仍是成天地忙來忙去，他的興趣在那一方面，除了早上看看報而外，他是從不看看書或是寫字的，因此吉蕙曾經開過玩笑：

『處長，人家說你不認得字呀。』

他正低頭沉思着一件事，聽了吉蕙的聲音就仰起頭來問：『你說甚麼？』

『有人說你寫不起字。』

『胡說，留學生寫不起字？』他反問。

『我是跟你開玩笑的，除了你簽名的三個字，我多久沒看見過你寫過別的字了。』

他尷尬地笑了笑：『真的，我忙得一塌糊塗。』

何潔羣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他盡了他的義務，他給吉蕙舒適的享受，這是吉蕙自己也是這麼想的。因此他有一句話深深地嵌在吉蕙的心裏了。『我給你一切，讓你過得舒服，但是你也要讓我舒服。』吉蕙不單祇把這句話記在心裏，而且也把他種種的好處記在心裏了。就以上一次的戒指事件來說吧，他對自己說的也是真情，他祇是把戒指送了人，並沒有同那個「秘書長太太」有甚麼勾搭的地方。他對她說過：『有一個外國詩人說過，從最初的一吻到死，我都永遠忠貞。』何潔羣給了他許多好處，但是也有不少的事讓她不痛快過，許許多多不痛快都被忘記了，可是在這樣一個生理特殊時期她心裏極煩悶苦惱的時候，她又想起潔羣的那兩次使自己不滿的事來，『他祇管自己，祇要對他有利益。』她第一次給了潔羣這樣一個批評。

何潔羣既然不能陪她閑話，像她見到電影上的那些夫妻，小說和戲劇上的那些夫妻一樣地恩愛。而這個大家裏人口又不多，幾個住在家裏的潔羣的堂兄妹上課去了，何太

太又是長輩，她沒有甚麼多的話去向她說，而她的興緻又在每天的幾圈「衛生麻將」上。因此在這個何十萬宅子裏，烏雀歡樂地在樹蔭和瓦權裏飛着，跳着，自由地歌唱着，花草在任何一个月份都交換地開着，然而吉蕙呢，她却嫉妬那些嬌小的動植物了。

她帶着懶慵步子走進客廳，不知怎樣的就向胡奎五問了那麼一句話。

胡奎五找到了解釋的機會，於是就說：『何太太，你莫看我穿得對了點，這一身盞鎧還是借錢縫的喲。』

『借了好多呀？』

『賭運不好。』他坦然地說，『輸得像個馬冥王一樣。』

『爲啥子要賭？』

『還不是想贏錢。』

『其實是越陷越深，是不是？』她經驗地問。

『翻本跟報仇一樣，這那得啥子道理好說。』他並不害羞，只是帶點抑鬱。

『你找我有啥事？』

『借——錢。』他的聲音在兩個字之間不好意思地中斷了一下。

『你叔父呢？』

「他不管我。」

「我問他好不好？」

「眼睛不大對了。」

「你孀孀呢？」

「還不是打牌。」

「這陣子你常常回家？」

「人大了，回去看看，他們也不敢做咗了。」

「你把房子給他們燒了！」

「那是我不小心搞的。」他低下頭，心裏有些難過。

「不要這樣，」吉蕙說。過了一會她才問：「你要多少錢？」

「你借……你要是借三十塊錢就……就最好。」他的頭始終低着，聲音斷斷續續傳進吉蕙的耳朵裏。

往回，他借錢，她有時是吩咐看門帶給他，有時是接見了他，就讓李嫂送出去給他；可是這一次，他不知怎麼的竟說：

「你等一下，我去給你拿。」

胡奎五等她轉過身，才抬起頭來望着她的後影，她緩慢，沉着，安詳地在那鵝石子嵌成的小路上輕盈地走着，他想到十年前自己還是毛孩子的時候曾經也看見過她的背影的，當時身軀要小些，好像也輕些，她走着還有些像要飛起來，不像現在這樣穩重，一步一步踏得那麼穩，她仍然像十年前那樣使自己神往，他仍像十年前那樣在心裏暗暗地描畫着她的形像，

時間過得太快，她拿着三張綠色鈔票回來了。

『拿去。』

他遲鈍地接過來，呆呆地站了一會，才把來放進口袋裏了。

『你去吧。』

他聽着她的聲音，看也不看她一眼，就低着頭向門外去了。

這一次的同胡奎五的碰頭比平常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底不同，但是在吉蕙却是一件不平常的會見，如果說生活非常平靜，但是這却是平靜中的一個波濤。

她常常想，時間過得真快，胡奎五已經長成一個大人了，可是她爲此嘆噠一笑，『我自己不也是個大人了麼？而且，我還有了一個半孩子。』

這一天她過得比較舒服，因爲她有了許多可以思想底材料。

十八

「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我不贊成小蕙進那樣的學校。」

「你不贊成就爲了男女合校這一點，是不是？」

「我聽見過好多人說，沒有一個人說它好。」

「你完全不懂得教育的意義……男女同學是最合理的制度。」

「我不同你講，一提起來就是意義，制度，歐洲，美洲。」

「事情我們只問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怎麼不合理？」

「你問問別人去，那一個說對的我就說。」

「除了你的哥哥，那樣的道學夫子。」

吉蕙被潔羣這一句話刺傷了，於是就報復地大聲說：『你的媽也不會說對的。』

『你問問年紀比較青的。』

『你問你們祕書長去。』

『你怎麼找出那樣老朽昏庸的人物。』

『你說老朽昏庸？你還唯恐拍不上他的馬屁。』

『我拍他的馬屁？……除了省長，那一個不尊敬我？』

『卑鄙！』她憤怒地喊了。她從來沒生過這麼大的氣，她事先絕沒有想到第一次這

麼大的氣生在潔羣身上。

潔羣看看門是關着的，他就去關上窗子，拉上帘帷。『我們是有修養，有教育的人，就是有甚麼話也不能這樣吵。』

『有修養，哼！我看你最沒有修養。』

『你爲甚麼不贊成小蕙進新一點的學校。』

『不是新不新，那一種學校又不新？我讀的學校也是新學，不是私館。』

『我真不明白你，生這麼大的氣爲了甚麼？你一响都是主張新的。』

『我沒有。』她氣得幾乎要哭出來了。

「我要小蕙進西山中學。」

「不行，那學校的名譽太壞。」

「你完全不懂，那是外國人辦的，管教都很嚴，而且學生出來態度言談都很好。」

「我沒看見過。」

「你這樣閉關自守怎麼行，你要多看。」

「我沒瞎。」

「你不要這樣，如果你的知識就很夠了，國家辦大學來作甚麼？我們又去留學作甚麼？」

「隨便你怎麼說，我不贊成小蕙進西山中學。」

「我想問你一句話？」

「說吧。」

「當初，你爲甚麼要用新式訂婚和新式結婚？」

「我喜歡。」

「你都可以新，爲甚麼小蕙不可以新，而且小蕙還沒有你新得澈底呀。」

「我不給你說！我不給你說！」她站起來就向外走。

『晚上我到你家裏接你。』潔羣沒有動。

吉蕙每一次同潔羣小有衝突時，總以沉默來報復，可是這一次她却想用行動來爭取自己的意見。她站起來的時候本來有自家的打算，可是恰巧被潔羣猜中了。她取起手提皮包，大聲地，洩憤地說：『你不管！你不管！』說完帶上門，氣沖沖地奔下樓去了。她離開老房子不遠就遇見看門頭，緩慢地走來，他是個年紀已老的人，邁着龍鍾的步子，他並沒有看見吉蕙那樣忙迫地走出來，他的肩同她的肩沉重地一碰。

『少奶奶。』他喊了一聲。

她沒有理他，仍邁着急快的步子往大門去。

『少奶奶，胡奎五來了。』

『他來做甚麼？』她沒有回頭，大聲地斥責着說。當她走過客廳前時，胡奎五。趕出來。

『何太太。』

她突然的站住了，充滿了憤怒的聲音從她喉裏迸發出來：『你來做甚麼？』胡奎五被她那例外的態度和聲音弄楞住了，一時竟找不出話來。

『有事以後來，這陣我有事。』說完她就往外走。

胡奎五跟在她後面，不過他的步子仍是平常的快慢，因此他還沒有出大門時，她已離開宅子了。可是就在這時候一股慍惱從他心裏發出來，立刻就使身子微微發抖。他好像被人侮辱了，尤其這個侮辱是沒有來源，沒有解釋的。他摸摸他的口袋，就加快了步子趕出大門，他向街兩端一望就找着吉蕙的背影急急地追上去。

「何太太！」他喊了一聲。

吉蕙聽見這聲音，她也知道這是胡奎五的聲音，可是她不理他，祇照先前那樣向前急走，或者在她的意識裏爲了表示她的反抗還更走得快一點。實際上她曾想她要跑，可是她是大人了，她怎麼能跑呢？

胡奎五又喊了一聲，而且跑着追到了她。

吉蕙被激怒了，她站住了。她挑戰的眼睛直逼在對方的臉上。

「你要做甚麼？胡奎五！」

「何太太，你要放明白點！」他雙手叉腰，略略發紅的眼睛直逼在吉蕙的臉上。

「明白甚麼？」她的口氣雖是那麼硬，可是她已明白地看出對方是存了心的了。因此她的眼睛已不復盯住胡奎五，而是遊蕩在四面準備求人幫助。

這是白天，太陽熱熾地照着，不時也有幾個人走過，可是胡奎五並沒有把這些看在

眼裏，他的兩隻閃着凶惡的使人害怕的眼睛死死逼在吉蕙的臉上。

『這個！』他拿出一封折疊了很很多縐紋的舊信來。

『怎麼樣？』她不明白地問。

『這是你親筆約我的信。』每一個聲音都有力地從他嘴裏吐出來。

『我約你？』她明知這是詐騙她的，因此她也就沒有先前恐懼了，她想得很週到，在城市裏還沒有人可用真的或是假的證據可以陷害她，可以損害她一絲一毫。

『你以為這是假的？』胡奎五冷笑了一聲，那一聲正像寒夜裏的貓頭鷹叫，使吉蕙的肌肉戰動了一下。他從容地繼續說：『你看看吧。』他打開那封信來。

吉蕙看見了，那是一張扯下來的練習簿上的紙，上面是吉蕙鋼筆的字跡。這一句胡奎五的話已經使她狐疑起來，何況那字跡又清清楚楚地出現在自己眼前。她的嘴唇微微地抖動，有聲音斷續地吐出來，那字句是不完全的，可是胡奎五却明白了她的意思。

『你問我要多少錢？』奎五問。

吉蕙蒼白了臉像白蘭花一樣，他緊咬着無血的下唇，把頭用力地點了點。

『你拿得出好多？』

她把皮包打開，把所有的錢抓到手上。

他接過去，看也不看他塞進他的袋子，他向她殘酷地笑了一下，緩慢地，得意地向大路去了。

她的腳移動了兩下，可是沒有追他的力量，她的嘴唇又抖動了幾下，可是聲音追不上去，聲音也沒有力量。她剛才所有的自傲現在都歸胡奎五了，而她自己正像被她丟在身後的看着門頭。

她不能老站在街上，她就走上了大街。她在人流中急步而行，但是到了市中心區時她又忽有所悟地折轉身來。前去既沒有目的，退後也沒有去處。她想雇車回家，但是當那車夫喊出價錢來而她張口還價時她才想到自己的皮包裏是一錢皆無了。

『我要找他去！』她決定了，她這樣對自己說。她準備找到胡奎五，不惜任何條件取回那封信來。

第二個問題接踵而來：『我那裏找他？』她折進一條僻靜的小巷，這樣就不會有人注意到她，她安詳地走着，一面就想怎樣打聽胡奎五的住處。

在那小巷中來往了兩次，她終於離開巷子往她原來唸書的學校去了。

胡志明已經不再在學校了。

她從那裏問到胡志明的地方，那是要從學校穿城而過的貧民區，她十年來沒有用腳

走過那麼長的路，她全身出着汗，而且口早乾了。

胡志明揉着昏花不明的眼睛，吉蕙從他那迷惘的樣子上早就看出他認不得自己了，於是就說：

「我是吉小姐。」

「啊——啊——」他答應着，可是他顯然記不起她是誰了。

吉蕙不一定要他認出自己是誰，她祇要找到胡奎五就行了。「胡奎五住在你這裏？」

一提胡奎五老頭子就不說話了，他搖搖頭。

「你的姪兒子呀。」她提醒他說。

他的頭搖得更利害，他更用聲音補充自己的意思：「他不回來的，他不回來的。」

「我有點事找他商量，我是何處長的太太。我要找他去做事。」

「唔——」他昏花不明的眼睛這才望到她臉上，很用力才明白了似的：「唔——你是何太太——我想起來了。屋頭坐，屋頭坐。」

吉蕙要的就是進屋去。「你胡大娘呢？」

「她好的是磨牛骨頭。」他作了個打牌的姿勢。

「你記得我麼？胡志明。」

「這陣想起來了，那回承你送些錢。——學堂的小姐都念舊。」說到這裏，他就提過瓦壺來給吉蕙斟了一土碗的老葉茶。「你福氣好，少爺都怕添了幾個了？」

吉蕙臉上突然一陣熱，她感到嬌羞，「才一個。」

「是少爺吧。」

「不是，是女娃子。」

「你還年紀青，下一胎就生少爺了。」

吉蕙把那溫熱的茶一氣喝下去，那茶裏除了茶的味道而外還帶着一股清涼的荊芥味。她還想喝，於是就說：「胡志明，茶真好。」

「吃吧，有的是。」

「你眼睛不好，讓我自己來。」她提過大瓦壺，盡量地喝了個飽，口裏是不乾了，可是身上却一股一股地往外湧着汗，但是心裏却非常痛快，因為體內的焦灼底燥熱已經隨着汗流出來了。

「何先生的事發好。」

「說不上。」

「這下子我老了，効不到力，胡奎五這娃娃又不大學好。」

「我想找他。」

「找他做唛子事？何太太。」

「找他做點收稅捐的事。」接着她就問，「他在那裏？」

「他不大回家的——」他停了一下：「他在外邊流，聽說東城牆邊的幾家茶館他都

常去，你去問胡五哥，就找到他了。」

她肚子裏的水噤噤咕咕地響，在那水響之中也夾着饑餓的響聲，她咽了幾口吐沫，就從胡家走出來了。她不想再看胡志明，因為她明明知道他正有所期待，希望她打開皮包取出一些錢給他。一出門，她就把手步子放得很快。

十九

東城牆邊是一條小街，可是因爲街窄更顯得人多。吉蕙一走進街口就有一個不同的感覺，那些人同平常見到的不同，這裏的任何一個人擺在市中心區或是住宅區去都會令人特別注意他，可是現在她反成了大夥兒注意的人物了，那些人歪歪斜斜的走路，歪歪斜斜的穿着衣服，也歪歪斜斜地哼着甚麼或是說着話。

街口上是一所土地祠，祠前一棵槐樹。在那小廟宇和樹身上懸滿了匾和紅布的橫聯，香煙繚繞着。她在那兒遲疑了一下，因爲她聽人說過這是全城最下流的地區。但是她一想，她不能在這裏停留下來，於是她就大胆地踏過那三岔口進了東城牆街。

走了一段路，就發現第一家茶館，那裏面幾乎全是赤着上身的男人們，他們各佔一把大竹圈手椅，有三三兩兩說話的，有獨自一人打磕睡的。……她在他們中間望看了一下，並無胡奎五在，而那些茶客反停止了他們的談話來看她了。

她竭力使自己的心不要跳，她提高聲音喊：

「么師！么師！」

那在爐火前工作着的瘦弱漢子，無力地漫應了一聲。

「請問，胡五哥在不在？」

么師並沒有回答，反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從椅子上猛站起來了，他把短衣往肩上一

擦：「你找那個？」

「胡五哥。」

「那個胡五哥？」

「胡奎五。」

他並不先說胡奎五在那裏，反先問：「你找他做啖？」

「我找他商量事情。」

「啖事情吧？」他一見吉蕙問胡奎五時他就在打量她了，他也拿眼色視意給附近的人過，但是他也曾估計過，女客是單獨一人，絕對作不出甚麼不利於胡奎五的事情。

「啖子事情吧，跟我說，我們是他的兄弟夥。」

吉蕙知道對方不會說出胡奎五在那裏，就在一張靠廁所的空棹前坐下來。「我等
他，你找他來。你說有個吉小姐找他。」

茶房提着空碗來泡茶，可是吉蕙沒有錢，就擺擺手，但是這時却聽見一聲大吼：「茶錢不要收！」

吉蕙的眼睛向那面一揚就看出說話的就是那年青人，她心裏不解，他並不壯，可是聲音却那麼宏亮。

茶房把茶泡上，才循例地高喊一聲：「茶錢伍分哥敬了！」

吉蕙不由向他點點頭。

「你坐一下，我找五哥去。」他遠遠向她說了一聲，就提着短衣服，一搖一擺地走出去了。

茶館裏祇少了一個人，可是那些人不再任性或是放肆地向她這邊看了，可是他們仍是交頭接耳地說着話，那無疑地是在談論着吉蕙的。

吉蕙獨自佔據一張桌子，她自然也知道她是被衆人所談論的對象。然而她想到自己應該表示出不畏懼的模樣，於是她昂頭四望，竭力在自己的臉上擺出一個微笑來。有時她也端起那像碎磁一般殘缺的茶碗，喝一口紫褐色的茶。

她的動作是不自然的，這在她自己也感覺得到，可是她不能不這樣作，因為不然所有的人都會看出她的心虛。

胡奎五斜披着黑綢汗衣，露着強壯的古銅色胸膛，大踏步走進來，後面跟着那姓伍的年青人。

『就坐那邊。』

胡奎五並沒理那姓伍的對他底提醒，一直就走到吉蕙身前。

『找我？』他拉來一把竹椅坐下去，他用力過猛，那竹椅格格支地響了幾聲。

『拿茶來！』不知誰喊着。

茶房也不像剛才那樣無精打彩的，用力拖長了聲音：『胡五哥泡茶！』

胡奎五對這些聲音連望也不望一下，像一隻大狗熊似的坐在椅上，兩眼望着吉蕙。吉蕙不敢望他，祇把兩眼望着地下。

『剛才你的錢，一共祇有五十六塊半，還有幾個銅壳子。』

『找個地方……找個地方談談……』她的話是斷續的，也是無力的。

胡奎五瘦削有力的臉上掠過一個笑影。『隨便那兒老子都不怕。』

『我是說，』她急忙地解釋：『不要別人……我們兩人談談。』

『莫得關係，都是熟人。』他的手畫了個半圓形。

『……』她沒有說出聲音來，她眼裏已經要急出淚珠了，她用搖頭來補充她的意

見。

「也好。」說完他就站起來，「你跟我走吧。」

他爽快地昂着頭，挺着胸膛，門外走，吉蕙跟在他的後面四五步遠，她已奔走了一入，不特腰酸腳軟，就是背上的衣服已濕而又乾的幾回了，她的腳跟被鞋磨得火辣辣地發痛：

「你說找個清靜地方？」他走了一段方回過頭來問。

「嗯」她喘息的回答。

「來吧。」她拐進一個祇容一人側身而過的小巷子，兩壁都生着潮濕的鹽硝，壁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上面拋棄着死老鼠和兔骨骼，一隻瀨皮瘦黃狗正在低頭嗅它們，奎五用力踢了它一脚，宅才叫了一聲，夾着尾巴回身逃走了。

那是一個小天井，四面都是小矮屋，那木壁頭都顯然不是原有而是用彫花大床的內外帳面和其它的木版臨時湊成。吉蕙隨着他，在那些。在沒有太陽的簷下乘涼的男女們奇怪的眼光下走進一間門戶去。先前她去過胡志明的住處，那已是局促的小屋子，可是現在她進入的屋子不能說是屋子，這祇是一間大木架床，靠着它立起幾塊竹壁就算作房間。

『坐吧。』他指着牀。

除了牀外却是沒有別的可坐底地方的，她就坐下了。她坐在牀沿的正中，唯恐身子觸到那灰色的帳子。

『你不坐？』

他在一張擠在牀邊的白木方桌上坐了，那桌上原放了些油鹽醬醋的瓶罐，可是他把它們移得更靠牆了，因此就空出一個可以容他坐下的角。

吉蕙祇覺他望着她，實在說她不敢注意看他，可是每一次她偷偷看他一眼時，總發覺他是一點也不移動他的視線地望着自己，她忖度了一下，他是在等着自己講話。在她沒見到他之先，她還想先發制人，對他恐嚇一下，可是現在在她早放棄這個作法，胡奎五像一個石頭人那麼沉着臉，像一個鉄鑄的人那樣一動也不動地雄踞在眼前，祇有他古銅色有肥厚的肌肉底胸部一起一伏地動着，這樣的動作才說明了他是一個血肉造成的人。

『我是爲那封信來的。』她想了幾個不同的話頭，終於用了這句開門見山的話。

『我曉得。』

『我要那封信。』

『可以。』

「給我。」

「出好多銀子？」他略含調皮意味地說。

「我是沒有好多錢的——」

「你家會沒有錢，」

「我不管家。我上面有婆婆。」

「向你老公要呀。」

「也拿不出好多來。」

「哄鬼！」他大聲地罵着。

吉蕙的肌肉震抖了一下。可是接着她就鎮定地說：「真的。」

「你打算出好多？」

「幾百塊錢。」

「幾百——」那聲音輕蔑地從他鼻子裏出來，其份量好像祇是一個抽煙人鼻裏噴出

來的兩道濃煙。

「拿幾百，已經很困難。」

「再說吧。」他從桌上站起來，不願意再說甚麼了。

『一千好不好。』她情急地站起來。

『我們不是講生意。』

『這個我已經很費力了。』

『逢年逢月才有這麼一封信——』他的話一頓。『那麼多人跟着我過日子。』

『一千，好不好？』

『我還有事。』

『我看今天不說了。明天我找你，好不好？』

『你想一下去，看是錢痛心，還是——』

她打斷他的話：『我明天那裏找你？』

『我會來找你的。』

『你不要來！你不要來！』

『我想來就來，我還有敢不敢來的？』

『我找你。胡奎五，我找你。』

他臉上露出一個凶笑，『好吧！明天這陣，過時不候呀。』

『一定。』

「皮包打開！」

「我一個錢都沒有了。」她把皮包雙手遞給他。

他並沒有打開來，祇用手摸了摸就把皮包還給她。「你沒有回家去？」

「沒有。」

「你咱個找來的？」

「我去找胡志明。」

「你的鬼還多哩。」他想了一下，又望着她：「你咱個笨的，有人一路沒得？」

「我走來的。」

「你走得？」他不相信地問。

「我沒得錢？」

「沒得祇好走路了。」他說，可是他又進一步地問：「從早上到現在都沒有錢？」

「沒有。」

「走到我家去的？」

「嗯」

「你走得？」

她怕他，她知道這裏是他的世界，現在他對自己疑心，於是就脫了鞋子和襪子，「你看我的腳。」

他看她磨紅了的腳跟就點點頭。

「明天，這陣，我等你。」

她放心了，因為他已經相信了她。這時她的肚子裏才感到一陣饑餓，噁噁咕咕地響着。她穿好鞋襪慢慢地走出去。

「吉小姐，」他喊了一聲。

她胆怯地站住了，她以爲他又想起甚麼來爲難自己來。

「你沒有吃飯？」

她回轉身，羞慚地微微一點頭。

「拿去。」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塊錢來。

她不敢拒絕，低着頭接過來，那一塊銀元還是熱的。

「這是你的錢，先拿去吃飯。」

吉蕙感到一陣迷惘，她簡直不懂得他的意思，她臨去時又偷看他一眼。他仍是把一雙眼睛盯住自己。

『今天我過生。』

胡奎五斜倚在牀上，聽着那女人的話，他甚麼也不說，祇是人工地笑了一下。

『你送我點啖子？』緊接着，她輕輕地推着他。

奎五知道這是必然的，因此就收斂了笑回答她說：『你龜子咱個天天過生？』

『我那裏天天過生，今年才生過兩回。』

『我是一年過一回的。』

『頭一個生是陰曆，二個生是陽曆，今天是閏月的生。』

奎五不去回答她，祇把衣服脫開了，『我輸得祇剩一條褲腰帶。』

那女人失望了。

奎五望望她，好像想起甚麼似的，『你跟我到李家去。』

『去做啖？』

『那邊我放得有一口箱子。』

女的高興了，立刻披上衣服，跳下牀來。

奎五在李家的牀下拖出一個生了霉的竹箱來，那箱子不特沒有鎖，連後面的鉄環也沒有了，而且一拉動時地下就落了許多蛀虫灰。

『打開看看吧，看還有味？』

女的已經失望了，可是她聽從他的話，她蹲下去把箱蓋搬開，裏面是幾件生了霉的衣服。

『有了太陽，該晒一下。』她說。

『有錢就做新的，』他說，『沒得錢我就算×了。』

女的提起一件衣服來，他望了一眼，那是一件短棉襖，照現在看來那是太小了。

『這件送給你做鞋。』

『撈×，朽貨！』說着她就想拋開。

『不要，就沒得了。』他一把奪過來。他想起那件衣服來，他已多年沒有穿過。他看見那補上去的口袋，就伸手進去掏，手觸到一件硬東西，掏出一看，才是疊好的一封信。

這個回憶還很清新，好像還是昨天的一般。他把衣服向女的一甩，『要就拿，不要就滾！老子還有事！』

最初他想起吉蕙是聽見他叔叔嬸嬸說的。每當他手上拮据得利害時，他就上何家去找她幫助。第一次他沒見到她，可是得到了資助，後來他就常去，可是他發現了這封信之後，他就另有想法了。

這時恰是他輸得乾乾淨淨祇剩一個人的時候，就去找吉蕙要一筆數目比較大的款子。

可是他走進何家的外客廳，坐在那黑漆貼金的大椅子上，正盤算着怎樣開口時，那古式的巨大的穿衣鏡裏照見了自己。那大的鏡子非常清明，他見到的比真實的自己還更分明。他看着自己的油黑臉上現出不自然的樣子，他看見羞澀的紅潤像晨霧般鼻上雙頰，而且在他的眼前似乎見到十多年前的那個提着白色蒲草書包一搖一搖翩翩地走着的背影。她曾經使自己神往多年，而這時印象尤新，何況又有最近的幾次相見，她每一次都沒有拒絕自己的請求。

他看見一個人影在鏡子裏一晃，他仔細一看，那正是嬌嬌走來的吉蕙。在鏡子裏他已看見自己比原形更清楚了，配着那種不耀眼而又極明朗的光，吉蕙的風姿是無可比

擬的。他已經有三十歲了，他見過若干使自己喜歡的女人，可是十多年前的吉蕙仍在他心目中留着美麗得像玉蘭花一般美麗的模樣，而那影象像一天比一天更培養得豐滿漂亮了。不特在想象中是這樣，就是最近見了她的幾面也是一次比一次使自己神往，尤其是這一次，他竟在回答她的問話時有些訥訥口吃了。

他拿着那三張綠色十元的鈔票出來時，他不特沒有想敲詐她的意思，而且充滿了感激。

但是當他自己一個錢也沒有而負債必得償還時，他又會想起那封信來。

他愛就愛得入骨，他恨也是這樣。在東門一帶，他以一個孩子的年齡起始他的獨立生活，他作過抓手，小偷，也打過槓子，他挨過在回憶中無從計數的打罵，進過拘留所，懲戒場，作過苦工，得過重病，但是那些都如煙如夢地過去了。他祇有現在的笑，忘記了過去的哭，他明知要遭遇到惡運，可是他爲了朋友，爲了爭一口氣，爲了顯顯本領之異於別人他總自負地笑着，『下油鍋，上刀山老子們也要去！』他不特說了，他更作了！因此在東區一帶，胡奎五的名字就和他的身體一樣加快地成熟和發育起來，他的身體雖然高壯，可是比起他的名來又瞠乎其後了。可是他不喜歡——也可以說那就是恨，一條狗擋住他的路，一坑水弄濕了他的腳，或是一個人同他撒氣，作對，尤其是當面讓

他難堪。

他每次去找吉蕙實在目的并不能解成完全爲了借錢，因爲在找着吉蕙之前他照樣有法度過那十多年的困難歲月。正如他自己所說：『天生一人必有用，我是餓不死的！』吉蕙的影子老在他眼前幌，然而那并不能使他滿足，他要看見真正的吉蕙。

他從來不曾想到吉蕙會對自己那樣，自己看見她走近就站起來迎接她，而她却那麼不客氣地對付自己，怒氣在他身上生發，全身都緊繃繃地，他覺得那怒火要使自己爆裂，他木然了一小會就在門外的街上追上她。

他拿了她的錢，可是他沒有平下氣來。他要她伏伏貼貼地屈服，那樣他才會恢復自己平常情緒的。十多年來的經驗，使他有絕對的把握。

吉蕙出他意料之外找來了，他非常疑心。等到他證明了他的來蹤和心意以後，他的氣就消了些，但是等她要走時他又疑心她一個錢沒有是假的。『她穿着皮鞋，她可以一個錢沒有走這麼遠？』

可是吉蕙是伏伏貼貼的了，等他看了她紅得快破皮的腳跟時，他不特完全相信她的話而且有一絲絲憐惜她了。正當這時他又聽見自己早年所熟悉的飢餓的聲音，於是他就掏出一塊從她那裏得來的銀元還給她。

的。

吉蕙感到一陣迷惘的時候，他仍出神地望着她，而他也同吉蕙一樣感到一陣迷惘。

吉蕙雇了一部人力車跑回家裏，把吃麵剩下的錢全給了車夫，就向門裏走。

「處長回來沒有？」

看門回答：「沒有，今天還早啦。」

吉蕙先到了何太太房裏，何太太正打着牌。她就喊了一聲，「媽，我回來了。」

小蕙正從後屋轉出來，看見吉蕙就擠了眼睛，那是故意在祖母面前作出來向母親示威的，因為吉蕙不贊成她進西山中學而祖母同父親都同意了。吉蕙本來就很累，心緒也非常的壞，回到家又遇見小蕙給她這麼一來，她的心就像被磨子磨一般痛苦得說不出來。

「你臉色不好。」有一個親戚發現了她的臉色，就說。

何太太關心地望過來，覺得媳婦的臉正像剛才她摸到手上的白板一樣。「你咱個的

「不曉得。」

「你要下細些啊——你有好處的人。」她打出了白板。

「媽，我先回到後頭去了。」

「你忌一下油，海參燉鴨子不要吃了。叫他們拿豆腐皮蒸麻油，這個是滑腸的。」

何太太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她。

吉蕙回到屋裏就蒙頭睡下，眼淚把一塊被子都打濕了。

她聽見潔羣回來，她聽見他輕輕在問：

「蕙，我知道你晚上會回來的。」

她想猛然坐起來罵他一頓，或者給他重重的幾拳頭。她從那聲音裏聽出，那是在譏諷，那是在辱罵，那是在報復，那是在洩憤。她想譏諷，想辱罵，想報復，也想洩憤，可是她忍下了，她把譏諷，辱罵，報復，憤怒全都咽下喉嚨，咽進肺裏。她的口腔乾燥，她的胸膛要裂開，可是她裝着熟睡了，動也不動。

「蕙，你磨牙齒，你睡眠不好。」

她很很地咬着牙。

她聽見那滴達的鐘聲中間着的一點，兩點。她聽見四點以後的兩打芭蕉，在天亮前

那雨瘋狂地射擊着屋頂了。

她盤算着怎麼樣籌得那一筆錢？怎樣藉故出去？出去的理由非常簡單，可是如果雨不停止又將怎樣措辭？

吉蕙從來不曾覺到自己是孤單的，可是現在她在家裏是獨自一人了。她可以向人借出一小部分錢，可是離那個數目還遠得很。就以何潔羣的正式月薪來說，那也得是三個月的總和了。像潔羣那樣的收入在全城中是沒有幾個的。

潔羣還沒有醒，她就懶洋洋地離開牀。她獨自坐在妝台前看鏡子，一夜之間自己憔悴了許多，她把頭向下略低就看出下眼泡的浮腫和發黑色了。

何潔羣起來，她看也不看他。

「蕙，你好啦？」

她一貫認為那不是真正的關切地在問自己，因此她反把頭扭開了。

潔羣不說甚麼，自己下樓去了。

吉蕙輕鬆了些，她打開了窗子，窗玻璃上水痕尤新，外面的雨正密密濛濛的像霧，像煙似的飛下來。

下了一夜的雨，可是屋子裏的吉蕙仍然感到悶熱。她解開了衣領，她對着灰色的濕

空悵望着。

『找醫生？』她想，『不對，有熟醫生，無論中醫，西醫都可以請來。』

『有人請客，』她想：『有同學約吃飯，』她點點頭，就這樣決定了。

至於錢，她是沒有辦法了。她打開櫃子找出一付金圈子來，戴在膀子上，一股冷颼颼的感覺使她四肢的骨節都微微地發酸了。她披上了幾乎沒有用過的雨披，走到前邊去把出門的意思對何太太說了。

何太太正在看大字的紅樓夢，聽了她的話就掩上書，『你好了麼？』

『好些了。』

『我看找個醫生吃付藥，你不比平常。』她望着她的肚子。

她不好意思地一笑，算是答覆了她的問題。『我跟人約好給人餞行的。』

『小心些，你的身體原來就單薄。』

『知道，媽。』

『打電話去把車子喊回來。』

『她們要笑我的，坐汽車。』

『就喊街車吧，喊來再走。』

吉蕙的車子走到中途，她就在一條人少的街上下來了。她步行了一段才另外換了一輛車來到東城牆街口。

那茶館同昨天不同，這時冷清清地顯得空曠，茶客一個也沒有，那茶房靠着壁頭在打瞌睡。

「嗨！請問！」她喊了一聲。

茶房有興緻地張開眼睛來，「你找胡奎五哥？」

她點點頭。

「他沒有來。」

「他在那裏，你曉不曉得？」

「有人說他在口子上賭紅寶。」

「請你跑一趟，幫我喊一聲。」

茶房望望空着的桌椅，「我抽不出空，我們這裏繁得很。」

吉蕙也就不再勉強他，就問：「口子那邊？」

「還是茶館頭，不是左邊，就是右邊，橫順祇得兩家茶館。」

吉蕙在街沿上走着，因為街中間已是濫泥坑了。迎面有時也遇見人過來，那些人都

投以奇異的眼光。她在泥滑的路上走，屋檐上的水大滴地落到她身上來。

她在第一家茶館裏看見一大堆人，她就在剛進門時候停了腳，這時早有人看見她就通知了正賭着的胡奎五。

胡奎五早上醒得已是很晚，他一直在出門之前，不知道天下過大雨的。昨天所約的事，在他是不一定是要成爲事實的，因此有人拉他賭錢時他就答應了。他正有昨天得來豐富的錢財，於是他的聲勢就一直很盛。這時他的面前約草堆積五百元了。

吉蕙的要來早就被他忘記，這時有人輕輕在耳邊告訴他，『昨天那女的……』他就往門外那邊看，擋着他視綫的人，就自動地讓出一條空處來。

『找我？』他問。

吉蕙祇無力地點點頭。

奎五是赤着上身的，就把旁邊的汗衣拉過來，把錢一齊包裹了。『我等下來。』他沒有想到，他也忘記了她要來，因此這時候他到覺得她重信用了。

『我們細談？』

『好。』

『昨天那個地方去，』他仍是向前走着，看也不看吉蕙一眼。

『你慢一點。』

他回過頭來，吉蕙正仔細地一步步地在泥淋的路上移動脚步。

『你好慢。』

『我的脚痛。』

他因這個回答想起昨天的情形來了，於是就說：『你們是信實穿皮鞋。』

吉蕙默默無言地跟她轉進小巷子，巷子裏仍有一隻狗在尋找食物，可是它看見胡奎五來了，就可憐地望了他們一眼走開了。

走到那矮屋的門口，一個五十多的老太婆向他揮揮手。

『不行？』

『有人。』

胡奎五就對她說：『走，格外走一家去。』

那老太婆好意地提醒他：『隔壁羅家去吧。』

他點點頭，就向吉蕙說：『來！』

羅家的屋子並不比昨天去過的地方好，那也是在蜘蛛網密佈下的一間有帳子的床而已。床的本身當着一面壁頭，別人的一張牀背又作了一面壁，左邊則是薄木板釘起的，

第四面牆則居然裝了一扇簡單的門。

胡奎五對她的到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瞠着小眼睛，望着她。

『落雨，你都來了。』

『我怕你不相信我。』

『拿來了麼？』

『……………』她求恕似的看看他，擡起袖子取下那兩隻金圈來。『我先給你這個，現錢我沒有。』說完，她不敢再看他，祇把頭低着，像一個受審的囚犯。

奎五把玩着那兩隻金圈，他想了一下，才說：『拿去！』

『你……………』

『我不要黃貨。』

『我沒有現錢。』

『你害我。我分不出真的假的。』

『有牌號，假不了的。』

『我去換就要出毛病，我是有案的人，一下就進班房去了。』

『我不會……………』

『我不要！』他大聲地喊着，眉毛被怒氣激得向外揚了。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賭咒！』吉薰的眼淚在眼睛裏轉。

『你是真的。』

『哄你，天誅地滅！』她發着誓。

他相信誓言，他的眉毛復了原，把金圈子放在衣捲裏，然後指着牀要她坐下來，她在他心目中恢復了好印象，在眼前的更是一個伏貼溫馴的女人。而且她勸他不要賭的話又在耳邊響……

外面下着雨，天底下的熱悶都被逼到這小天地中來了似的，他赤着上身仍是全身沁着汗。

『你不熱？』

他的話提醒了她，雨衣是不透氣的，她又發過急，又走了一段路，皮膚和肉衣之間已經糊上一層黏黏的汗了。『嗯，熱。』

『衣服脫了吧。』

她望望他，他好像祇會呆呆地望自己似的。她把雨衣脫了。

他把頭左右偏偏，戳戳她的衣領，『這麼扣着不難過？』

「還好。」她撫摩着頸子。

「一定不舒服。」他仍偏着頭望着衣領。「是我，就不扣，多受罪。」她解開了領扣。

他的口角上笑了一下，好像對這措施是滿意的。

「我先給你這個。」

「好。」

「我慢慢的給你那些錢。」

「好。」

「信呢？」

「我會給你。」

「我守信用，你也要守。」她不相信地說。

「狗×的才不守信用，我×他祖宗！」

這粗野下流的話使吉蕙通紅了臉，可是胡奎五一點也不覺得。他把這樣的話說得很自然，就像說我或是你一樣。

「你不能給別個看。」

『那個敢？』

『我怕你不小心，落到壞人手上。』她解釋着。

『客不離貨，貨不離客。老子掉不了的。』

她看出他的豪爽，這不是何潔羣身上所有的，她覺得他像一個男人，不管是動作，是言語，是魄力，是說一是一的信守。

『我走了。』

『好。』他在牀上躺下來。打開上衣，傾出一包錢來，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屋子裏也有一兩處地方漏了。

吉蕙在門邊遲疑了一下，正當那時奎五向那兒望了一下。『雨落得好大啊！』

『雨落得大得很。』

『不好走，就等一下走。』

『好。』她也學着他的爽快勁，回答了。

吉蕙的聲音很低，他並沒有聽清楚，那是怎麼樣一個字，可是他却聽見那麼一聲應聲，可以解成是，也可以解成敷衍他的一聲相反的，可是不太硬性的「不」。

吉蕙的天地是很小的，她在門邊站了很久，而外面的雨越來越大了。她不願往右邊

望去，那是短短的一條過道，一間靠一間都是這樣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小鴿棚了，向左望那是外面；漫漫無止的雨，粗粗的兩腳有勁地射擊着地面，土地上都打起小小的孔了。

天空沉悶着，一點晴朗的希望也沒有。

房間裏她以爲是空的，事實上這時她才知道都有人，而且不祇每間祇是一兩個人，這是從聲音上可以分辨出來的。

而且她聽見一種聲音，那是使她心動而又羞紅了臉的。她知道那是一種慾望，也是一種本能，可是像在這樣壁薄如紙而比紙還多了縫隙的地方，她以爲即使是本能，是不能剋制的慾望也應該勉強壓制住：：：。

胡奎五仰天躺着，他興奮地睡不着，有兩個影象在他眼前，一個十幾年前的吉蕙，一個是眼前的吉蕙，當那兩個影象合而爲一的時候，他就故意問：

『還在落？』

『嗯。大得很。』她本來知道雨下的很大，可是他問她時，她是又看了天一眼才回答的。

『累了就坐過來。』他拍着牀邊說。

她的痛脚早就站酸了，可是那屋子除了牀而外就祇有個三條腿的高凳，而且那上面是骯髒的，她早就看見這個，可是她不願坐在那上面，這時她聽了他的話，就移過來在牀邊坐下。

奎五仍是仰躺在牀上望着那像天花板一般的蜘蛛網，那上面像夏天荷葉上的水珠一般附黏了幾滴雨珠晶亮地搖搖欲墮。這樣晶瑩的珠子他好像在那裏見過，就好像在最近，在最親近的地方見過，可是他用力地縲着額頭也想不出來。

吉蕙在牀邊坐下來，那輕輕地一動就給他把思路打開了。『昨天：：：在她的眼睛裏：：：』他想着，他的手觸到吉蕙的衣服，那是一件薄的絲料子，因此他感到無比的滑膩。

在吉蕙也感覺到那個剛強的鐵一般的男人，現在溫馴了，像一支懶鵝那樣伏着，可是又那麼純潔愚蠢得可愛。

『坐過來！』他突然命令她，那聲音是使吉蕙害怕的，因此她就照着他的意思辦了。

雷轟轟地震着，而且夾着極尖銳可怕的聲音，屋子裏已經進了水，在白天有時就在水面上滾過綠色的電光。她不敢再把脚放在地上，因此他也幾乎是斜躺在牀上了。

他看見過許多個衝動了的女人，而現在他以為又有了一個，於是他身上燒熱了似的，伸出那有力的膀子攔腰一把把吉蕙摟了過來。

：：：：：：：：：：：：：：：：：：：。

：：：：：：：。

：：：：：：：：：：：：：：。

雨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瘋狂了，正好像衝動一般是不能長久的，吉蕙沒有說話，她默默地走出那間房子，她既不快樂也無悲哀，她祇木然地走着，她不特不去看地下積蓄着的一坑坑的水，也忘記了腳跟的腫痛。

胡奎五站在門邊，他好像作了個滿意的夢，可是夢醒之後又有些悵然了。在他也有那樣的心情；既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他目送她走遠了，在細雨的飛煙中消隱了她的灰色底戴着尖帽底影子。

街上靜寂無人，他悵望了一陣，突然被甚麼猛擊了一記似的，想起一件事來，他從牀上抱起那件上衣，也不顧水深路滑直向吉蕙走去的方向跑去。

吉蕙獨自走着，她忘記了世界，忘記了自己，祇不自主地昂首平視向前：：：一直是奎五跑着追上了她時，她才在土地祠，倚着那株樹子站住了。她停下來的原因是以爲

後面有車或是別的東西衝過來了，這時她是一點力氣也沒有，因此她要倚着樹子避過一下，要不然她被外來的力量打倒以後，短時間她是起不來的。可是當她看見來人是奎五以後，她突然勇猛起來，她疲乏的聲音裏帶着剛強，她的雙手緊捏着拳頭，她的肩聳起了，背彎曲了。她像一隻受了驚嚇的動物一樣，她緊縮全身準備和敵人搏鬥，對方的力量超越自己許多，她是沒有去考慮的。她的眼裏燃着火，憤怒燒啞了她的聲音：『你還要做啖子？』

奎五第一次看見她眼裏含着的不是淚而是火焰，那顏色正像剛才他看見雷劈在水濕的地面上的綠色火焰一樣。

『我要給你——一樣東西。』

她知道他沒有惡意，雖然他的頭髮打濕了，衣服也沒穿，形狀很難看，但是她分辨得出來他的聲音，那是溫和的，好像在給自己解釋甚麼一樣。

他打開衣服，那些散錢和兩隻金圈子都落到地上了，可是他看也沒去看它們，他在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他緩過一口氣似的：『還你。』

吉蕙接過來，她看了看就隨手扯成若干碎片，放到口裏咬着，她用力磨着，咬着，好像要把兩天來的痛苦，凌辱都咬碎，都磨完一般。

『這對了。』他和平地微笑，胸前的肌肉悠然地一起一伏的動着。

吉蕙吞不下那些紙渣，她幾乎要嘔出來，她又不願吐。路上去，因此她把來吐在手上。就在這時候，她眼裏看見掉在泥淋的地上底鈔票，銀元，銅元和別的東西，特別是那兩隻黃澄澄的金鐲子。『檢你的東西。』她有一點關心似的說，說完就走了。

他看着她拐了彎，才彎她身子去拾地上的東西，把來重新裹到衣服裏。

小蕙進了西山中學，她也再沒有提出相反的意見了。祇是到了晚上，她總有一次想起她來。

幼年時候她曾經有過些想法，比方她離開了學校回家，學校裏就少了她了，少了她學校是不是同她白天在校時完全一樣呢？諸如此類的神奇的想法在幼年和少年時代是很多的，但是十幾年來她不會有過這樣幼稚的想法了，然而每天黃昏寂寞的時候她總會想起她的女兒來。這時她在想自己？她在洗腳？她在演數學題？她在看小說？或者，有時她竟會想到她在哭，她病了。每當這樣的時候，她的心就緊緊地作痛起來，於是她就會埋怨，『甚麼鬼洋學堂呀？星期六星期都不准回來！』接着她就會輕輕地，自言自語地咒罵一連串的買辦！洋奴！走狗！

這樣寂寞的時候在她是很多的，她最怕想起的就是過往的那場惡夢。每當她爲那事情追悔，痛苦，煩惱的時候她就去翻胡適文存。

這部書是她結婚後八個月買的，那裏面有些文章她不能全了解，正因不能全了解，她對作者是更加崇拜了。雖然何潔羣處處表示他同胡適是差不多的人物，然而她總不大相信，何潔羣並沒有著書立說而胡適是有四本文存的。

使她得到安慰的是「論女子爲強暴所污」那一篇，她已經記熟了那是在第四本的九十頁上，她一下就翻到了。她早就背熟了那篇文章，可是她仍願再一次的讀牠：

一個女子被人所污，不是她自願的，這女子是不是應當自殺？

若這樣的女子不自殺，她的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她的人格尊嚴是不是被滅殺？

她應當受人輕看不？

一個男子若娶一個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滅殺？應否受輕視？

胡適的回答是：

女子爲強暴所污，不必自殺。

他的理由是：

我們男子夜行，遇着強盜，他用手槍指着你，叫你把銀錢戒指拿下來送給他。你手無寸鐵，祇好依着他吩咐。這算不得懦弱。女子被污，平心想來，與此無異，都是一種「害之中取小」。不過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謬

說。

這個失身的女子的貞操並沒有損失。

平心而論，他損失了甚麼？不過是生理上，肢體上一點變態罷了！正如我們無意中砍傷了一隻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車碰傷了一根骨頭。社會上的人應該憐惜她，不應該輕視她。

娶一個被污了的女子，與娶一個處女究竟有甚麼分別？

若有人敢打破這種處女迷信，我們應該尊敬他。

吉蕙每一次讀完這一段，都要稱讚胡適一次，這篇文章是寫來答覆蕭宜森底回信，可是不啻是在答覆吉蕙，也在答覆許許多多無助而又遭到污辱的女人。她以為這不是答覆，這是安慰，這是向古老的保守者，衛道者說明了事理而使對方無從反駁。

除了胡奎五，沒有另一個人知道那暴雨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她却永遠會想到那件事，而且記憶得那麼清楚，他曾經解釋，那是對何潔羣的報復，然而在她却是內疚。她不能告訴何潔羣，但是她願潔羣能在一個機會裏讓她親耳聽見同意胡適的意見。在這一次的翻閱胡適文存時，她又看了就在那篇「論女子為強暴所污」前一頁的「論操問題」。這篇文章是比她讀熟的一篇更費解的，它上下古今的引經據典，可是看了之後，

她有些迷糊，於是她停下來，她以爲自己太疲乏了。她把那打開的書放在枕頭邊。『這樣』，她想：『他回來就可以看見。』她這樣想是有理由的，他會看到本翻開的書，而且會關心地看那翻開的篇頁，他會說出他的意見，他曾經若干次表明他是個新人物，他之所以同那些衛道的與封建的人往還祇是爲了要影響他們，使他們變得比較的好。他常說：『我是橋樑？』在他自己的屋子裏，沒有第三個人，他一定會同意胡適底意見的。如果他親口說出那樣的意見，她就可以安心，不再那樣的苦惱自己了。

她這樣一想，多日以來的煩悶就不見了，她的身子頓時輕起來。她走到樓下去，看那金黃和紫紅的盛開底菊花。她指揮園丁，剪去枯了的枝葉和一部份沒用的葉子。她在外形上於以整理，另一面是使花的營養集中開得更茂盛。

何家裏缺的是人丁，所以那廣大的宅子裏的人反而是樓台亭閣山石樹木虫鳥魚水的點綴。她放眼一看，除了園丁和自己，這廣大的地面上就沒人跡了。她走到池邊，聽見叮咚的魚跳，頭上飛過鳥兒，它們簡直不怕人，鼓翼的聲音清楚地送進她底耳朵。這時她在那池邊站住，聽那水源汨汨地響着，但是就在這時候，她聽見一種細微而和平的聲音，她用手輕輕壓在腹上，那是胎兒的鼓動，她滿意地笑了，她笑得正像這時突雲而出的秋陽，明朗而無力。

果然不出她所料，潔羣看見那枕邊的書了，那時他臉上的微笑，爲那淺藍色罩子裏的和諧底燈光映着更顯溫靜，他看了一下，就仍放回原處了。

吉蕙見他不說話立刻就用話去挑他：『這篇文章很好。』

他淡淡地回答：『還不是一貫的老調，標新立異。』

『文章很短。』她說，『你看一遍好不好？』

在那聲音裏蘊蓄着使潔羣不能抗拒的情感，於是他就坐在床邊坐下來。『我的睡衣。

』他吩咐了一聲吉蕙就起始看那文章。

吉蕙取來睡衣，可是把來搭在手上，站在旁邊，安靜地望着他。她看見他的嘴唇輕輕地動着，她知道他正把胡適的字一個一個地吞下去。他依從了她的心意，她高興地看着他。一直等他的嘴唇不動了。眼睛從書上移開她就急忙地問：

『怎樣？』

『妖言。』他扔下那本書。

『你不同意？』

『幸災樂禍的說法。』他從吉蕙手上接過睡衣，準備睡覺了。

此
页
空
白

這一個印象給吉蕙太深了，使她的身體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她曾經想到過，纏繞在自己身上的各種病症都來到身上。夜裏她有夢，那些夢不一定是惡夢，也有許多的亂夢。她驅逐那些夢，可是又不可能，而且有些亂夢到了某一進度時，她明明知道一張眼就可把它趕走了，但是在那時的幻境她是願意多閉一下眼睛的。

一直到了她痛苦地臨產之前，她才比較安定下來。

她最近的健康情形，除了她自己知道而外，何太太也知道，但是何太太的解釋以爲祇是生理上的，是何潔羣更不注意這件事，他的興趣是在他的官途上，他以爲他正在青雲得意之中，他在家庭裏，在親戚裏，在本地，他都是最得意的人物，生下來，家庭就替他安排了平順通達的大路，他並沒有一步步地走，而好像用了最好的機器腳踏車往前急快地去了，他以爲像自己這樣的優秀份子不久一定可以作省長公署的祕書長，實在的，在他看來劉祕書長的才能是在自己之下，取而代之是非常容易的。他真正的目的，

是一次在談話裏向吉蕙露出過的：

『我同你說過，我想作外交官。不過，我不願作大國的使節。』

『作小國的？』她不解地問。

『小國才好啦。大國的公使要負責，小國的，舒服極了，歐洲的交通方便，我可以常常住在倫敦，巴黎，柏林這些大地方，有事我飛回去就行了。』

『每天總有公事的……』

『那，還不是簽簽護照——』他一笑，『交給館員就行了。』

『那真好。』她說。

『不過，這陣我還不想。』他得意地一笑：『如果省裏待不下去，我祇要打個電報出去就成了，南京方面我的同學不少。』

吉蕙相信他的話的，她知道他們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兄弟會，會員全是留歐和留美的，最初，那團體是以留美的爲基本會員，後來看見希特拉在德國上台，派了個特使到德國去以後，他們才大量的吸收大陸上的留學生，很顯然，中國也許要走德日路線了。何潔羣就是本省兄弟會的負責人。

『假設我要出去——』他自滿地一笑：『隨員，祕書都可以不要，廚子一定要一個

吉蕙心裏掃過一絲絲不快意，但是也只是利時之間的事而已，因為近來她已經覺到潔羣對自己的愛是由自私上出發的。他要她的美貌。年青，交際，知識，而這些都是以何潔羣夫人爲名姓而出現的。婚後他曾提起過作外交官，他們一塊出去，現在他提到了廚子，可是竟沒有提到自己。但是不快意只是利那之間的，因為她十幾年來已經見慣了，何潔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等到她臨產之前，她的精神才集中在將產的胎兒身上，不快意的想法才暫時沒有了。

吉蕙的生產不很順利，何潔羣當時不在家裏，用的雖然是事先接洽好的產科醫生，然而另一面是何太太用的舊方法，那舊方法是屬於迷信的，燒了紙傘，又向天空放過好幾槍，經過二十五個鐘頭以後孩子生下來了。

吉蕙疲乏地躺在牀上，她一度感到死的可怕，但是現在在疲乏中她感到生之可貴和可愛了。

她失了血，臉上是蒼白的，可是當女醫生向她說出『恭喜少奶奶，是個男娃娃哩。』她的緊閉底唇張開了，無光的白牙裂開來，肌肉緊縮了，她疲乏地微笑着。

『男娃娃？』她無力地問，她已經聽見了，可是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又這樣問了一次。

孩子早就啼哭了，可是那不是使人悲傷的，全宅子都爲這啼哭高興着。

何太太親自走到門房，要人去通知何潔羣，不管他在那裏都要把他找回來——即使是在省長那裏商量重要事情，也至少要告訴他少奶奶新添了個少爺。

這個孩子比小蕙後生了十幾年，在這些年辰中，何太太幾乎沒有一天放棄過要一個孫兒的想法，到了吉蕙有孕之後，她更是天天的想盡方法，希望她生一個男小孩。現在，正式達到目的了。一直到了她從門房回頭時，才想吩咐用人點香臘敬祖先。

吉蕙自己也是這樣，她一心一意的照着醫生的方法撫育小羣，這個名字是早就取好的，那時還在小蕙將生之前的。

『如果是一個兒子，就用我的名字，』潔羣說：『如果是個女兒，就用你的名字，爲了有別於父母，前面加個小字。』

第一次的生產用了小蕙，幸而這一次不再是女兒，當然就用了小羣這個名字了。

她每天爲兒子忙着，雖然有的是用人，可是許多事她自己動手，尤其是擠水菓水，調含鈣的奶粉……。

從前她常常會想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現在再也不來到她的腦子裏，也不再來到她的夢中。

滿月酒那一天客人非常多，因此吉蕙也比較忙亂，下午三點鐘她就躲回她屋子裏想看看小羣，可是小羣却睡了。她本來想午睡一下，可是又恐怕客人跑到這間屋子裏，因此她坐在床邊，想閉一下眼睛。床上放着早上送來的報，因為忙，簡直還沒有人看過。吉蕙就拿起報來，想找一點消遺的文章看。可是她的眼睛一下就接觸到粗黑的大字，日軍進攻古北口。她不喜歡看這些，於是她翻出第四版來找社會新聞了。

著名流氓胡奎五被捕。

這個消息使她怔住了，這個名字這個人又撞進她的腦子中了。

新聞紀載胡奎五怎樣爲非作歹，怎樣的販賣人口，怎樣的打傷人，搶劫東西，終於在前天夜裏被捕，而且把罪行直供不諱了。

『胡奎五！』『胡奎五！』她念着這個名字。

『胡奎五！』『胡奎五！』她念着這個名字，也想着這個人

此
页
空
白

雪花飄了三天了，人們都非常奇怪，因為在這個城市裏歷來是少見冰雪的，縱然三五年見一次雪，那也無非是在空中少微飛一下，落地就變成水了。何家的院子裏除了掃開的路而外原是鋪了一層白色的雪花的，可是這時却被孩子們踐踏得祇剩下雪的殘跡了。

走廊上懸了深紅色的彩，宮燈和琉璃燈也暗淡地點着了。從客廳裏的大玻璃鐘上看這時才三點一刻，可是從天色看是已近黃昏了。客廳和別的房子一樣坐滿了客人，他們賭着，喊着，要不是就是閑談吃瓜子，各個屋子裏燒着旺盛的火盆，上面沸騰着一壺開水。那蒸氣煙霧和人氣使屋子既溫暖又昏沉。堂屋裏電燈之外又呼呼地燃着一盞煤氣燈，神龕上金字牌匾閃耀着光，新擦亮過的錫祭器像銀造的一樣。每一張棹椅都加了紅緞繡金的幃帳，地下鋪上逢年過節才用的紅絨毯子。堂屋的壁上掛了許許多多的紅緞金字底下聯，因為地方不夠，上聯除了幾個有名人物的面外一律沒掛。神龕上點着巨

龍鳳花燭，兩道濃濃的黑煙帶着油膩味和腥味直燻着大樑上的兩條黑沉沉而略現金鱗的盤龍。

何太太是最喜歡打麻將的，但是今天却沒坐上桌子。她冒着雪，從老房子到新房子，又從新房子跑到老房子，一間一間房子走。她希望人給她道喜接着自己才好又謙又自喜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客人們帶來的孩子凡是能走的，都散到園子和院子裏了，因此積雪幾乎看不見了。有些孩子是根本沒看過雪的，他們祇從國語書上讀到過。

吉蓉一個人在客廳角落裏，沒有人認得他，他也不願去同人說話，好在角落裏有一個留聲機，他就不停地在那裏搖着，換着片子。吉蕙也知道他的脾氣，一共來看過他三次，那都是短短的剎那便又匆匆地去了。

穿梭在衆人之間是茶炊和送點心的人。因為他們的來往頻繁，更增加了這一天的熱鬧。

雪花沒有停止，除了賭着的男客而外大多數的人都在天井邊或是簷下站着了。天井中是十二張大桌子連到一起，上邊鋪了紅色的氍毹，其上擺着各種各樣的日常用品。

堂屋裏有人敲着磬，何太太親自抱着孫兒向祖先行過禮，這才走出來。

何小羣頭上戴着出風紅風帽，前邊釘着黃金十八羅漢，身上披着紅緞小斗篷，他的眼睛惶惑地四面望，因為他三百多天的生命裏這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人。

潔羣吉蕙緊緊隨在何太太身後走到桌邊來。

何太太把小羣坐在桌上，讓他隨意去取桌上的東西。

『抓吧！抓吧！』何太太輕輕喊着。

可是小羣坐在桌子上，身子向祖母懷裏傾過來。

吉蕙走近他，輕輕喊：『不要怕！不要怕！』

小羣終於在挨近自己腳邊取起一把小刀。

『要當司令官！』有人說。

『當軍長啊！』有人改正前一個人的話說。

接着他又抓了兩件東西，那也都是可以解釋成好兆頭的。鞭炮在宅門外不住地響，漫漫上昇的黑煙被灰暗低沉的黑雲壓住了，因此漫向宅子裏來。那煙硝氣送進吉蕙的鼻子，她輕輕地咳了一聲。

潔羣跑開了，何太太想把小羣遞給吉蕙，不知怎麼一轉念，她又抱着他走了，而那孩子是被祖母疼愛慣了，看也不看吉蕙一眼就伏在她肩膀上走了。

用人和茶炊像螞蟻搬家似的用條盤托着第二次點心往各房送。吉蕙一個人像一根石頭柱子似的站在人流之中。

中門原是開着的，外面聚集了許許多多看熱鬧的人，這些人看完「抓週」的熱鬧，就有些散開了。就在這時外面走進三個人來，後邊一個是看門頭，他提着被蓋捲和箱子。

吉蕙原是木立在那裏的，她最初是不解何太太爲甚麼要抱着小羣走，何潔羣爲甚麼等「抓週」的儀式一過就往別處走？他是最講外國規矩的，尤其是在人衆面前，可是他竟跑開了，沒有一句話跑開了。何太太從小羣生下來以後就把他親自帶着，連奶媽也放在她房裏。接着她就想到胡奎五事件，她以爲那些「爲甚麼」都應從這上面解釋。接着她就木然地不動了。

地的眼前一亮，一個剛結婚時的自己從中門走進來！

「她嗎？」她的眉毛縐起，她在苦苦地思索那真會。她？爲甚麼那樣的發育了？

「媽媽！」那個年青女人跑近了，摟着她，在她的臉上狂熱地吻了一下，

她推開她，她意識裏早已經知道那是寒假回來的小蕙了，可是她怎麼能在人衆之間同自己接吻。她感到前此未有的羞慚，她恨不得重重地打小蕙一耳光，然而她沒有力

氣。

『媽媽。』她喊了第二聲。『我給你紹介，這是我的同班……』小蕙說的是一個名字，可是她沒有聽清楚。

那個男孩子向她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並且伸出右手來給她握。

吉蕙的全身發着熱，她覺得那年青人的動作是充滿了虛假的。但是他是在給她行禮，她也祇好把頭點點。可是却沒有把手伸給他。

『我帶你看我爸爸去。』她伸出手來拉着他，往客廳裏去了。

『小蕙！』她發啞的聲音把她追回來，『先看婆婆。』

『嗯。』她應了一聲，轉過身走向上房去了。

這不像小蕙了，簡直像自己。她長胖了，而且頭髮也像自己一樣的做出了花式，她的胸部發育得像自己的一樣，同一個少女所應有的已有了分別。她既然這麼想，於是那些奇怪的想法，就像水浪一般，一個接着一個來了！

她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坐一坐，於是就向後邊自己房間走去。在樓梯下剛剛看見小蕙找到潔羣，同剛才見到自己一樣，熱烈地擁抱着她父親接吻，而潔羣也那麼毫無羞恥地抱着她。

「潔羣！潔羣！」她的聲音幾乎沒有了，可是她自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喊出來。

潔羣聽見了，他的手並沒有鬆開，祇是把頭側過來，他的聲音快樂得發抖：「小蕙回來了！」

「不要臉！不要臉！」她罵着，不再理會他們，向樓上走去。她眼前發黑，耳朵邊噙噙地叫……。

……。

……。

她醒過來，屋子裏是黑沉沉的，一個人也沒有。她想，客人多，用人都分配到下面去了，樓上自然不會有人。可是爲甚麼連燈也不來給她打開，爲甚麼連水也不給她預備一杯？她越想就越生氣。『好！他們故意這樣對付我！』她流淚，她牙縫裏輕輕地吐出這越麼一句話來。一家人對自己不好，不要緊，但是連自己生的小孩也不肯讓他跟着自己。自然小羣才一歲，也不懂得這些，但是連小蕙也故意要把她送進那麼一個男女同學的學校去，這唯一的理由除了使小蕙和自己隔絕還有甚麼第二個理由呢？現在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可是報應也就來了，而且她認爲這報應是來得太快的。小蕙被訓練成這個

樣子，她沒有見過處女發育得這麼豐滿，而且還把男朋友帶到自己的眼前。同人在大庭廣衆之間擁抱，接吻……潔羣居然也肯那樣。『他是要氣我！』

潔羣三更後才回到屋裏，他很疲乏。

『我問你！』她氣沖沖地問。

『甚麼？』他走過來。

『你跟小蕙幹些甚麼？』

潔羣不懂得她的意思在那裏，所以祇默默地解着鞋帶，沒有回答。

『你跟她Kiss！』

潔羣放聲地笑了。『爸爸跟女兒不能麼？那個說的？』

『不能！』她負氣地說。

『Kiss的種類很多呀，親親，父母子女是吻臉上或是額上，外交禮節，男人要吻高貴的太太小姐的手，唯有夫妻或是情人才是吻嘴的。』他說完，就換好睡衣上牀去了，再也不說一句話。

這是非常痛苦的一個夜晚，她睡不着，可是她下午跌昏過一次，她更需要睡。她想到潔羣的冷漠無情，她想到同是輩過去，那一次他們是多麼熱誠和關切地照着自己。

她聽着鐘一秒一秒地過着，她聽着更一次一次地敲過去。她展轉在牀上，她恨他們，她恨虛假的何潔羣。他使女兒變成劉祕書長的姨太太式的人物，對何家的人，他們就那麼好，爲了肚子裏有了何家的人他們就對自己好，而現在情景完全兩樣了！

昨天她特別出門去給小羣買玩具。她正從一家公司出來時，後面突然有個聲音把她喊住了。

那是胡奎五。

她呆了一下。『你出來了？』

『我們是常常進去，又常常出來的。』

『現在你說好了罷？』

『好不了的，生就的天性。』

『你還住那裏？』

『沒得別處走的。』

她想到這個強壯，直爽，任性的人，於是她有了另外一個意思。

隨着第二天曙色的來臨她就決定了這件事情。

早飯後，雨仍沒有停止。她選了一個最大的手提包，把手飾，珠寶和胡適文存，還

有昨天她經手收的送小孩週歲的現錢一齊裝進去，她在門邊還想了想要帶甚麼東西，她終於想起了腳上的皮鞋，她換上了一雙繡花鞋，外邊加了套鞋，穿上海虎絨大衣，這才下樓向大門而去。

看門頭看着她出來。就問：「喊車不？」

她搖搖頭，看也不看他，大踏步走了。

此
页
空
白

二十五

東城牆街她是來過兩次的，但是兩次都不如這一次的早，她沒想到早上在這條街上是這麼靜的。她在那茶館門邊站住了。可是那門板還沒打開，因此她就用力敲着。

「×媽，打你媽個×！」這是在她敲打一會之後，裏邊才傳出來的精神不飽滿的聲音。

「胡五哥在不在？」她大聲地問。

「挨×！」那聲音更響亮了，「人有屋，狗有窠！老子這裏是茶館！」

「問一下啖子關係？胡奎五住在那塊？」她推門。

「老子不曉得！」憤怒的聲音回答着。接着那薄薄的板門啞呀地開了。那揉着紅眼睛的茶房像一個猴子似的跳出來，在最初，他以為是甚麼附近的小孩給他搗蛋，想開門出來抓住他打一頓，可是他看見吉蕙就往後退一步。

「胡奎五住七十五號。」他擠着眼睛說，立刻他又重複一遍：「胡五哥住七十五

號。」

七十五號是她去過的地方，但是當時她沒有注意那門牌。當她走到那地方時，她才想起那是來過的地方。她在那拉攏的篋編底門前站住，她聽見裏邊有均勻底鼾聲，她鼻裏猛然一陣酸，她心裏在說：『你睡得好！害得我好苦！』她底手一推，那門就傾斜了，側着身子走進去，這樣一來，她事實上是站在牀邊了。牀設備得有帳子，可是帳子却不曾放下來，剛才門傾斜時發出的聲音牀上的人也是迷迷糊糊聽見了的，但是那祇是一種聲音，並沒有注意到就是自己的房內，因此就又繼續睡下去了。吉蕙把沉重的皮包往那放着瓶罐的方桌上一甩，然後就捏了兩個拳頭向胡奎五身上打去。

奎五一下坐起來，『×你媽，你狗×的發瘋！』他最初並沒有看清楚那是那一個女人，因此他就半真半假地罵着。

『你……：你好……：你……：……：好……：……：』她仍是繼續地捶打着他，聲音極不順利地，格塞地從嘴裏吐出來。

奎五望着她發怔。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牀上任她雙拳捶打。這個人在他是熟悉的，而且是常常在夢裏看見的。可是總不如這次的清晰和親近。屋頂獅子口裏透進來的灰白底光亮照在她臉上，顯得那一張蒼白的臉更加精緻，那尖尖的窄鼻子、那疑視着自

動也不動的黑白分明底眼睛，那一雙眸子本來就常是在他心目中閃着光的，而這時更比原來發亮，那光亮使他的注意力集中了，他在尋找那特別發亮的原由，他很快地就找到了，那是一層薄薄的淚。女人的力氣本來就小，而且漸漸地變得力弱了。奎五木然地坐着，如自己多次在夢中一樣。每當他見到她，他總是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知道，他往往在任性的剎那，興奮的剎那，那幸福就會跑掉。他的兩眼也長久地停在她身上；他看見她的頭搖着，她的手攢抖着。她沒有力量時，她才用最後的力量來扭他胸前的肌肉。原來她忘了自己，忘了已往甚麼都忘了。這時經了一陣擂打之後她才略略地回復過來。奎五感到痛，他以爲這疼痛將要使自己失去她，但是沒有，她仍在他前面喘息：

『好……你……你……好……』

他的眼睛閉了幾閉，他要藉那動作來加速自己的思考。因此，當她繼續扭痛自己的肌肉時，他就用手去阻止她：

『你做啖？』

『我找你！』她說出三個字，但是這三個字說得非常短促，好像還不到平常說一個半字的那樣長。她自己也感覺到這個，但是那胸腔裏的空氣不容許她照平常的速度說出來。

這樣的幸福這一次並未逝去，而且她的聲音明明地送在他耳中去了。於是他就繼續同她說話：

「你找我做啥？」

「我沒有地方去了。」她的眼睛遊移地四望，帶着無可如何底感情。她曾經想到過，她要回到吉蓉那裏去，但是那不是一個辦法，吉蓉會讓她安安穩穩地住很久，或者也可以說是這一生。可是吉蓉的性格與爲人都是封建的，保守的，雖然他會容忍自己，包庇自己，但是他的環境不會允許他或者他會失業，他會自殺。她同何家結婚採用「新的儀式，都會有過流言，何況在這樣一件事。當然，在剛才那短短的一段時間中她也想到過她可以照一般婦人那樣躲進菴堂作尼姑去，但是她又覺得那太軟弱了，她心裏雖然悲苦，但是悲苦之中還有一股火辣辣的恨。她不能這樣！她對虛偽的何潔羣她要報仇！她要讓自己任性地過一段時日。

「沒有地方去？」他重複着她的話。

「他們不要我。」

「那個？」

「姓何的。」

他好像明白了，就輕輕一笑，「姓何的不要你，老子要你。」

她沒有再說話，過了很長一段沉默的時間她才掏出手絹來拭乾了眼淚。這一段時間中，奎五是老望着她底臉的。她的臉經這麼一措過，淚水是沒有了，可是換上了一層不均勻的光，那是他找不出名目來的東西，他給了他一種不肯定的解釋，或者就是淚的痕跡罷？

「起來！」奎五的脚猛烈地向另一頭蹬着，於是從那棉被和衣物之下露出一個人頭來。

「做啖！×你龜兒的媽！」那是個女人沙啞的聲音。

「起來！」他喊着。

「你個挨刀的！祇管自己安逸……」

奎五的聲音突然變平常了，但是在那緩慢的話音裏帶着無比的力量：「聽——招——呼——」

那女人坐起來，搖搖她的長而且亂的頭髮，胡奎五就趕忙從亂糟糟衣物堆中尋出衣服來穿好。

吉蕙在牀邊坐下，彎下身去鬆了鞋的扣子，脫出穿着繡花緞鞋的腳來。然後才脫下

了大衣。

這時那女人已匆忙地穿好，一面扣胸襟上的扣子，一面把頭髮搖到後邊去，這樣她的臉上的肌肉就特別向吉蕙收縮了一下，而且一隻眼睛眯着，另一隻眼向上揚。『你對的！』

奎五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怒火一直衝到頭頂上，他一伸脚就在她屁股上狠狠的踢了一脚。

那女人踉蹌地向外倒，那竹門就被擠倒在過道裏，她身子歪蕩了幾下，等她站定了時，頭也不回，用手揉着被踢的地方一聲嘆息也沒有向外去了。

吉蕙想到第一次和奎五到這裏來在小巷裏的癩皮瘦狗，那也是被胡奎五這樣的處理過。

奎五偶然一低頭，看見吉蕙的脚。他想起甚麼來了，就說：

『你這陣不穿皮鞋了？』

她蒼白的，有不均勻底淚痕閃着光的臉上展開一個無止的苦笑，她把頭無力地點了

兩下。

二十六

吉蕙的臉上泛着健康的黑紅色，這顏色她原來曾在胡奎五的身上見到過的。她早上起得很晚，不像在何家，一定要陪着何太太和潔羣一塊吃早飯——前幾年，她還是親去料理潔羣底早點的。現在她愛睡多久就睡多久，沒有人講她，也沒見到有任何一個反對任性睡眠的臉色或是示意。胡奎五總是在附近幾條街上生活的，因此，她常常是跟在他身邊，她習慣了賭，而且她很喜歡這個，那太合乎她的性格，她可以立刻富有她也可以立刻貧窮，然而富有是一種任性的快樂，貧窮也不一定永久，一兩天之後，或者就是一眨眼之後就又換了一種不同的局面。

自從她來到東區以後，有時她也感到孤寂，她覺得古人所謂的「鶴立雞羣」四個字正是自己現在的寫照。像這樣寂寞的時候她也就會找幾個中年婦人談話，她知道多，可是在有些方面她却又被別人所敘述的經歷嚇倒了。她常常地輕輕地向自己喊着：

「這是怎麼一個世界！」

有時她自己也問：

『爲甚麼書上沒有學過？』

『爲甚麼潔羣也不知道？』

『爲甚麼胡適先生也不知道？』

胡適文存是隨着自己從何家逃出來的，她把那四本書當成貴重的珠寶，或者也可以說把它當成自己生命的一部份。有時她也趁着日光明朗的時候翻看幾段，他始終喜歡胡適，他的每一段文章，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被她記住，被她喜歡……。

最初，她是頗不習慣東區的生活，可是她從胡適文存找着她必定得習慣的根據來了。那是胡適的一篇記述他母親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文言寫的，她最初十分奇怪，她會詫異地喊：

『胡適先生也做古文？』她讀完以後又不禁喊：『胡先生的古文也做得這樣好？』在那篇文章的後面，胡適附記了幾句話，他說那是在故鄉作的，因爲要排成活字版，所以不得不用舊形式。

『活字版就是鉛印呀？』她懷疑地問：『鉛字祇能排文言？不能排白話？』接着她就發現那是謊話，全部文存不都是白話麼？不都是鉛字印的麼？而且那篇古文也正在

這部文存之內呀？鉛字是能印作文字的！

她寂寞的時候，她就會思索，她發覺胡適是完完全全在欺騙別人，爲自己找根據。他寫了古文，他怕人罵，所以就用這樣的後記來替自己解釋着。

她看清了潔羣，她就離開他。她看清了胡適，於是她就永遠拋開那四本書，任它們堆在牀頭作她和胡奎五的枕頭了。「虛假！虛假！滾遠些！」

她拋開胡適以後，她的言語和動作就變得來像現在了，她覺得這樣才舒服，暢快，不像從前那樣拘束，作偽，有時裝聾，有時賣啞，那全是違背本性的。

「莫得錢了。」她右手又在腰上，左手平伸出去。這個動作她是新近才有的，實在的當她在何家時，她學習了許許多多的規矩，禮節，而這些禮節與規矩還不單祇屬於中國，又滲了西洋的。她成天的在用那些禮節，可是她祇是在最初喜歡它們，到後來她就厭棄了。她覺得那是一種拘束。她喜歡奔流的瀑布，她喜歡猛烈的火，雖然有時她也會經喜歡過八月中秋瀉地如銀的月光，殘存瑞雪中的點點梅花，但是那都祇如一件可愛的小玩物或是一張小巧的日本圖畫，一見了大水和猛火，她就不再喜愛那樣娛人耳目的小擺飾了。現在她穿着合脚的繡花鞋子，可是鞋頭上的五彩牡丹已經變毛，粉白的大花鞋上也弄得不乾淨了。她剛才從牀上起來，披上衣服，祇扣好脅下的扣子，一搖覆着臉上

的長髮就向剛剛張開眼睛的胡奎五伸出手去。

「老子還是乾了。」

「未必臉都不洗了？我買水去。」

「自己燒。」

「開門七件事，你有那一樣？」

「角上有個爐子。牀上抓一把乾草就燒了。」

「水壺？」

「王家借個罐罐。」

「水呢？」

「家家都留得。」

她揭起子蓆，從下面拉出一把草來，又從桌子上找到了火柴。那火柴潮濕了，連劃三根都不燃。奎五奪過火柴盒說：

「看老子的。」

她看真看着他，他抽出一根火柴，把來在吉蕙的頭髮裏磨了幾磨。然後向牆壁上輕輕一劃，那火柴就着了。

『我不想燒得水。』她懶懶的搖着她的腰。

『不想？——想×！』他玩笑地在她腿上一掌：『你就到美麗去洗吧。』

『不拿錢去？』

『那個還認不得你？』

吉蕙遲疑了一下：『一下你來。』

他抓抓發癢的腳丫說：『來不來都一樣。』

吉蕙將信將疑地走出門，那時天色是陰暗的，她抬頭看天，太陽掙扎着要從雲裏出來，這雖是春天開始了，可是天氣不正常得很，常常都晴雨不定的。她走過幾家門面，就來到美麗理髮廳的門前。那也是有着雙扇玻璃門的，上面還寫着紅漆的字，但是有些筆畫已經脫落了。她推門進去，裏面的椅子都還空着。地上零亂地堆着昨天剪下來的頭髮和紙煙蒂。

她還沒說話，一個眯着眼睛的理髮師就看見她了：『胡五嫂振頭髮哇？』

『洗腦壳。』

『對吧。』他答應了一聲，就大聲地向裏問：『水熱了？』

『就熱了。』一個小孩在回答。

於是理髮師就動手給她搽洗頭髮，一面就給她搭訕着說話。

「胡五哥，硬捨得！爲朋友拚命都幹。」

「他龜兒，」她習慣了這樣的說話，龜兒本來是罵人的話，而現在她正像說你字一樣順口。「提起腦壳耍的。操飛機。」

「不飛，人有哏出息？」他輕輕給她抓着頭髮。

「我看也是血盆盆頭抓飯吃。」

「有吃就是好的。」他的心裏好像有說不出來的羨慕，一面又自慚形穢的感覺得自己的無用和渺小。

門呀一聲開了，胡奎五跋着鞋子走進來。

「啲！搞好了？」

「就對了，五哥。」

「新鮮，」他喊了一聲，就歪坐在旁邊一把椅子上，看着她洗頭，「我婆孃們怕你們要喊取起，硬要我來——」

「笑話，五嫂，這點火五嫂都觀不到？」

「我也是這樣說，這幾條街子上，還有那個認不得她。」

「咱會認不得五嫂？」他牙縫裏吐出最後的聲音：『真是！』

「我在口子上等你吃飯。」他站起來。在另外一盆水裏洗臉。

「那家？」

「吃蒸蒸肉的耗子洞。」他丟下手巾。

「好像又有幾個錢了，要出脫得乾乾淨淨才安逸。」

「錢滿地都是，就看你去不去檢。你看！」他掀起衣襟來，『像變把戲一樣，這下子又有了。』說完他就想出門去。

「那來的？」

「賣了一樣東西。」

「啥？」

「一下給你說。」他不等吉蕙來追問他，就開門揚長而去。

吉蕙再想：「他又賣了甚麼？他有甚麼可賣？」她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答案時，她的頭髮已被電風吹乾了。

「五嫂，紅，粉自己用。」

她看了看，祇取過一瓶香水來，她聞一聞，那是賤價的香水，帶着濃烈的酒味。他

振蕩了瓶子，仍然倒了一點在掌窩裏，然後把來抹在兩脅下。

「錢下回補來。」

「笑話，這點我們東家敬得起的。」

「那就對不起了。」她對着鏡子看自己，這麼一梳洗，自己的美就又被尋找回來了。她把頭用力低下，她要看眼泡是否浮腫，這樣一來，她不特看見眼泡有些浮腫，而且下面有不能洗去的淡淡的青紫色。她用力搓着兩手，讓它們火熱了，才把兩手去揉着眼睛。這是她才從一個遊娼那裏學來的許多方法之一，果然她頓時感到眼球很舒服。於是她再對鏡一照，那青紫色果然淡了很多。

她見到胡奎五時，第一句話就說「買一根煙吃。」

「大爺沒錢。」

「你才說有的。」

「那陣？」

「剛才。」

「啊——啊——」他笑起來，「我有個×，那是說給那娃兒聽了耍的。」

「沒得錢，你咱個又吃蒸蒸肉？」

「你不管，一下子就明白了。」

「賒一根煙來。」

「對吧。」他走出了一下，立刻就抽着一枝煙回來，他用力抽了兩口，那煙就去了
一半，他才遞給她。

「好煙，壞煙？」她問。

他把兩股煙子從鼻子裏吐出來：「你龜兒，好煙壞煙都曉不得，還吃煙。」

她不去理他，很很地吸着，一股舒適，乾燥，輕鬆，刺激底煙子被她吞下去了，她
閉了一會眼睛，那股煙子像在身體裏繞了個圈子似的才被吐出來，在這一剎那間她除了
在領略那不可言喻的感覺而外，她是甚麼也不知道了。

這個鋪子是一個長條的，攔門一個大灶就佔去門面的三分之二強，人要側着身子才
走得進來。灶上是一個大蒸籠，多年的脂肪蒸染已使那竹色變成紅光閃閃的了，屋頂上
一行的掛着臘肉，香腸一點空隙也不留。桌子分了兩行，也全靠着牆壁，這樣交錯着桌
子中間就可勉強走過了。這時除了店裏的兩三個跑堂而外，就祇吉蕙和奎五了。

「我給你說。」他把頭倚在桌子上，聲音放得很輕。

「啖話？」她不在乎地問。

「這陣外邊緊得很，新換了人，包袱沒說好。」

「換了那個官？」

「正管我們的牒查隊。」

「你安分守己過日子，未必人家來惹你？」

這時外面走進一個人來，臉很熟，可是吉蕙想不起是誰，反是那個人認得吉蕙喊了

一聲「胡五嫂。」

「坐倒！坐倒！」奎五拍拍旁邊的凳子說：「你吃啥？自己說！」接着問：「消息

？——有轉機沒得？」

「他要這麼多，我看搞僵了！少一個也不答應，說，就要逮人。」

胡奎五焦地搔着頭：「硬不講交情——硬不講交情——」

「逼起我們跑碼頭去？」

「我看還沒得這麼快。」

「我看他不認黃。」

「這幾天我們避一下就去，讓他一手。胡奎五說完就吃起來。剛才的焦慮，他完全

忘了，現在他比其他兩個人都吃得多。

「你還有心腸吃……？」過了一會，吉蕙才想起這麼一句話來問他。在先。她是頗爲剛才談到的問題發愁的。

奎五輕鬆地一笑，「我還有味沒見過？我還怕味？就是吳二爺來捉我下地獄，我先還要找他拚一下命，我打死了，才跟他一樣是鬼？」

「五哥還吃不？」

「差不多了。」

「我會賤。」他抓出一把錢來說。

他沒有動：「這兩天我乾了。」

「五哥缺錢，兄弟這裏有。」他又從口袋裏抓出一把錢來。

奎五敏捷地接過，就問：「是好多？」

「舅子才曉得，你用吧。」

吉蕙看見他把那一把錢塞進袋子裏去，抖一抖衣服就站起來，吉蕙知道這是要走了，也就無精打彩地站起來。

此
页
空
白

二十七

那緊張的風聲並沒有過去，反是一小時比一小時更緊了。胡奎五很少走出自己的區域去。他待在家裏有兩個原因。第一，他不新作甚麼買賣，這麼可以表示出自己並未爲非作歹。第二，也使他的朋友們容易找着自己，聽消息，打主意。

不特他一個人變得閑得無聊起來，東區的別的無業遊民也同他一樣閑得無聊。在平常，他們之間還有個拉扯，這一個窮了，那一個幫忙，可是時一次弄得大家都窮了！

吉蕙不像往常那樣向他要錢，因爲她知道胡奎五是非常困窘危急的。雖然，她也有兩次對他說：

「你還是躲一躲。」

「躲個×！坐班房有睇來頭？我又不是沒有坐過！」雖然他的話說得很硬，但是吉蕙却在那熟悉的聲音中找不到原來的那股剛強之氣。

「躲一下，又不是怕那個？」這些日子來，吉蕙沒有用過的你字現在又用了，她的

話又洗淨了那些粗野的字眼。

『我怕？殺腦壳也不過九斤半，二十年就又是個這號——』他楞着眼，伸起個大拇指來，『會吃，會鬧，會嫖，會賭！殺腦壳的又不是我頭一個。』

每一次吉蕙給他談到避一避時，他就這樣地咆哮，可是這咆哮是沒有力量的，不特在聲音裏失掉他常常部有的憤懣之氣，而且也沒有動作和手勢來助長他的聲威，因此吉蕙就感到他不像前些日子那樣刺潑有精力了。

秋天的太陽，原就是光無力地照着，可是經過那天窗上的佈滿灰塵的玻璃和下邊結着塵埃的蛛網透進他們的小天地來，是顯得慘淡無力了。胡奎五和吉蕙默默無言地，又不能分開地倚偎在一起。

吉蕙聽見奎五肚子裏發着噤咕的聲音，她就問：

『你餓了？』

奎五聽見了，可是沒有回答她，祇把突然變得靈活的眼珠向屋子裏四處看。

『你找啖子？』

『找樣東西當去。』

『做啖要當東西？』

「喂嘴巴。」他用手敲敲發着空響的肚子。

吉蕙不願阻止他，就一任他拿起一件自己的緞子衣服來。「拿去！」

吉蕙接過來，她看見衣服正向自己留連地閃着光。「我找不到——。」

「就在對面小巷巷裏。」

她實際上是知道的，那巷口釘着一塊木牌，上面有洗臉盆般大那麼個當字。她很快就走到那裏了。那是一個破門，可是裏邊有很高的櫃台，一個瘦長的頭在千子窗裏出現。

吉蕙的心跳着，把那件衣服遞上去。

「有漬油呀。」

「有。」她回答。

「有蟲傷。」

「有。」她不願爭辯地順從着。

「好舊啊。」他再三再四的挑眼。

「嗯。」

「當不起價錢。」隨着那聲音，她的衣服從窗子裏擲回來了。

『請你……隨便當吧……』她重新把衣服送進去。

『一塊半錢。』

『對吧。』她同意着。

一會，一張印着藍字，寫着她認不得墨筆字底小條落到她腳邊來。過了一會又才落下一大一小兩個銀元。她彎下身子拾起來，這時她自己的肚子裏也發着響了。於是她匆忙地回到小屋裏。

『奎奎！奎五！吃飯去！』

胡奎五站在屋子中間，正在拴緊褲帶。『欺侮老子不行！』

她不知道他爲甚麼生氣，伍老么也站在他身邊，沉默地不說一句話。

『吃飯去！』她喊着。

『還吃飯，我×他娘！』他說着就往外走。

『奎五，』她喊了一聲，『水緊呀！』

『水緊，水緊就不做人了麼？』

她知道他不會告訴她，就問伍老么：『嗓子事呀？』

『等一下給你說。』伍老么頭一個跳出門去，奎五一挺胸也跟上去。

『不要去，奎五！』她拉住，可是他的力量很大，把手一抖就掙脫了。吉蕙近幾天來幾乎是沒有睡的，祇要一聲狗叫，一陣風就會使她不安起來，疑心那是捉胡奎五的人來了。加以這時她的肚子又餓，被他一抖就翻身撲向門檻上去。

奎五沒有留下。

她祇覺得額上火辣辣的，而且接着，就覺到粘粘地一層冷液貼在臉上了。她用手去抹了一下，她看清楚那是血，她在地上閉了一下眼睛，神智完全恢復了才站起來。她從多久不用的皮包裏找出一片鏡子來，用一件換下來的衣服把血揩去了些，這才發現傷口在眉毛上。她用濕手巾把血污全拭淨了，才抓了一把牙粉按在傷口上，立刻那滲出的血就使粉在上面附着住了。

她在牀上躺了一會，她不能睡着，因為她的肚子太餓了，於是她走出門去。

『我要營養！』她在輕輕地說。

她在賣蒸蒸肉那家吃得很多，但是等她掏錢時那一大一小的銀元不知上那裏去了。她的臉立刻變得飛紅。

『老板！老板！』她輕輕地喊着。等那人過來以後，她才不好意思地繼續說：『我就拿錢來……我把這個押在這裏……』她用了全身的力量來支持她的聲音才使對方明白

了自己。

老板看看她，一笑說：「胡五嫂，隨便那天補來就是，咱個這麼認真？」
她收回當票，立刻就跑出耗子洞了。

二十八

緊張的風聲並沒有過去，可是東區裏的那些人却在過度緊張之中疲乏了，鬆弛了。伍老么閑了許久，也不得不找點最巧的機會作一點順手牽羊底生意。

他帶着那一點微小的收獲，走回東城牆街來。那時天上飛着細小的雨，天上壓着鉛板一般的烏雲，一望而知雨是要連綿下去的。當然冷意也更加深了。

『伍老么！』一個人縮頭縮手地走過來。

『五哥！』他看清來人是奎五了。『你像冷呢？』

『棉衣服都還沒製，今年硬要話說！』

伍老么是在胡奎五的提拔下和庇護下才能在東區生活的，他明白胡奎五的情形，他的名氣很大，那些偵緝人員單單的注意他，跟蹤他，所以他幾乎是一動也不能動了。

『喝個單碗去。』

胡奎五立刻申明：『我沒得錢。』

『我有小買賣哩，五哥。』於是他讓奎五走前邊。

『那家？』

『豆豆酒。』

因為天下雨，那小酒舖裏祇有一盞菜油吊燈照着那幾付寂寞的坐頭。這時雨越來越大，居然沙沙地打着屋瓦發響了。

『冷哩。』伍老么搓着雙手，這樣他就暖和了些。

『冷才好。』他的嘴向外一嘜，就在那面部肌肉顫動之時嘴角上現出一個微笑來。

『那些龜兒子都把頭縮進殼殼去了！』

胡奎五原來不大吃酒的，由於無聊，由於天冷，他也就端起一碗香花酒來。

『吃一包吧。』他一面說，一面就把一小包報紙包的花生米扔過來。

奎五一手壓住那紙包，一面誠懇地望住他，『這樣不生不死的下去，把人都悶死了！』

『五哥的意思……？』

『手頭不活動——我想跑小碼頭去了。』

『格外開碼頭不容易啊。』

『不是那樣說，我還是捨不得本地，風調雨順，人心又好。』

伍老么把一碗乾酒吃完了，就胡奎五手邊的花生米扔開來兩人慢慢把花生吃完，那殘佈着碎紅皮的一方舊報上現出一張女人的半身相來。

『還有個摩登哩。』伍老么有興緻地說着。

奎五今天不喜歡看這些，就輕輕一推。

伍老么就着他推過來時，看清楚那女人有些面熟，就把殘餘的花生皮吹乾淨，又把扯縐的地方用手輕輕熨平了。那的確是一個熟人。『五哥，你看！』

『我那得心看——』

『好像是五嫂。』他雙手遞給他。

『莫開玩笑。』

『真像。』他的手沒有收回去。

『我看，』奎五站起來，這樣燈就離他近一點，更看得清楚了。

那的確是吉蕙。

他抓着頭，可是他想不出她怎麼會把相片印在報上。可是他不能承認那就是吉蕙，於是他就連聲地說：

『真像她。真像她。』

『下邊還有字哩。』

認字，他多年沒有幹過這項事了，可是他一看就明白，那文字不完全，是被包花生的人裁成幾片了。

『把那幾包花生都拿過來，看一下湊得全不？』

胡奎五的主意很好，居然他把那一小張報湊全了。他知道伍老么是不認識字的，就放大胆，慢慢的，半認半猜地看下去了。

那是吉蕙的兒女出名登的，尋找母親廣告。主要的是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得五百元，把人交回去的送一千塊錢的酬謝。

他的腦子裏突然有了個好的意念，他正好用她的錢帶着她到別的地方去避一避。

『伍老么，我託你一件事。』

『五哥吩咐。』

『有干係啊。』

『你還不放我心？五哥要我火裏去，我火裏去。五哥要我水裏去，我就水裏去。』

『好兄弟！』他感激地拍着他的肩膀。接着他就把吉蕙的來歷說了遍。

『這才是千里姻緣。』伍老么聽完了，就這樣不勝羨慕地說了一聲。

『何家，我不能去。他們認得我。』

『我去。』他說完就往外走。

『我就是托你這個。』他拉住他：『夜不成公事，還有我們不能真把人交回去，我們也不能走出街上去。』

『我曉得。我會喊他來交錢。』

『明天去，要小心在意。』

『我曉得，五哥，上回搶張家，還有那回振那個摩登……』

『總之小心……』他囑咐着：『這幾個月就不好混。我看明年開了春，他幾個不聽話的還不死！』他惡毒地咒罵着。

此
页
空
白

二十九

黎明的時候，吉蕙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等她醒過來，胡奎五已經不在了，天色很暗，她無法估計這是甚麼時候，於是就努力想穿衣起來。可是她的頭部被風吹着，她知道天一定很冷，因此就仍留連着煖熱的被蓋。

這樣過了很長的時間，她全身都睡得僵了。

有一個住在附近的李二嫂，她常是來找他閑聊的。她在這街上住了半輩子，幾乎那家那戶的歷史她全曉得，她的唯一職業就是把張家的事告訴李家，再把李家的事告訴王家，而且把那些事渲染得比原來更有趣，更熱鬧，人們都知道她的長處和短處，可是人們仍是愛接待她，因為她所敘述的有頭有尾，婦女們喜歡的東西她都可以講述出來。

「胡五嫂還沒起來？」她站在門邊問。

「李二嫂進來坐。」

「又跟五哥吵架了？」她臉上現着一個神秘的笑，有把握地這樣說。

『沒有。』她坐起來，披上衣服。

『五哥風流得很哩。』

『男人都是這樣。』

『才看到他，跟一個婆娘走。』

『一個婆娘？』

『穿得好講究啊，一身白兔皮大衣，多高的鞋後跟，一臉都是紅，還是綵綵頭髮。』

『李二嫂，你亂說的。』

『狗禽獸哄你！』她發着誓。『不信你口子上去問！』

『這陣在那裏？』她把眼睛揉了揉，腳放進鞋子去。

『那不曉得在那家棧房去了。』

『我找他去！』她拋下李二嫂，走出門去了。

從昨天晚上起小雨已經變成冰雪，雪花在空中無力地落下來，一着地面就化成水了，因此吉蕙的布鞋早就被浸透了，走起路來脚下噼噼拍拍的分外沉重。

她不覺得自己是被雨雪淋着，她祇覺全身發熱，身體內的熱要把自己燒灼壞了。

『我早就曉得有這一天！』她的聲音從牙縫裏吐出來，她自己聽得十分清楚，而且她的牙也磨得發響，好像要這樣心裏才可以輕鬆些似的。『我來找他，他就有個婆娘睡一起的。』她一起始從這方面想，於是能使她聯想起來的就更多了，『那早上，推倒我。』她摸着她的眉毛上的傷痕，『也不知道是跟那個婊子有約！』她氣憤，她爲他拋了丈夫，兒女，富有的環境，呼奴使婢的家庭。他佔有她，他變賣了她帶來的東西。前幾天她對着水盆照見過自己，自己是老了。『他就該麼？跟一個年青婆娘一路走？一個浪貨！一個賤人！』憤怒越來越利害，她的全身都在發癢……

她在街上來回了兩轉就遇見了李二嫂。

『李二嫂。』她喊她：『你哄我，我沒找到。』

『五哥帶她回家去了哩。』

『我的家？』

『我才看見他們進去了。』

她像一個爆竹炸開似的，『狗×的，濫娼！』

她丟下她往家跑去。她在一個拐角處突然站住了。那裏是一個小鋪子賣的是舊鐵器，菜刀，釘子這些舊貨。

「吳矮子，」她認得那主人的。「借把刀給我。」

「殺雞呀？五嫂。」他挑弄着竹烘爐問。

「殺雞？殺人哩！」

「殺了還我。」他半玩笑地說。「你挑一把快的去。」

菜刀，尖刀列了三大排，可是都是生滿了青鏽的，她從掛着的鐵杓子，鍋鏟之中找到一把有鞘子的匕首。

「這把。」她說。一面拉出那明亮亮的尖刀來，她看見自己不整齊的臉映在刀上面。

「這是真正殺人的。」他說。

「那就對。」

「莫給我振鈍了，人骨頭還是硬啊。」吳矮子仍然開着玩笑。

「曉得。」她把刀藏在棉衣下面，一直就向回家的路上去了。

李二嫂的話是真的，她的眼睛真正地看見一個穿白毛大衣的女人跟着胡奎五走來了。她的眼前有些昏亂，胡奎伍好像還在指着她說甚麼。

那女人看見她就跑過來了。吉蕙的手從叉子裏伸到腰間抓住那把刀。

『媽媽！媽媽！』那年青女人興奮地跑過來，她後邊還有一個她好像見過的人。

她等她走近了，走看出那白色的毛簞簞的衣領上底面龐，那同自己是一樣的，她知道，那是自己的女兒小蕙。

『媽媽！媽媽！』她把皮包遞給她身後的一個年青男人，雙手握住她，手直搖。吉蕙感到一陣熱直通到她的心裏。

他楞住了，可是她也有些明白。她的眼角發粘，可是她竭力忍着那眼淚不要它流下來。

『媽媽 媽媽。』她繼續喊着。

那年青男人也跟着她喊媽媽。

吉蕙完全清楚了，那個人她是見過的，小羣抓週的那天他同小蕙一起從學校回來，現在一定是小蕙的丈夫或是未婚夫了。她的踞角震動了一下。一顆淚珠落下來了。她意識到這是一個甚麼地方，於是她就鼓起勇氣，放大了聲音：

『瞎了你的眼睛！那個×昏了你了！』

小蕙有些迷惘，她從頭到腳仔細地看她。她的頭髮亂蓬蓬的，而且被雪打濕了，她的耳下有一塊傷，那是她母親所有的，可是她的肩毛又被傷痕折斷了，這是她母親沒有

的。她母親的形象同眼前的女人一般無二，但是她的母親不會不扣衣服，叉子不會那麼高，幾乎可看見她的屁股，她的母親是不許她說土話土字的，可是眼前的女人却一口極下流極粗野的話。

吉蕙不願意她仔細看她，他就更惡毒，更下流的咒罵着。

街上的人已經越聚越多了，一個人圈子把她們圍在中間。胡奎五看得很明白，吉蕙是不願認自己的女兒了。而且人越來越多，自己又是被人注意和追蹤的人物，何家在本地又有錢有勢。於是他就用眼睛示意了伍老么和別的他的朋友一下，他立刻伸手去奪取那年青女人手上的皮包。

胡奎五一動手，街上就混亂了。

另外一個人走過去就剝小蕙的大衣，伍老么在旁邊拖着小蕙的手。

吉蕙喘着氣，她的手把刀柄握得很緊，這時聽的一聲就抽出了。她舉刀直向伍老么刺去。

伍老么的身手很靈，輕輕一躲就躲過了，順手就奪過那把刀，可是就在那一個動作裏，那雪亮的刀尖就在吉蕙的額上深深劃了一刀，血像泉水似的流出。

人們看見惹了禍，就自動地散開了。祇留下吉蕙和那兩個年青男女來。

三個人都木然地站着，她們也沒感覺到那雪越來越密了。

吉蕙不特不知道下着雪，就是她的血在長淌着她也不知道。

小蕙明白大衣已經被人拿走了，可是在吉蕙的眼裏她仍是純淨潔白的。

『我們走吧。』那年青人看看雪大了，就說。

『只好走，她不是……』

『不要傷心，慢慢的找吧。』

『但是她……』小蕙看見那流血過多的女人倒下了，而且那無力的眼睛正不捨地盯在自己身上。

『我們身上沒有錢了。』男人抱歉地說。他的原意是想周濟她。

『你姓甚麼？』『你住在那裏？我好派人給你送錢來。』『你總算救過我們……』

小蕙連聲地問她，她喘着氣，可是那躺在水濕的路面上底女人，好像沒有聽見。她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她嫁後無聊時學來的崑曲，她曾經把最簡單的一段教過小蕙。小蕙也會跟着她的聲音唱過：「昔日有個目蓮僧，救母親臨地獄門……」而現在她真走到地獄門前來了。想到這裏，她臉上的肌肉攢動了一下，她想，這一次不是兒子在救母親而是母親在救女兒了。她的眼睛睜着，可是失去了光澤，一動也不動。只是兩顆眼睛從那不動

的眼角上湧出來。

一九四九年一月版改正。一九四八年七月廿八日成都。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庫文秋春

門 獄 地

· 人 作 著 ·

亞 盛 劉

· 人 行 發 ·

善 葆 馮

· 所 行 發 ·

社 版 出 秋 春

號 八 十 七 路 河 黃 (9) 海 上

○ 七 二 五 九 : 話 電

· 版 初 月 四 年 八 卅 國 民 華 中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8646B





定價

3.600

冊數

售價 0.40